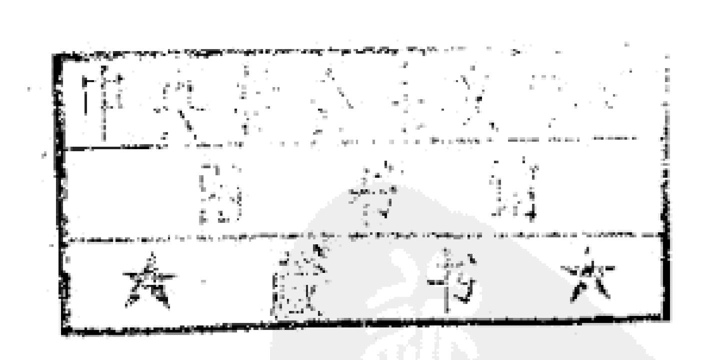

新开罗
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　开　罗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冯佐库 译　朱　凯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القاهرة الجديدة

نجيب محفوظ

دار مصر للطباعة

新 开 罗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冯佐库 译 朱 凯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3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0820-9/I·431

定价：2.20元

一

太阳微微偏离子午线，远远望去，它正好出现在大学宏伟的圆顶建筑物的顶端，仿佛从楼顶升起，正向天空奔去，又像漫游归来，正要落在楼内一样。那绿色的大地，以及建筑物银白色的墙壁和穿过奥尔曼公园的大路都洒满了柔和的阳光。阳光驱散了正月的寒气，使气候变得温暖、宜人。圆形建筑矗立在公路两旁参天巨树的尽头，活像一个神仙，两排树木像虔诚的信徒匍伏在它的面前。碧空如洗，只有遥远的天际点缀着几朵白云。冷风从树木的缝隙里不断吹过，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空中，鹞鹰飞来飞去；地上，学生三五成群地走出大学校园，边走边海阔天空地闲聊。有四五个女学生不好意思地快步走过男同学身旁。那时，姑娘们在大学里出现还是件新鲜事，特别引人注目，使人好奇，对低年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看见女同学走过来了，互相挤眉弄眼，交头接耳。有的还大声说话，声音传进周围同学的耳朵里。一个学生说：

“这几个姑娘，脸蛋没一个漂亮的。”

另一个学生不无讥讽地回答说：

“她们是科学的使者，而不是爱情的使者。”

又有一个学生打量着那些姑娘消瘦的背影，不满地说：

“可是真主创造她们，就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爱情的使者！”

第一个学生哈哈大笑起来，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要记住我们是在大学里，这儿既不准谈论真主，也不准谈论爱情。”

“不准谈论真主倒很合逻辑，至于爱情嘛！……”

另一个学生摆出一副十足的教授派头，不知天高地厚地下结论道：

“大学是真主的敌人，但并不是自然的敌人。”

“说得对！你们不必因为这些姑娘长得丑而失望，她们只是大学校园里的第一批女性，以后其他姑娘会接踵而来的。大学生马上会成为流行于新时代的摩登儿，对有耐心的人来说，明天是不远的。”

“你认为姑娘们上大学会像她们去逛电影院那样踊跃吗？”

“还要踊跃。在这儿，你将看到另外一些姑娘，可不像这些丑丫头。”

“她们会毫不留情地排挤小伙子们的。”

“在这里，宽容是可耻的。”

“她们绝不会腼腆了，强者是不懂得害羞的。”

“说不定在两性之间会燃起火焰！”

“那太美了！”

“请看那些树木、花丛！爱情会在那里自发地产生，就好像蛆虫滋生于腐物一样。”

“主啊！……我们能赶上那幸福的时代吗？”

“你想等就等吧！……”

“我们是初入学府，前程似锦。”

他们结束了泛泛的交谈，开始对每个姑娘评头品足，言语中充满了尖酸的讥讽和辛辣的嘲笑。

* * *

这边，有四个人正在慢慢地边走边谈，或许他们曾注意地听着那几个小伙子的闲谈。他们是毕业班的学生，年纪约莫二十四岁，外表显得很成熟，很有知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责任重大，因而显得自命不凡。马蒙·里德旺用批评的口气说道：

"这些小伙子，除了姑娘就无话可谈了。"

阿里·塔哈评论这位同学的话说：

"这有什么呢？男人和女人自古以来就是互有所求的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说：

"原谅他们吧，马蒙先生！今天是星期四①理所当然是大学生们的女人日。"

身兼学生、记者两重身份的艾哈迈德·巴迪尔淡然一笑，作报告似地说：

"弟兄们！现在，本人特请你们发表一下对女人的看法，只要三言两语。马蒙·里德旺先生，你有何高见？"

马蒙·里德旺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才笑着说：

"我刚才的话已经遭到了批评，你还想让我重说一遍吗？"

"你休想逃脱。说吧，只要三言两语。我是记者，任何谈话都不会令记者失望的。"

马蒙·里德旺知道难以骗过艾哈迈德·巴迪尔，只好顺从地说：

"我要说的就是真主已经说过的，假如你想知道我个人的看法，那么我认为，女人能使世界安宁，又是通往来世安宁的坦

① 星期五是伊斯兰国家的休息日，星期四是周末。

途。”

巴迪尔转向阿里·塔哈，点头示意让他发言，于是阿里说道：

“正如人们所说，女人是男人生活中的伴侣。但在我看来，这种伴侣关系的支柱，应该是权力和义务的绝对平等。”

艾哈迈德·巴迪尔瞅着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笑着问道：

“我们亲爱的魔鬼有何高论？”

达伊姆装腔作势地说：

“女人嘛……就是汽锅上的安全阀。”

大家同往常一样，听了他的话都大笑起来。最后，他们都问巴迪尔：

“你的高见呢？”

他轻蔑地说：

“记者应该是只听不说，特别是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

二

他们在大学路第一个十字路口拐弯，朝省政府方向走去。马蒙·里德旺在四个人中个子最高，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与他不相上下，阿里·塔哈是中等个儿，体格健壮，而艾哈迈德·巴迪尔却是个五短身材，大脑袋。马蒙·里德旺想在娱乐日到来之前，圆满地结束一天的工作。他用发自内心的颤抖声音说：

“一谈起女人，就把正经事给忘了，对我们参加的那场辩论，你们最后还有什么看法吗？”

他们就“原则”问题展开了辩论。它对人类是必不可少的呢？

还是人类首先要从原则中解放出来？

阿里·塔哈对马蒙·里德旺说：

“我俩都认为原则对人类是必不可少的，它恰似大洋中给轮船导航的指南针……”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庄重平静地说：

“呸！”

阿里·塔哈并没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他继续对马蒙说：

“但是我们对原则的性质看法不一……”

艾哈迈德·巴迪尔耸耸肩说：

“老一套！”

马蒙两眼忽地一亮，显然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

“至尊的真主所创立的原则足够我们用了。”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故作惊讶地说：

“像你这样的人，居然也信神，真是怪事……”

阿里·塔哈接着说：

“我相信社会——这人类的活细胞，让我们遵循它的原则吧！然而我们不能把它神圣化，因为它应该靠科学家、教育家来更新。”

艾哈迈德·巴迪尔问道：

“我们这一代需要哪些原则呢？”

阿里激动地说：

“相信科学，不相信冥冥之说；相信社会，不相信天堂；相信社会主义，不相信竞争……”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打断他的话说：

“呸……呸……呸……”

艾哈迈德·巴迪尔问道：

“你呢？马赫朱卜先生！你对辩论有何看法？”

他平静地答道：

“呸！”

“原则是必要的吗？”

“呸！”

“那么没有必要？”

“呸！”

“宗教和科学呢？”

“呸！”

“何者为重？”

“呸！”

“你什么看法也没有吗？难道‘呸’也是一种看法吗？”

马赫朱卜故作镇静地说：

“此乃崇高理想也。”

马蒙·里德旺转过头看着阿里·塔哈。他觉得重要的是应该谈出自己的看法，而不要诱使别人接受自己的信仰。于是他说：

“真主在天上，伊斯兰教在地下，这就是我的原则。”

阿里·塔哈学着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刚才说话的腔调笑着说：

“像你这样的人居然也相信神话，真是怪事！”

马赫朱卜大声笑了起来，又来了一句：

“呸！”

他们继续走着，马赫朱卜瞥了他们一眼，说：

“怪哉！我们几个怎么凑在一起了。我脑袋空空，马蒙先生的脑袋是个装满古老神话的密封香水瓶，阿里·塔哈的脑袋是现代神话的展览馆。”

大家对他的话并没当作回事，因为他总喜欢开玩笑兜圈

子。要搞清他的话是真话还是打趣是很伤脑筋的，同他讨论问题就更费劲了。

座落在拉沙德帕夏大街拐角处的学生公寓快到了。艾哈迈德·巴迪尔向同学们告别后便向报社走去，他要去那里上夜班，其余三人回宿舍去，准备外出消夜。

三

学生公寓座落在拉沙德帕夏大街的拐角处，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式建筑。楼的主体是圆形的，中间是宽敞的庭院，也是圆形的。这栋楼有三层，每层楼的房间一个一个紧挨着，也构成一个圆形。门口是一条俯视庭院的狭长走廊。三个朋友就住在二楼彼此相邻的三间宿舍里。马蒙·里德旺走进自己的小屋，开始更衣，房间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对面是一个衣柜，床柜之间的小窗下面放着一张不大不小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籍和讲义。小伙子非常爱读书，所以，他的目光一落在《拉朗德》①辞典上，唇边便现出一丝微笑，表现出对它的喜爱之深。但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小净之后便做晡礼②，然后穿上"假日礼服"走出房间，来到街上。他身材修长，体格匀称，一副军人风度，十分引人注目。他清瘦而不憔悴，脸色白里透红，最漂亮的是那双炯炯有神、乌黑发亮的眼睛，它显得那样精神和聪明。一路上，他直视前方，脚步坚定有力，两眼目标始终如一。今天，他的目的地是位于新埃及的未婚妻家。他处理个人的爱情问题，也像处理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样，抱着一种纯洁、正直的态度。这姑娘是马蒙的亲戚——一位高级军官的千金小姐，他考虑了父

---

① 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② 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的第三次礼拜，约午后四时左右举行。

亲的意见后才向姑娘求婚，并商定在他毕业后正式订婚。打那以后，每到星期四，他都要去未婚妻的家里，与姑娘全家欢聚一堂，共度良宵。他从来没有想过请姑娘去看电影，或者想方设法与她单独会面，因为他坚决反对、切齿痛恨所谓新潮流。姑娘的家庭是一个十分守旧的家庭，因此，他的行为赢得了姑娘全家的赞赏。但是在前往姑娘家的路上，他的心不免怦怦直跳。走了几分钟，便到了吉扎大街，乘上了电车。在电车上，他那端坐的姿态、清澈的目光和修长的身材都使他显得相貌出众、气质不凡。如果他想作欧默尔·本·艾比·拉比阿①真是太容易了，但他为人正直、廉洁、纯朴，没有一个年轻人能集这些优点于一身的。他心地纯洁，襟怀坦白，虔诚地追求真正的宗教信仰，培养自己坚定的信仰和正直的品德。他生长在埃及北部城市坦塔，父亲是宗教学院的教师，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的人。他在一种和游牧生活一样单纯的严格遵守宗教教义和道德观念的严酷环境中长大。童年时，他曾经遭到过意外的打击，这给他的一生留下了重大影响。他因患病直到十四岁才上学。因此，他饱尝了寂寞孤独之苦，在痛苦的熔炉中受到了磨练。然而，他却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宗教知识，所以，少年时的他对伊斯兰教就已有了颇深的造诣。上小学后他成了一个雄心勃勃、思想活跃、聪敏过人的少年。他个性偏激，容易激动，有时甚至会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时的他就会锋芒毕露，像一团火一样所向披靡，势不可当。此时，若他是在工作，便会干劲倍增；若是在祷告，便会更加虔诚；若是在讨论问题，便锋芒毕露；若是孤身一人，便显得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在这平凡的生活中，年轻人发现，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实现自我。在同学中，他是那样的出类拔萃。他能一连祷告几个小时，嘴里不停地赞美真主。

① 阿拉伯古代爱情诗人，公元644年生，711年卒。

每学期的最后几天，他都是每天复习二十小时。高中毕业时，他名列前茅。能预料到，大学毕业考试他也将位居榜首。出人头地是他的崇高理想，就像伊斯兰教、阿拉伯化和美德都是他的崇高理想一样。他不让任何人威胁自己的优越地位。然而，竞争并没在他心中留下恶劣影响，这是由于他能力非凡，充满自信，而且坚信真主。他的自我主义已发展到顶峰，并不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对人冷漠或损人利己。他常说："信仰赋予人一种超然的力量，以便在地球上实现真主的崇高理想。"他是个出色的青年，但并不招人喜欢，因为出类拔萃而引人嫉妒，他的所作所为是对他人生活方式的无声蔑视。此外，长时间以来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也造成了他的性格孤僻，至今没有什么变化。对于社交、礼节他是一窍不通。他不诙谐，说话直言不讳，这就不免伤人。批评他的人，有时称他为"土包子大学生"，有时又称他为"不受欢迎的救世主"。有一次，一个学生评论他说："马蒙·里德旺先生是当今伊斯兰教的教长。古时，阿姆鲁·本·阿西①凭着他的聪明才智把伊斯兰教传入埃及，明天，令人讨厌的马蒙·里德旺先生将会把它赶出埃及。"马蒙无时不想出人头地，可又害怕出名。是啊，他害怕那种自命不凡的感觉，乞求真主保佑自己免受其害，然而却难以克服这种感觉。正因为如此，他从不用真正钦佩的眼光看待伟人。在国王主持开罗大学开学典礼那天，他对参加典礼的国家要人公开表示蔑视。每当看见大学生们狂热地吹捧他们所谓的"领袖"时，他更是嗤之以鼻。他反对一切政党，拒不承认"埃及事业"的提法。他总是激动地说："我们的事业只有一个，就是伊斯兰事业和阿拉伯事业。"令人奇怪的是，他竟没受当时在大学生中风靡一时的无神论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上大学时已经二十三岁，对真主、

① 阿姆鲁·本·阿西(575—663)，阿拉伯人的指挥官，曾打过许多胜仗。

奕德和伊斯兰教已坚信不移。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也从未背弃过这三种信仰；而对大学里出现的新思潮，却无动于衷，什么心理学、生理学、形而上学的浪潮在他那坚如磐石的信仰面前都被碰得粉身碎骨。他以自己的信仰向科学和哲学挑战，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有力武器和宝贵财富。当他发现杰出的哲学家柏拉图①、笛卡儿②、帕斯卡③、布尔津逊④等人无不崇拜上帝时感到欣慰无比，他诚心诚意地欢迎二十世纪科学、宗教和哲学三者的统一。今天，物质分解成电能，而电能较物质更接近精神。如今唯心主义又夺回了被篡夺的王位。科学家们潜心研究宗教思想，宗教人士对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也发生了兴趣。这些令这位笃信真主的青年哲学家感到无比幸福。吉扎的这个青年与坦塔那个病病恹恹的少年相比已判若两人，他的心胸更加开阔，襟怀更加坦荡。他能面带微笑地听马赫朱卜胡说八道，与阿里·塔哈一起讨论宗教及无神论的价值，也能耐着性子忍受批评者和嘲笑者的明枪暗箭。一旦这些污言秽语过分刺痛了他，他就气得两眼冒火，大大发作一番，使对方知难而退。年轻人一直在同学中寻找虔诚的信徒，在信仰上他从未有孤立的感觉。但他却连一个同他一样热心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化的志同道合者都没找到。因为人们都在考虑一些其它问题，什么埃及事业、一九二三年宪法、抵制洋货等等。但年轻人并未因势孤力单而失望，他是永远不会失望的。

他立志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同时，心中却也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兴高采烈地迎接它的到来。在电车上，他不时焦躁地

---

① 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

② 笛卡儿（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③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

④ 布尔津逊（1859—1941），法国哲学家。

望着窗外，恨不得能在一瞬间到达新埃及。

四

阿里·塔哈在房间里一直坐到夕阳西下。他坐在窗前，两眼望着对面那栋房子的阳台。这是一栋矮小的老房子，门口有一片烟铺。房子位于阿兹拜大街拐角处，拉沙德帕夏大街刚过一点，靠近阿兹拜·达吉大街一侧，正与学生公寓隔路相望。这时，阿里已穿好衣服，像往常一样衣冠楚楚，只是没戴红毡帽，看到他那宽宽的肩膀，谁都会以为他是一位体育爱好者。确实，小伙子一表人材，那绿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显得器宇不凡。他两眼望着老房子的那个平台，殷切地期待着。忽然，阳台上走进一位姑娘，他眼睛一亮，马上站起身，挥动着双手，姑娘冲他笑了笑，指指大路。于是，他立即戴上毡帽，离开了房间。他出了公寓便直奔拉沙德帕夏大街。大街两旁耸立着参天大树，树后是一幢幢别墅和公馆。他在街上慢慢蹓着，不时望望身后。在夕阳的余辉里，他终于看到了心爱的姑娘正向他走来。他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他转过身，脸色绯红地向姑娘走去，四只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年轻人低声说：

"您好……"

姑娘笑容满面地悄声回答：

"晚上好……"

她轻轻地抽回双手，挽起他的胳膊，朝吉扎大街走去。两人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姑娘年方十八，皮肤洁白如玉，两眼乌黑发亮，明眸闪动使人动心，眉毛一挑令人销魂。她那乌黑的秀发和雪白的皮肤彼此衬托，引人注目。一件灰色大衣裹着她那发育成熟、富有弹性和充满迷人魅力的身体。两人漫步

在街上，看上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阿里·塔哈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姑娘在一旁偷偷地看着他，怀着兴奋、渴望的心情期待着。当年轻人确信无人留意他们时，便用手托住她的下颌，把她的脸转向自己，嘴唇紧紧地贴在她的嘴唇上亲吻起来。然后，他又抬起头，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两人又默默地继续朝前走去。气氛是这样的令人陶醉，但姑娘发现他正上下打量着自己，她想起身上穿的这件破旧的大衣，高兴劲儿一下子凉了半截，不由自主地说：

“你不愿意看见这件旧大衣吧？”

年轻人脸上露出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嗔怪道：

“你怎么注意起这种小事来了？我爱的是您，又不是大衣！”

可是，她不以为大衣是件小事，而且不止一次伤心地自言自语道：青春妙龄，加上穿着漂亮，生活才算幸福！她瞥见他身上穿的考究的毛料西装，想挖苦一下他，便说：

“好一个伪君子！嘴上说穿戴是小事，可自己却衣冠楚楚，仪表堂堂。”

他的脸羞得通红，像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然后像为自己辩解似的说：

“衣服是新买的，总不能穿套旧的来吧！但衣着好坏是微不足道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亲爱的！”

她怕和他争论，一争论起来，他就会很认真，摆出一副教师的架势，这自然使她不快。阿里的言行确实不无矛盾。一方面，他一贯轻视衣着、饮食和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他又穿戴得十分考究，饱食美味佳肴，花钱如流水。这时，伊赫桑·舍哈泰也想说点什么，她知道小伙子在等着听自己说话，便用她那撩人情思、悦耳动听的声音说道：

“你借给我的那本书快看完了。”

他注意着她的脸，她本人是可爱的，但他多么希望她的头脑也变得可爱起来。想到这里他便问了一句：

“那您的意见呢？”

她坦率地说：

“我只看懂了一点点，几乎一无所获。”

他感到有些失望，又问：

“为什么？”

“这本所谓的小说主要是阐述一些思想和观点，而我却想在书中寻求生活和感情！”说完，她冲着阿里笑了笑，以便冲淡这句话的分量。

“可生活就是思想和感情啊！”

她鼓了鼓勇气，说：

“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于我。也许我驳不倒你的观点，但它也改变不了我的爱好。依我看，音乐是衡量真正艺术的标准，一本书越出了音乐的范畴，它就跟艺术沾不上边了。”

这种见解真使他大吃一惊，他苦笑一下，遗憾地说：

“您剥夺了自己品尝真正艺术成果的权力……”

她笑着说：

“《玛芝都灵》、《少年维特之烦恼》、《拉法伊勒之烦恼》才是我喜爱的艺术作品。”

听她的口气，真像有人说：“你有你的宗教，我也有我的宗教”一样。年轻人只好缄口不语了。他扪心自问：真的无法改变她的看法吗？他真诚地希望彼此能心心相印，情投意合成为美满和谐的终生伴侣；希望她既是爱人，又是同事，两人能互敬互爱。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然而却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不是那种东方家庭中常见的主妇。两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吉扎大街，便向左边拐去。这时，街上行人稀少，一片昏暗。阿里满

意地吸了一口气，把她的手举到唇边狂吻起来，然后转过身，在她两片丰满、柔软的嘴唇上，贪婪地亲吻着。瞥见她舒服地闭上了双眼，他那强壮的身体便颤抖起来，快乐的火花闪电般地传遍了全身，他咽了口唾沫，说：

“您多可爱、多漂亮啊！”

在这美好而令人陶醉的短暂沉默之后，他叹了口气，伤感地说：

“过几个月我们就要进行毕业考试了，您呢？……”

她说：

“高中毕业考试在六月份，你给我选哪个学校？”

年轻人热情地说：“我们学院……”

虽说完成学业是必然的，然而她却希望他能这么说：“您学的够用了，我们还是成家吧！”于是她不悦地问道：

“为什么偏要选你们学院呢？”

“好让我们思想一致，专业一致，职业相同啊！”

“职业相同？”

他热情洋溢地说：

“对，亲爱的，妇女参加工作比围着锅台转更有意义。我决心背叛自己的原则，也不愿意让社会失去一个像您这样漂亮而有用的人材。”

她觉得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她迟早得找个职业。然而，不知为什么，他那样热衷于自己的观点却使她感到不快。她希望能使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哪怕是犹犹豫豫地接受也好。

他俩继续走在这条行人稀少的路上，他们时而交谈，时而亲吻，谈话唤起了两人心中的希望。

伊赫桑·舍哈泰强烈地感到这样两个事实：她的美丽和贫

穷。她姿色出众，学生公寓里的房客无不为之倾倒，一齐把贪婪的目光投向那幢破旧小公寓的平台，拜倒在这位美丽、高傲的姑娘脚下。然而，她的家里竟没有一面能照出她那花容月貌的镜子，所以贫穷也是她面临的一个事实。她有七个弟弟，一家的生活来源，只是那一米见方、绝大多数顾客还是大学生的小烟铺。她总是担心贫穷和营养不良会毁了她的容貌。事实上，若不是出嫁前曾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上当歌妓的母亲常给她开小灶，她的身体早已消瘦了，那个被医学院的一位诗人赞美为像两把叮当作响的汤匙的屁股也早已萎缩了。她认识了阿里·塔哈，并从学生公寓所有的房客中选中了他，这是因为他年轻漂亮，品德高尚，前途远大，因而赢得了姑娘的青睐。但是从一开始，她心里就围绕着两个重要问题展开了斗争：一是她自己的感情生活；二是她全家人的生活。换句话说，是要阿里·塔哈还是要她的七个弟弟。在认识塔哈之前，她认识了在法律学院学习的一位富有的青年。从他的一举一动中，她终于明白了：他只是想拿她来寻欢作乐，于是便警觉起来。她父母窥探着女儿的隐私。父母对这个青年钱财的垂涎使她吃惊，她注意到痛苦生活的现实以及那可悲的家庭秘密。实际上，她父母从不把伦理道德放在眼里，两人在结婚前就已经私通了。父亲靠自己长得漂亮，一直厚颜无耻地和女人鬼混。后来母亲嫁给了他，并拿出自己的积蓄供他经商。他拿了钱便去吸毒，赌博，大肆挥霍，最后只剩下这爿小小的烟铺。然而，他却自我安慰道："我这辈子算完了，只有指望伊赫桑了！"姑娘发现自己的母亲简直就是魔鬼的帮凶、使人堕落的教唆犯。但是，她并没有很快堕落，无意中受到的一次侮辱激起了她的自尊心，从而挽救了她。一天，她看见她的男友与父亲坐在烟铺里，她顿时明白这两个人是在拿她的贞操讨价还价，她勃然大怒，感到

这是对她的侮辱，便毅然决然与那个青年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了。虽然这一次她是个胜利者，但是她知道，自己正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她打心底里感到，自己忽然摆脱了监督和束缚，变成了一个自由人，可以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了。这种绝对自由的感觉在她心中引起骚动，不时陷入盲目而又拘束的状况中。然而，一种疯狂的意识在她的感情中产生了：她开始克服着羞怯和踌躇的心情，大胆地探索着新的出路。周围的气氛是窒息的，肺部却是健康的，种种现象说明结局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她那恬不知耻的父亲对失去那个富有的青年深感遗憾，便对她说："你可要对全家，特别是对七个弟弟负责呀！"真主呵，她的意志能够顶住这无耻的要求吗？他们就不能等到她在师范学院毕业，并找到一个赖以为生的体面职业吗？她像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一样缺乏自信，听凭命运的摆布。就在这时，阿里闯入了她的生活。她发现阿里心地纯洁，感情真挚，一片赤诚。他控制住了她那摇摆不定的意志，恢复了她的自尊和自爱，并把她从迷茫和恐惧中拯救出来了。而她也就这样爱上了阿里，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全部希望。舍哈泰·土耳基曾不满地瞥着新来的年轻人，说："这小伙子真穷，连烟都抽不起！"还有一次他挖苦姑娘道："恭喜你，找到个漂亮小伙！他是真主派来让我们挨饿的！"姑娘对他的话不予理睬，她寄希望于未来，相信阿里定能帮她找到一个体面的职业，实现心中的梦想。

阿里·塔哈确实具有许多优点，他是真正的社会精神的良好典范。上大学前，他就是学校里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不仅是学校旅行协会会员，还是演说小组和新闻小组的优秀成员。他擅长演说，精通烹调，能歌善舞；他求知欲强，知识面广，品学兼优。上大学后，他的活动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活动却在逐渐深化和提高。于是阿里先生成了辩论小组组长，他的讲演能

力、知识的广博和随机应变的本领都无人可及。他很重视崇高的理想，热情而虔诚地谈论他的“理想之国”。了解他的人都相信他，然而，总有一些专爱挑剌的人，到处说他的坏话，说他什么“狡猾奸诈人所不及”啦，“打着美德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啦，“假借科学、美德的名义猎取美女”啦，还有什么“谈论道德就像媒婆谈论从未见面的新娘一样”啦等等。然而，这些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阿里诚实忠厚。他爱美，爱得那样纯洁真诚。但是，在他的生活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大学生活一开始，他的信仰就动摇了，他经受了转变的巨大痛苦。然而，他是勇敢、诚实的，他以坚强的意志、酷爱真理的思想迎接新的生活。他不是那种厚颜无耻的小丑，他并不隐瞒对诚实、勇敢的马蒙·里德旺的钦佩，但自己却投入了黑格尔①、斯图尔德②、马赫③等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怀抱。他相信对生活的客观唯物主义的解释，非常欣赏“存在是物质”的论断。生命和灵魂是一种复杂的物质的相互感应，而感情是一种不留痕迹的属性，正像车轮的声音随着轮子的转动而发出，却没留下一丝痕迹一样，马蒙·里德旺常对他说：唯物主义哲学通俗易懂，但它对任何问题都不能提供合理的解决。阿里是一个社会青年，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冥思苦想。马蒙两天可以温习完的功课，他非得拖上一个星期。除学习外，他还得从事体育活动，参加辩论会，外出游玩，谈情说爱。对于哲学他满足于这一包罗万象的解释，让他继续这样生活吧！然而，道德准则是他面临的一个难以逾越

① 黑格尔(1770—1831)，德国绝对唯心主义者，最后一位现代伟大哲学体系创始人。

② 斯图尔德(1902—1972)，美国人类学家，二十世纪中叶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

③ 马赫(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的障碍，搞不好会坠入万丈深渊！……他以往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又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除真主之外，靠什么才能保持住道德的价值呢？难道就像他以往鄙视信仰一样鄙视道德准则，然后再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投身于生活的激流中去吗？逻辑是清楚的，结局是必然的。然而，他还在犹豫不决。他克制住自己，靠惰性的力量谨防万一。他扪心自问：难道不能像阿布·阿拉①一样生活吗？可阿布·阿拉是个满脸麻子、皮肤黝黑的盲人，而他年轻、漂亮，身强力壮，喜欢交际，干吗要像他那样自找苦吃呢？他发现自己茫然不知所措，跟女友伊赫桑·舍哈泰摆脱父母管束后的感觉一样。最后也像她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救星，就是说知道了社会活动家奥吉斯特·孔德②。孔德介绍了新的神祇和新的宗教——社会和科学。他信仰人类社会和人类科学，认为无神论者和信士们一样，只要他们愿意而且意志允许，便可以有自己的原则和理想；他还认为：人的本质中，善良比宗教更加根深蒂固，正是人类这种善良的本性创立了宗教，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以为是宗教创造了道德。他自言自语道："过去我信教，却无头脑；如今我有了理智，就不再迷信了。"于是，他诚心诚意，心安理得，浑身充满热情和力量，开始了对理想的追求，并醉心于改革。他幻想着人间天堂，他研究了社会学的各种学派，洋洋得意地自封为社会主义者！……最后，他的思想终于完成了从麦加③到莫斯科的旅行。有一天，他竟想动员几个好友也信仰社会主义，但没有成功。艾哈迈德·巴迪尔抱歉地说："我是华夫脱党④的记者，华夫脱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马蒙则谈起他

① 阿布·阿拉(973—1057)，阿拉伯古代诗人、思想家。

② 奥吉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

③ 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伊斯兰教最早的圣地。

④ 埃及资产阶级政党，1918年建立，埃及1952年革命后被解散。

那人所共知的信仰，他认为伊斯兰教也包含一些合理的社会主义思想，比如施舍，如能认真执行，便可保障社会公正，而不损害人们吸取斗争力量的本能。如果你要在世界上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相亲相爱、平等幸福地生活，那只有依靠伊斯兰教。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依姆轻蔑地耸耸肩，简单地说了声"呸"。不管怎样，阿里·塔哈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摆脱了彷徨、混乱和堕落。他完全可以高高兴兴地自我介绍说：请看我的名片，它无需任何说明，我是个穷人又是个社会主义者；是个无神论者、又是个贵族。此外，还是一个初恋的情人！

五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也在房间里等着，但他并没有换衣服，因为他不像朋友们那样有一套周末礼服。他眼望着窗外的大路，看见马蒙·里德旺迈着军人步伐走出公寓的大门，又瞅见对面破旧的阳台上姑娘那撩人情思的暗示，随后眼看一对年轻的情侣走向拉沙德帕夏大街。每送走一个人，他便说一声"呸"，语气里充满着嘲讽和仇恨，他的讥讽总是包含着仇恨。他正等着约会，他喜欢在漆黑的夜里偷偷摸摸地约会，现在楼内几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像马蒙·里德旺一样又高又瘦，但他面色苍白，头发卷曲，与众不同的是那双褐色的金鱼眼睛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他目光忧郁，变幻无常，显出他那好斗和喜欢嘲弄人的性格。他虽不及两个朋友漂亮，但相貌也并非丑陋不堪。从外表人们一眼便能看出他那好斗的性格。此外他还怕别人拿他打趣，开玩笑，或者冷嘲热讽。他觉得自己生活中问题成堆，而性欲问题是第一位的。简直像"埃及问题"一样难以解决！每见到伊赫桑他便欲火中烧，用一

种像看其他女人那样的眼光盯着姑娘的胸脯、臀部和大腿，其中任何一个部位都足以撩起他胸中的火花。然而——按他的说法——姑娘倒挺有眼力，选中了那个绿眼睛、金头发的小伙子。他的生活依旧那样凄凉、寂寞。他虽然感到心灰意冷，可大脑却一直在胡思乱想。他的哲学是自己随心所欲七拼八凑出来的，他把它理解为自由的哲学，而"呸"便是这一哲学的最真实的口号。所谓自由哲学，就是要摆脱一切，摆脱价值和理想，摆脱信仰和原则，摆脱一切社会传统观念！他自我解嘲地说："我的家庭绝不会留下任何遗产供我享受，但我也不能继承它的不幸。"他认为，世上最正确的公式，就是宗教加上科学加上哲学加上道德等于"呸"。他以讥讽的语言随心所欲地解释哲学。他很欣赏笛卡儿所说的"我思考着，便是存在着"的观点，并赞同他的"精神是存在的基础"的论断。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万物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自身。"因此，他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幸福。他十分欣赏一些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是一切道德观念、宗教法则的创造者。他认为让原则和价值阻碍他实现个人的幸福是再愚蠢不过的。如果说，科学使他摆脱了空想，那并不意味着他相信科学或准备为之献身，他只是想从中渔利罢了。他对学者们的嘲笑比对宗教人士的挖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以最简便的途径和方法获得享受和实力，全然不顾什么道德、宗教或者美德。他随便地接受了这种哲学。然而，很早以前这种哲学思想已在他思想中产生，因为他从小无拘无束，生性放荡不羁。他父母为人善良，但愚昧无知，由于环境关系他从小便整天在福利坝的街头巷尾玩耍，一天天长大起来，他的伙伴都是些生性顽皮、无拘无束、缺乏教养的调皮鬼。他学会了打架斗殴，张嘴骂人，滑到了堕落的边缘。当他进入学校这样一个新的环境时，才开始认识到以往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因而深感

耻辱、后怕和不安。以后他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成了一名大学生。他发现周围都是一些富有教养的青年，他们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然而，他也能接触到一些过去一无所知的古怪思想和观点，还接触到一些异端邪说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道德规范及其它社会现象的种种解释。面对这些新的思想，他欣喜若狂，吸取其中的精华，构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那颗饱受自卑感折磨的心这才安定下来。昔日下流、堕落、颓废的马赫朱卜转眼之间变成了一个哲学家！社会真是一个魔术师，它能千变万化。他掌握了变魔术的窍门，运用得出神入化，他把美变成丑，又把丑变成美！马赫朱卜兴奋得手舞足蹈，回顾往事，津津有味，展望未来，欢欣鼓舞。他从肩上卸下了自卑感的包袱。然而，从一开始他就认识到，自己的哲学是见不得人的。马蒙·里德旺可以公开宣扬伊斯兰教，阿里·塔哈可以公开宣称信仰思想自由和社会主义，而他的哲学只能秘而不宣，这并不是为了尊重舆论，而是他那套哲学的原则就是藐视一切，而是因为只有众人反对，独他信仰，才能有饭吃。试想，如果人人信仰恶和丑没有区别，他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因此，他把这种哲学思想埋藏在心底，秘而不宣。他和无神论、思想自由一类时髦者不同，他只有心烦意乱、倍感寂寞时，才揶揄讽刺，聊以自慰。在众人面前他显得像个小丑，而不像一个作恶多端的魔鬼。他是个贫穷的、不讲道德的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他时刻在窥测时机，只待时机一到，便以极大的勇气猛扑上去，抓住不放。

* * *

他呆在房间里等待天黑，而心中却想入非非。他的爱情像他的哲学一样见不得人，他的姑娘实际上是一个捡烟头的。爱

情上的运气不佳使他十分烦恼，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那点钱几乎无法维持生活！他常常这样自我解嘲："我并不比她好，她是捡烟头的，而我是捡哲学尾巴的。在社会看来，我只能比她更坏！"他认识这个姑娘纯属偶然，但他没有坐失良机。他自我安慰道："谁顺从真主谁走运。"那是一天晚上，他正漫步在行人稀少的阿兹拜大街上，看见姑娘在一棵无花果树后面与拉沙德帕夏大街上的一个门房鬼混，于是便盯上了她。当那个努比亚人返回拉沙德大街后，他看见姑娘独自一人迎面走来，便壮着胆子走上前去，一边抚摸着她的肩膀，一边微笑着说：

"我什么都看见了。"

姑娘停下脚步，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借着路上的灯光，他打量了姑娘一番，发现她皮肤黝黑，乳房隆起。他呼吸急促起来，瞪着恶狼般的眼睛盯着她。姑娘从惊愕中清醒过来，轻蔑地问道：

"你看见什么了？！"

马赫朱卜鬼鬼祟祟地回答说：

"无花果树……门房……"

"你想干什么？！"她又问了一句，语气仍然是轻蔑的。

他抖抖颤颤地说：

"像他一样。"

"在哪里？"

"老地方！"

她转回身，还没迈步，便提醒他说：

"三个皮亚斯①！"

他总算放心了，嘴里一边嘟哝着："好极了。"

价钱微不足道，不会超过他的预算。姑娘总还有一对丰满

① 埃及货币名称。

的乳房。但是，他希望她那黝黑的皮肤上没有污垢，如果有污垢，他就非得闻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不可了。没关系，有女人总比没有女人强。难道他忘了在福利坝时，他不也是逢年过节才洗一回澡吗？他暗自思忖着：所有的女人在暗处不都是一样的吗？在往回走的路上，他又问她：

“你早就认识那个门房了吗？”

“哪里，今晚是头一回。”

“你们俩有没有再次约会？”

“没有。”

马赫朱卜快活地说：

“今天晚上可绝不是我们的最后一夜。”

她一面系面纱，一边小声道：

“但愿如此。”

* * *

夜幕笼罩着大地，他仍旧坐在窗前等待着和女友的约会。忽听有人敲门，他赶紧把门打开，只见本楼的门房站在门口，对他挥了挥手里的一封信。他拿过信关上门，迅速扫了一眼信封，见上面盖的是福利坝的邮戳，他一眼看出那不是他父亲的笔迹，信是谁写的呢？这笔迹，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六

他诧异地撕开信封，只见信上写道：

尊贵的青年、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先生台鉴：

您好！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令尊现卧病在床。我

们乞求真主保佑他康复，望您见信后务必速回，以慰令尊。此信是您家人让我代笔的。切勿延误，祝好！

福利坝菜店老板沙勒比·阿弗什

这就是说，父亲已经病得握不住笔了，他患了什么病呢？他把信又看了一遍，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手指拽着左边的眉毛。奇怪的是，他从不记得父亲哪天生过病。父亲一直身强体壮，步履稳健，看来他现在一定是重病缠身，虚弱不堪了。今后的命运究竟如何呢？……父亲拿什么来养活他和母亲呢？

然而，他不能再耽搁了，他必须争分夺秒，马上动身。他给马蒙·里德旺留了张便条，说明他突然离去的原因，接着便用一张旧报纸卷起长衫，离开了公寓。几分钟前他还希望到阿兹拜大街去，现在却朝拉沙德帕夏大街——他讥讽地称做是阿里或伊赫桑大街——走去。路上，他心里一直在嘀咕："假如父亲一命呜呼，我的一切希望都将化为泡影了……天哪！离毕业考试只有四个月了，怎么会碰上这种事！"街上行人稀少，四周万籁俱寂，他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此时此地，他深深感到自己是多么无能。他一直走到吉扎广场，然后乘上电车。一路上，他愁眉苦脸，忧心如焚。坐在车上，他忽然想起两个好友：马蒙·里德旺和阿里·塔哈。他不禁嫉妒起这两个人所具有的安定感和自信心。马蒙·里德旺的父亲是学院的教师，薪俸优厚，全家生活无忧无虑，他给儿子的钱绰绰有余，若不是马蒙那股傻劲，一心致力于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真主的崇拜，那他的生活一定会有无穷的乐趣，但他太傻了，而傻瓜总是福星高照的。再看阿里·塔哈，他父亲在亚历山大市当翻译，高薪厚禄，年轻人在自己理想的范围内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他真够福气的，仅仅一个伊赫桑就足以使他幸福了。谁也不会像这个

万事如意的漂亮小伙子那样能引起他的嫉妒，而他却很不幸。他父亲——眼下还不知是死是活——在福利坝一家希腊牛奶公司任文书，二十五年工龄，薪水还不足八镑。一旦退职，只能领几个月的补助金。上学期间，父亲每月给他三镑钱，刚够衣食住行的需要，对这笔钱，他像一个被击败的叛逆者一样心满意足。他远远眺望着开罗城，痛苦而贪婪地倾听着它发出的喧声笑语，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他雄心勃勃，贪得无厌。此时此刻，种种思绪纷纷涌入脑海，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于忍受。他想到自己与两位朋友的关系，想到所谓的友谊，竟无心留意高速行驶的电车所经过的田野和河流的美丽风光。他真有朋友吗？没有！友谊正是他所否认的美德之一，他确实很喜欢他俩，马蒙的议论使他着迷，阿里的精神吸引着他，他很愿意与他俩在一起高谈阔论。但是，这与人们所说的友谊有何关系呢？尽管这样，他对两位同学还是满怀妒意，深恶痛绝。若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俩干掉。他激励自己说："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坏'，让我以魔鬼为楷模吧！绝对完美的标志是真正的离经叛道，真正的骄傲狂、真正的雄心壮志是背弃一切原则！"电车到了终点站，他下了车，又换一辆到达广场的电车。到火车站后他便去三等车厢售票处买了张票。当他从窗口转过身时，发现对面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此人中等身材，个头偏矮，略显肥胖，三角大脸，浓眉圆眼，目光锐利，正自命不凡地环视着四周，目光中充满着自信和傲慢的神情。马赫朱卜认出了这个人，便走了过去，恭恭敬敬地向他伸出手，大声说：

"萨利姆·伊赫希迪先生！您好！"

此人不动声色地看了马赫朱卜一眼。他的表情极少变化，遇事从不大惊小怪，喜怒哀乐也不外露。如果要表示愤怒，便借助于他那粗声粗气的语调。伊赫希迪看着马赫朱卜，平静而稳

重地说：

“你好吗？马赫朱卜！”

“赞美真主，谢谢您！……先生怎么也在这儿？”

伊赫希迪庄重地说：

“去福利坝看望父亲，可你怎么也来了？现在不是假期呀！”

马赫朱卜伤心地说：

“也是去福利坝探望患病的父亲。”

“阿卜杜·达伊姆先生病了？……愿真主保佑他平安无事，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两人并肩朝站台走去，马赫朱卜很长时间没听到伊赫希迪的消息了，便问：

“先生还是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秘书吗？”

伊赫希迪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说道：

“现在已提名我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人事部门正在起草报告。”

马赫朱卜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

“恭喜……恭喜先生！”

伊赫希迪得意洋洋地扬了扬眉，简单地说：

“五级。”

马赫朱卜叫喊起来：

“恭喜……恭喜，四级指日可待了。”

伊赫希迪摆出一副哲学家的样子说：

“我们国家正遭受外人的掠夺，治理国家的责任又在那些软弱无能、愚蠢透顶的家伙手中。虽说我们步步高升，却未能尽责尽力！”

马赫朱卜随声附和道：

“先生言之有理。”

伊赫希迪和他告别后，便向头等车厢走去。年轻人目送着他，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愁容满面、若有所思地走向三等车厢。他坐在车厢里浮想联翩。伊赫希迪的形象始终在脑海中盘旋。两年前，伊赫希迪也和他现在一样，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许也像他一样不承认任何原则。然而他却不声不响地……也许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他俩才智相当，道德品质无论在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如出一辙，只是性格迥然不同。萨利姆·伊赫希迪说话字斟句酌，从不攻击任何原则或道德观念；而马赫朱卜尽管小心翼翼地行事，却经常出言不逊。马赫朱卜记忆犹新的是：伊赫希迪在大学生活的后期是一位重要的学生领袖，他是抵制委员会的头面人物，散发过反对新宪法的传单。使马赫朱卜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件事：有一天，部长召见了伊赫希迪，对此众说纷纭，许多人预料他会受到迫害。然而，年轻人却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停止了以往的活动，整天泡在教室里。如果有人问他怎么变得这么快，他便会用那种惯用的冷冷的口气答道：“科学才是学生真正的战场！”后来，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先于那些优等生被任命为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秘书，而且是部长亲自提名的。他成了六级职员——这在当时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如今，还没过两年，又要晋升一级，而且这是在提拔他的部长辞职很长时间之后。这足以证明：他已经取得了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信任，将要青云直上了。真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楷模，一个既令人钦佩、又让人嫉妒的人物。瞧他的地位是多么荣耀！生活是多么一帆风顺！马蒙·里德旺和阿里·塔哈是那样的鄙视他。呸！

列车在奔驰，冷风从紧闭着的窗户外面钻进车厢。思绪一停，他便感到有些凉意。于是系好上衣钮扣，重新坐好。这时，

他才想起患病的父亲，意识到自己只顾沉湎于幻想，竟忽略了脚下正临近深渊。想到这儿，他又战栗起来，目光中流露出悲伤、忧郁的神情。火车在福利坝停了下来，他拿着小包下了车，走出车站，来到路上。他环顾小城，高声喊道："福利坝呀……我的家乡……把好运公平地分给您的儿女们吧！"

七

几分钟后，他来到了家门前。这是座很小的平房，房前有一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土院子，看得出这是个普通的俭朴之家。房子与车站隔路相望，站在房顶可以看到铁路后边的田野。房内显得很暗，只有父亲屋子的窗户缝里露出一丝光亮。他的心怦怦直跳，既担心又满怀希望。他穿过院子，来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很快听到屋里传来拖鞋的声音。他知道，这是母亲来了。果然门一开，母亲的身影出现在门后，他迎上前去，问候道：

"晚上好，妈妈。"

"是你！"母亲惊奇地说。然后一把抓住他的手，疲惫地说：

"你好吗，孩子？我猜到是你在敲门。"

外屋很黑，看不清母亲的面容，他一边关门，一边急切地问：

"妈妈，出什么事了？……爸爸怎么样？"

母亲难过地说："真主要召他去了。"

他把衣包放在桌上，蹑手蹑脚地走进里屋，一眼便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头冲着墙，他走到床前，轻轻地说：

"晚上好，爸爸！……您怎么样？"

父亲无动于衷，母亲俯在他耳边说：

"马赫朱卜向你问好呢……"

父亲慢慢掉过头，眼皮眨了眨，然后伸出左手。马赫朱卜拿起他的手吻了吻。显然父亲病情严重，他的两眼暗淡无光，像一潭死水，嘴巴也歪了。马赫朱卜说：

"爸爸，您怎么样？别无办法，只靠真主……"

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

"今天下午，我才能开口讲话！"

马赫朱卜大吃一惊，问妈妈道：

"难道他好几天不能说话吗？"

母亲疲倦地说：

"是啊！孩子。那是上星期二下午，他像以往一样正在工作，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就不能说话了。人们把他抬回家，并请来医生，医生给他拔了火罐，打了针。现在医生每天上午还来看一次。可是他直到今天下午才会说话。"

"医生怎么说？"

母亲眼里流露出为难的神情，嘴唇动了动，却一声没吭。于是父亲说：

"他说是瘫痪，局部性的瘫痪。"

年青人对这种病、这个可怕的字眼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吓得胆战心惊。

母亲想安慰儿子，便说：

"但是医生今天上午说，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父亲用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

"我……懂……他说的意思，我决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样了……"

马赫朱卜咬紧牙关，问母亲道：

"这病是猝发的吗？"

“不是，孩子。以前我们都知道他身体很好，但是星期一晚上他感到右腿抬不起来，头痛得厉害……”

屋里静了下来，病人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仿佛在沉睡。年轻人转过头去看母亲，只见她两眼通红，无精打彩，眼圈发黑，脸色蜡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从星期二晚上起她一直没合眼。面对此情此景，他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在他看来，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坐在靠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沉思着：“眼下全家人的命运都与这个虚弱不堪的人的生命连在一起了。那双紧闭的眼皮下面隐藏着什么呢？……是生还是死？是功成名就还是流离失所？他为什么不晚一年瘫痪……”这时他想起了恬静、庄严的拉沙德帕夏大街，想起了大街两旁一幢幢公馆，想起了乘着汽车来来往往的那些帕夏和贝克，还有那些在大树后面、鲜花丛中时隐时现的女人。他们中有谁像他那不幸的双亲？有谁的房子像他家房子摇摇欲坠？……他自言自语地说：他若是哪一座公馆的继承人，而他的父亲——一个帕夏①——危在旦夕，那他就会迫不及待地盼他快死。他心痛欲裂，深深地叹了口气，怒火在胸中燃烧。他默默地问自己：这场悲剧究竟如何收场呢？

* * *

他悄悄地看了一眼默默无声地坐在跟前的母亲，只见她仍旧穿着那件从两个女儿死于伤寒后她就立誓终生不脱的黑袍子。她面容憔悴，五十岁刚过，就过早地衰老了。她一辈子辛辛苦苦，在火炉边、锅台前消磨了岁月，整天和面、烙饼、洗衣、打扫，手指已经僵硬了，手背青筋毕露。她这辈子没有工

① 帕夏原为土耳其语，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种爵位，后成为对埃及高级官员的一种尊称。

夫聊天，她像石油一样不知不觉地推动着庞大的机器运转。她爱儿子，爱到近乎崇拜的程度。两个女儿夭折后，她对儿子爱得更深了。然而，对他的培养和教育，她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周围没有人与她讲话，她像哑巴一样，默默无声、愚昧地生活着。由于生活所迫，父亲也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在公司里，父亲从早干到晚，下班后，又赶紧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半夜才回到家里。所以，父子几乎见不到面。父亲是个勤勤恳恳、持之以恒的人，为人忠厚老实，循规蹈矩。他常常炫耀与一个达官显贵的亲戚关系。他像妻子一样几乎不知休息，没有充分享受夫妻生活的快乐。对儿子除了经常用棍棒强迫他做一些宗教功课外，别的一概不管。由于这种种原因，马赫朱卜从小就怕父亲。他喜欢在街上游荡，街头巷尾的生活培养和教育了他。因此，他与父母的关系是疏远而冷漠的，他爱母亲甚于爱父亲。然而，他却随时准备让这种关系服从于他那摧毁一切的哲学。此时此刻，与其说是他为父亲难过，倒不如说他是可怜这个每月给他三镑的人。

八

翌日清晨，大夫来了，给病人做了检查，又打了一针樟脑。大夫对病情的好转表示满意，并肯定病人已经完全脱险了。大夫刚离开房间，马赫朱卜便跟了出来，在院子里赶上了他。医生看了看他，明白他要问什么，便说：

“实情我已告诉你父亲了，他患的是局部性瘫痪，不要紧的。可我也坦率地告诉了他，他不能再工作了。他要卧床休息几个月，还要经常活动一下瘫痪的部位，这样也许将来还能走路。”

他只注意到“他不能再工作了”这句话，大夫后来说了些什

么，他一点也没听见，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屋里。父亲是个很讲实际的人，凡事能作决定便作决定，不留尾巴。他把儿子叫到床前，吃力地说：

"听我说，孩子，我不能再回公司工作了，这是事实，你看怎么办呢？"

听了父亲的话，马赫朱卜更加忧心忡忡。他沉默不语，听候裁决。父亲接着说：

"公司可能给我少许补贴。毫无疑问，这点钱要不了几个月就会花完。三个月、顶多四个月之后我就一文不名了。然而，可以托人给你找个工作，好养活全家。"

马赫朱卜两眼露出痛苦、绝望的神色，他苦苦哀求道：

"爸爸，马上就要毕业考试了。现在是一月，考试在五月，如果现在就业，我手中只有高中文凭，这将断送我的前途……"

父亲难过地说：

"这我知道，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担心我们会丢丑，甚至饿死！"

年轻人苦苦哀求着，话语中充满了热情和力量：

"四个月，就四个月，我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结果就要到手了，再宽限我几个月吧，爸爸。公司的补助将维持到我能够自立的时候为止。真主保佑，我们绝不会挨饿或丢丑的！"

"如果你估计错了——但愿不会这样——那我们可怎么办呢？我们的生活可都靠你了！"

马赫朱卜紧紧抓住这一线希望，说：

"爸爸，你不知道我会怎样的用功！任何障碍也阻止不了我获得成功……"

年轻人迟疑了片刻，又说：

"还有妈妈的亲戚——艾哈迈德贝克·哈姆迪斯！"

父亲一听这句话，便举起左手表示反对，不满地皱起了眉头。年轻人怕惹恼了他，担心费了半天口舌的事前功尽弃，便赶紧说：

"我们用不着谁帮忙，靠真主保佑，我们会如愿以偿的。"

他意识到不该提起这个亲戚，因为他高升后便瞧不起他们，而且早就不再理睬他们了。父亲在生人面前虽然常常公开炫耀这门亲戚，而在母亲面前却总把他臭骂，对他心怀怨恨。马赫朱卜后悔不迭地说：

"我们用不着谁帮助，但是应该耐心等待。尽管放心，真主是仁慈的。只需四个月，一切就不成问题了。"

父亲知道，只要节衣缩食，那笔补助金足够维持五、六个月。他沉吟了半晌，又问：

"每个月给你一镑钱，能过得去吗？"

一镑！只相当于学生公寓一间房子的租金。天哪！昨天，三镑的开支，他已感到捉襟见肘，明天只有一镑，可怎么生活呢？父亲没容他多想，紧接着说：

"我是束手无策了，你自己选择吧。"

果真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吗？没有，父亲也是没办法，对他来说只有服从。他只好说：

"照您的意见办吧。"

老头子又说道：

"听凭安拉的旨意吧！真主保佑你一切顺利，万事如意，我们这只折断的翅膀要靠你来接上了。"

父亲建议儿子当晚就走，以免浪费他宝贵的时间。晚上，年轻人向父母告别，他先吻了父亲的手，然后听任母亲吻他，为他祝福。正当他要离开房间时，只听父亲对他说：

"真主与你同在，努力吧！一切托靠真主！别忘了，你是我

们唯一的希望……”

他向车站走去，不管怎样，他已摆脱了来时折磨他的茫然失措的情绪。现在他知道，尚有一线希望没有破灭，至于今后可能出现的困难，不管有多大，他会知道如何对付的。他冷淡地告别了家乡，上火车后很快就把父母忘在脑后了，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他一边拽着左眼上的眉毛，一边想着：为什么他命中注定要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呢？除了卑贱的地位、贫穷的生活和丑陋的形象外，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呢？他呱呱坠地之前就已经带上了这些桎梏，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若是哈姆迪斯的儿子，那就不会长成这副身材、这副模样，也不会这样命运不济了。他的生活将是安定而宁静的，他会有一辆小汽车。他痛苦地想到即将面临的贫穷生活，仿佛看见它正冲着自己讥讽地微笑着，似乎在说："以前每月三镑，你都没赶走我，明天只剩一镑了，你还能赶走我吗？"住在哪儿？……怎么吃饭？……他沮丧地摇摇头。然而，他并没有气馁或者害怕，他非常自信，极其大胆，只是心里燃烧着怒火。

九

当他快到拉沙德帕夏大街时，天色已晚，太阳正在血红的晚霞中渐渐西沉，暮色笼罩着四周。他刚拐进大街，一眼瞅见阿里·塔哈正从学校方向走来，于是便停下来等他。两人握了握手，阿里关切地问：

"马蒙先生告诉我说，你父亲病了，我听了非常难过，见你回来得这样快，我很高兴，这说明你已经放心了！"

他讨厌让人看出他的忧愁，便微微一笑，简单答道：

"谢谢你……"

“他好了吗？”

“已经好了……谢谢！”

他俩像散步一样肩并肩慢慢地走着。马赫朱卜心里想，他是刚和情人幽会回来，还是正去赴约呢？这个小伙子的到来使马赫朱卜既高兴又痛苦。马赫朱卜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只见他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喜形于色，完全陶醉在爱情的欢乐之中。一个热恋者获得的成功，难道不正像一个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快乐和洋洋自得吗？于是他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一心想把阿里吸引到这个有趣的话题上来。他指着路旁的树木，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啊，假如这些树木开口说话！”

阿里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很想叫他一吐为快，便激动地说：

“马赫朱卜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然而你不要用嘲笑的眼光来看待这种事情。别这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心灵的颤动，意义重大，可以和天体在宇宙中的运行相提并论。不要再提什么高压锅、安全阀啦……”

马赫朱卜对阿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鄙视。无论是自己心里的嫉妒之火，还是阿里讲话时那激动的语气都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带着讥讽的心情，暗暗想道：“这个笨蛋，竟把繁殖的功能说得那么神圣。”想到这儿，他宁静而又冷漠地说：

“热恋者们，我可不崇拜你们推崇的那一套！”

阿里微笑着说：

“我们也不崇拜你崇拜的那一套！”

马赫朱卜担心他的冷嘲热讽会使阿里明白过来，后悔自己把话说得太过分了，他想掩饰一下，便换了一下口气，装做很关切地问道：

“爱情这种事真是奇怪！……不过你的姑娘倒真是出类拔萃的。”

阿里热情地说：

“她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气质不俗，聪明伶俐。说真的，我很难向你说清楚，我们俩多么情投意合，她就是伊赫桑。”

马赫朱卜一听到这名字，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忽然感到怒火中烧。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嫉妒吗？真可耻！一个立志砸碎一切枷锁的人怎么掉进了醋坛子里呢？为了掩饰话里讥讽的意思，他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我看，要使这种结合尽善尽美，你的姑娘应该摆脱宗教，相信社会，相信崇高的理想和社会主义！”

阿里庄重地说：

“只要我们心心相印就够了。我们的思想会融合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马赫朱卜惊奇地问：

“你们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吗？”

“是的。”

“你们摊开谈了吗？”

“是的，我准备等她，一直等到她大学毕业……”

“恭喜你了，先生。”

他，一个最需要安慰的人倒祝贺起别人来了，这实在太不容易了。他忧虑满怀，心情沮丧。阿里得到了整个开罗的绝色美人，那柔软鲜嫩的胴体明天将属于他。马赫朱卜不假思索，冒冒失失地问道：

“你怎么认识她的？在马路上？”

阿里诧异地说：

“哪里。是通过窗户认识的！”

"可是别人也通过窗户看见了她呀?"

这句话也是脱口而出的。话一出口,他就感到十分后悔,为了不让朋友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他赶紧掩饰道:

"住在我们隔壁的同学也都看见过她……"

阿里笑了笑,没有作声。马赫朱卜也默不作声,仿佛他的舌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前面就是学生公寓了,这座楼十分高大,窗户又小又多,看上去像个兵营。在它的对面——阿兹拜大街拐角处——就是舍哈泰·土耳基大叔的家。大叔此时正站在烟铺门口。大叔五十岁上下,皮肤白净,面容端正。马赫朱卜心里好笑:"多好的女婿呀!"这时他们两人,一个最幸福的人和一个最不幸的人一起走进了大楼。

十

三个朋友在马蒙·里德旺的房间里聚会。窗户紧闭,火炉放在屋子中央,上面积满了灰尘。马蒙正在批评中午听到的主麻日① 的讲经。

他说:"主麻日的讲经急需更新。如维持现状,就是公开宣传愚昧和迷信。"

他的两个朋友对主麻日的讲经并不重视,但是阿里·塔哈还是接着他的话说:

"确实需要一些新的宣讲员,他们应该来自学院,而不是来自爱资哈尔大学②,他们要向人民说明权力被剥夺了,要引导他们走解放的道路……"

---

① 主麻指穆斯林每星期五正午过后于当地清真寺举行的集体礼拜,故星期五称做主麻日。

② 开罗著名的大学。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通常都参加两位好友的谈话，这并非是由于他相信某种主张，其实他什么也不相信，只是因为他喜欢争论和嘲讽。然而，今天晚上，他却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到，他就是阿里所说的不幸的人民中的一员。他想排遣心中的忧愁。人民这个话题他并不感兴趣，可是只有通过谈它，才能涉及个人的忧愁，于是他说：

“对极了……贫穷是我们的病根。”

阿里·塔哈热情地说：

“言之有理。在腐败的贫穷气氛中，科学、健康和美德都被扼杀了。谁对农民的现状感到满意，谁就是禽兽、魔鬼！”

马赫朱卜心想：“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聪明人，也必须要富有。”想到这儿，他大声问：

“我们都知道病根，这不难，关键是怎么医治呢？”

马蒙·里德旺一边戴睡帽，一边说：

“宗教。伊斯兰教是包治我们一切痛苦的灵丹妙药。”

阿里·塔哈伸直两腿，差点碰到火炉，他好像没听见马蒙的话似的说：

“政府和议会呢……”

马赫朱卜接着说：

“政府是有钱人的政府，他们全是一家子。部长们任命自己的亲属当次长，次长们选择自己的亲戚任局长，局长们再提拔自己的亲戚当处长，处长们又从亲戚中挑选职员，甚至公务员也都是大户人家的仆人。因此，政府成了一家人的政府，或是由若干家庭组成的一个家族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事实上，一旦人民的利益与它的利益发生冲突，就会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

“议会呢？”

马赫朱卜冷笑了一声说：

"花了几百镑钱当上的议员是不会代表穷人的，在这一点上，议会同其它机构一样。就拿艾尼宫说吧，名义上是穷人的医院，实际上，却是拿穷人的性命做试验的实验场……"

阿里·塔哈平静地说：

"义愤是一种神圣的感情，而绝望则是一种病态。不管怎么说，议会是不同源流的小溪汇合起来的湖泊，不可避免地会鱼龙混杂，但从中可产生出新的源流……"

马赫朱卜苦笑了一声，喃喃地说：

"我很欣赏这些名字：阿赫米斯、希克苏斯·米菲塔哈和犹太人，阿拉比和贾拉基斯人！"

马蒙·里德旺笑着说：

"说也真怪，塔哈是个共产主义者，也是个建设者，而你则是个破坏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号你是当之无愧的！"

马赫朱卜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咳嗽，一边说：

"我们真是自找苦吃啦，仿佛这间宿舍要对天下的幸福负责似的。"

阿里·塔哈说：

"只要这间屋子还是学生宿舍，它四周的墙壁就会听到以后历届学生的希望之声。"

马蒙·里德旺一本正经地问：

"这里是孵化厂，那下一步呢？"

马赫朱卜幸灾乐祸地说：

"下一步就是进监狱了！"

这时，他想起了从福利坝带回的忧愁。于是，谈话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他借口旅途疲劳，起身告辞。回到宿舍后，坐在小桌前，痛苦地想道：一过一月份，眼下的"幸福生活"便告

结束。是的，在他看来，以往的生活像地狱，但和今后的生活相比，又可以说是幸福无比了。毫无疑问，今后三个月，他将经受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形形色色的磨难。怎么办呢？他皱起眉头，拽着左眼上的眉毛，苍白的脸上，显出决心已定、准备应战的神情。

十一

一月的最后几天，他为租一间便宜的房子，四处奔走，费尽周折。这个地区人口稠密，又住满了大学生，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租屋顶平台上的那间阁楼。最后他终于在吉扎广场附近的杰尔科斯大街一栋新公寓里物色到了一间阁楼。但这是栋新房子，房东怎么也不肯以低于四十个皮亚斯的价格出租，这使他大伤脑筋，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租了下来。他告诉朋友们，他将迁往一栋新楼居住，还挤眉弄眼地对他们说，他这样做是有特殊原因的。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明白，他再不能与捡烟头的姑娘鬼混了，他宁可骗人，也不愿伤害自己的尊严。搬家需要花钱，还得买盏油灯，他望着那几件简陋的家具，除了那个像只箱子一样的小衣橱外，再找不出可以卖的东西了，他让门房帮忙把小衣橱偷偷卖了三十个皮亚斯。二月一日，他捆上行李，告别了朋友，搬到了新居。预付房租后，他当月的全部花费只剩下六十个皮亚斯了。每天吃饭、买灯油需要两个皮亚斯。衣服不能不洗，还要理发——房间就不用人打扫了，至于喝咖啡，那是再也享受不到了。剩下的几件破家具即使能卖，也不值几文。床垫成了他的主要财产，虽然连半镑钱也不值，可用处之大却无法估量：床垫上面晚上可以睡觉，床垫下面可以存放衣物。他摇晃着头发卷曲的脑袋，喃喃自语道：这

三个月会像往日一样平安度过的，无论如何不会饿死的。就这样，他在新居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翌日清晨，他锁上门便离开了房间。门房要为他打扫房间，但他婉言谢绝了。实际上这是逃脱，因为他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他来到吉扎广场，环顾了一下四周，最后看中了一只焖蚕豆铺，便闷闷不乐地朝那边走去。只见一伙工人正坐在小铺前的长凳上，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饭，一边在说笑。他心里想："这下可好，我也成了阿里·塔哈怜悯的那些工人中的一员了。"他要了半张大饼，走到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吃罢半张饼，肚子还没饱。他的食欲一向很好，早点除了葱和泡菜外，还得吃一盘蚕豆、一张饼。可如今，他只能每日两餐，餐餐半饱了。他耸耸肩，朝学校走去，心里想："我非常需要清醒清醒头脑，现在是不成功便成仁！"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上完了几节课，见到了每个朋友，和他们一起在奥尔曼公园呆了很长时间，讨论上课的内容。午饭时间一到，同学们纷纷走向学校食堂，他却回到吉扎广场。昨天，他还和阿里·马蒙、艾哈迈德·巴迪尔在学校食堂一起吃午饭，吃的是一盘肉丁炒菠菜、外加米饭和橘子。可今天……他来到蚕豆铺，老板一边问好，一边对他笑脸相迎。老板的问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小铺旁边有个烤肉铺子，风一吹，烤肉香味扑鼻而来，使他垂涎欲滴，更觉饥肠辘辘。他买了张大饼，便逃之夭夭了。回到宿舍，刚一开门便闻到一股臭气，原来窗户忘了打开。再看写字台和书上都落满了灰尘，床上的毯子也没叠。他明白，从现在起，他应该是学生兼仆人，也许还得是个"洗衣妇"。他无可奈何地做着家务活，心里直冒火。新的生活又苦又累。毫无疑问，他将坚韧不拔地继续学习下去，一连几个小时弯腰拱背、四肢冰冷地坐在写字台前，饥饿难熬地度过一个个夜晚，也许他的

外表会引人发笑，说不定会饿得一病不起。

然而，他只有顽强地奋斗，用愤怒、憎恨，甚至是疯狂来向人们挑战，向命运挑战，向全世界挑战。这一天他一直干到深夜，才离开写字台上床休息，他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嘴里嘟哝着：

“第一个多灾多难的夜晚总算过去了……”

十二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他就感到浑身疲乏，头痛难熬。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饿。他想起昨天夜里饥饿难熬的情景。他只吃了一张饼，傍晚过后，就挺不住了，整整一夜饥肠辘辘，痛苦异常。他想废除早餐，中午吃一张半大饼，这样就能保证晚上的休息，也就可以集中精力复习功课。至于上午的几个小时，一上课就会忘掉饥饿。这样的妙计，只有一贫如洗的穷人才想得出来。养成了习惯，痛苦也就化为乌有。可是一到街上，呼吸到清晨湿润的空气，他的肚子便咕咕直叫，决心也随之烟消云散。于是他不顾一切，三步并做两步地来到蚕豆铺。一边吃饭一边想起传说中的印度善男信女们的所作所为。他很奇怪，这些人怎么能够奇迹般地顶住了饥饿，又怎样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快乐呢？天哪！各种各样的人对“快乐”这个美妙字眼的理解是多么的不同啊！对他来说，什么叫“快乐”是很清楚的，享受“快乐”的权力被剥夺也是很清楚的。连捡烟头的姑娘也可望而不可及了。他走到学校，上了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要两小时后才开始，于是他便来到校园，和同学们一起坐在一张长凳上，享受着二月里罕见的明媚的阳光。他们热烈地交谈着，随心所欲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那位胖小姐每次站起来朗读课文就吐字不清、声音发抖；达里

娅若天生是个男的，而满头金发的拉丁文教师埃尔凡先生若生来是个女的不是正合适吗？电影对真正的文化和高雅艺术的威胁；威士忌和大麻烟哪个味道更好；一九二三年的宪法会恢复吗？开罗大学的创建主要应归功于谁？是国王还是已故的萨阿德·扎格鲁勒①？青年埃及团体的成员是一些忠贞之士，还是一批阴谋家？戏剧的复兴应该归功于谁？是尤素福·瓦哈比还是法蒂玛·鲁什迪？法鲁克王子是按他父王的意旨去意大利留学，还是按英国人的想法，在英国深造对国家更有利？……他们无所不谈。同学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叫喊声。马赫朱卜偶尔插上几句话，更多的时间则像以往一样，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听着大家谈话。过了一会儿，他便走到宽敞的校园里散起步来。上课时间一到，他又回到了教室。放学了，他挽着艾哈迈德·巴迪尔的胳膊走出校园。年轻的记者说道：

"恭贺你乔迁之喜呀！"

马赫朱卜微笑着说：

"同喜，同喜。"

年轻记者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问道：

"你是住在人家家里还是和放荡的女人住在一起？"

马赫朱卜马上明白巴迪尔指的是什么，他很高兴，便神秘地笑了笑，答道：

"天机不可泄漏。"

"她是和你同居呢，还是每天晚上和你幽会？"

马赫朱卜颇为得意地说：

"你知道，久住必生疑呀！"

---

① 萨阿德·扎格鲁勒(1860—1926)，争取埃及民族独立的改良主义者，曾任1924年的内阁首相，华夫脱党的创建人。

记者晃晃脑袋，舔着嘴唇说：

“你真走运！”

二月一天天过去，他饱尝了生活的艰辛，饥饿夜以继日地折磨着他。在漫长的一天里，他的肠胃只有几小时的安宁。学习之余，他还要打扫房间，擦桌子，整理床铺，洗手帕、袜子和汗衫。像一块肥皂、一点灯油、一张纸这些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必需品，他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到。有些日子他不得不一日一餐，饥饿的折磨使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脸色越发苍白，他真为自己担心。他是个除了自己，把世上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的人。他饥肠辘辘、孤苦伶仃地呆在那间朋友们都以为是男女厮混场所的宿舍里。为什么不去求求兄弟们给他口饭吃呢？假如他去求阿里·塔哈，他定会毫不迟疑地解囊相助。假如他求马蒙·里德旺，他也会把自己哪怕仅有的一片面包分给他一半。是什么阻止他这样做呢？是自尊心还是傲慢？去它的吧！他不是否认一切事物、藐视一切价值观念吗？怎么又看重起自尊心、傲慢起来了呢？滚它的蛋吧！他的哲学仍然是一派胡言。什么时候他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呢？什么时候才能像刷掉鞋上的尘土一样抛弃自尊心和傲慢呢？

当学校要求他买一本要花二十五个皮亚斯的拉丁文书时，他为难到了极点。他囊空如洗，一分钱也拿不出，考试又近在眼前，怎么办呢？向哪个朋友伸手吧，他觉得太丢脸，太可耻，特别是他明知借了也无力偿还。怎么办呢？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生活动荡不安。若不是想起母亲的亲戚艾哈迈德贝克·哈姆迪斯，他几乎完全绝望了。有这样一个阔亲戚怎么能绝望呢？是的，父亲对他恨之入骨，常说他忘恩负义，六亲不认，看不起他们，这的确是事实。但贝克的行为并没有错，倒是父亲没有理由生气。不光他的亲戚，所有像他们那样的人都是那

样傲慢，他们有权力这样做。若不是乡村那些迂腐的礼节，父亲也不会生气的。然而贝克的傲慢并不会妨碍他以同情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困难，因而慷慨相助。放心地去吧，贝克将保佑你免遭他人耻笑。

十三

他拿定主意要去拜访这位亲戚，碰碰运气，于是便离开了房间。为了打扮自己，他不惜破费，花了整整一个古尔什①，也就是一顿饭钱，到街上熨了红毡帽，擦了皮鞋。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面黄肌瘦，一脸病态。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这位亲戚的住址：扎马里克区的福斯塔特大街，便大步流星地朝那儿走去。

一路上，他浮想联翩，桩桩往事涌上心头。记忆把他带到了很久以前。那时他才八岁，而他的亲戚艾哈迈德·哈姆迪斯先生不过是福利坝的一个工程师。他一家四口，除了漂亮的妻子外，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塔希娅和一个两岁的儿子。那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艳美绝伦的主妇使这个家庭四壁生辉。当时哈姆迪斯一家还很愿意与阿卜杜·达伊姆一家来往，阿卜杜·达伊姆先生也竭尽全力地款待这家人。每逢他们来访，他都要到市场上买鸡，买鸽，为他们做出一桌丰盛的酒菜。哈姆迪斯贝克夫人也很喜欢他，常夸他聪明、伶俐，让塔希娅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或街上玩耍。塔希娅如今出落成什么模样了？还会记得他吗？这已经是十五年以前的事情了，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岁月的流逝，带走了他那肤浅的记忆。假

① 埃及货币单位，相当于十个皮亚斯。

如他们当时就是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一定会在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痕迹。但是后来哈姆迪斯一家飞黄腾达，越爬越高，而他们仍然是一些无名鼠辈，微不足道。福利坝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对它的记忆也淹没在往事深处。阿卜杜·达伊姆先生仍在希腊公司当职员。塔希娅如今究竟变成什么模样了？还能想起他吗？还能想起他这个当年牵着她的手，在家里、车站上奔跑的少年吗？至于哈姆迪斯贝克，即使再健忘，也不至于忘记他的。贝克一眼便能认出他来，绝不会不理他的。

到了扎马里克区后，他问了路后便找到了福斯塔特大街。这条大街像拉沙德帕夏大街一样宽阔，一样安静，两旁巨树参天，枝桠交错，路面上树影斑驳。他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那一幢幢别墅，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厚的墙，灾祸进得去吗？贤哲们说的是真话呢，还是为了麻醉那些痛苦的心灵？"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近十四号别墅，用一种傲慢的口气、沉着的语调向门房问起贝克，并告诉他自己是贝克的亲戚，特来拜访。努比亚人请他先到客厅等候。他走进一间摆着豪华家具的大房间。他从未光顾过这样的别墅，更不用说进这样富丽堂皇的客厅了。他扫视了一眼客厅，目光中显出惊讶、赞叹和伤感的神情。他从旁边的一扇窗户朝外望去，看见花园的一角，那里芬芳四溢，美不胜收。贝克到底会怎样接待他呢？他会让他夫人也来看看，昔日的少年变成怎样的一个小伙子了呢？他们会回忆起在福利坝的那些岁月并急切地问起他们的老朋友阿卜杜·达伊姆先生吗？他们得知他的父亲正卧病在床，会产生恻隐之心，并意识到他此次来访的动机，从而慷慨解囊吗？多么豪华的客厅啊！会不会有朝一日他也拥有一幢这样的别墅，有求于他的人纷至沓来呢？

这时，他听到脚步声，便朝门口望去，只见贝克正朝他走

来。尽管贝克年纪已经大了，相貌也变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于是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迎上前去，并伸出了手。两人握了握手以后，贝克仔细地打量着他，微笑着说：

“果真是你呀！起初我还觉得这名字挺生疏的，后来才恍然大悟。瞧，都长成大人了，你父母好吗？”

“名字开始挺生疏的，果真是你呀！”马赫朱卜顾不上这些，只是毕恭毕敬地说：

“母亲很好，可是父亲眼下身患重病！”

两人边说边坐了下来。贝克身穿大衣，看样子正准备出门。他背靠着椅子说：

“没关系吧，什么病？”

马赫朱卜用清晰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父亲得了半身瘫痪，现已卧床在家，不能工作，我的处境糟极了。”

他寄希望于最后这句话，所以一说完便偷偷看了贝克一眼，只见他无动于衷，脸上冷漠的表情依然如故：

“真不幸！请你转达我的问候！马赫朱卜，你毕业了吗？”

话题的改变使他很气愤，那冷淡的口气更激怒了他，然而他不得不答道：

“毕业考试在五月份。”

“真不错，预先恭喜了……”

说完，他站起身，说：

“非常遗憾，我正巧有一个重要约会，不能奉陪了。”

青年深感失望，他愠怒地站了起来，内心里暗暗诅咒着这次分别了十五年却持续不到两分钟的会面。他不知道自己来访的目的吗？“我的处境糟极了”这句话还不足以说明他来此的目的吗？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跟着贝克朝外走去。要不要抓住他

的胳膊大声喊："我已经一贫如洗了，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帮我吧！"正当他准备不顾一切地这样干的时候，忽见距他不远处一个妙龄女郎和一个年轻小伙子正不慌不忙地走上楼梯，他的决心顷刻就瓦解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个人。虽然眼前这俊俏的模样和他记忆中的容貌差之千里，但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塔希娅，从两人相似的长相来看，他断定那小伙子就是她的弟弟。他忘了刚才的决心，呆呆地站在那里。贝克微笑着看了看他的两个孩子，然后指着马赫朱卜说：

"这是我的亲戚马赫朱卜先生，这是我女儿塔希娅，这是她弟弟法迪勒。"

互相握了握手以后，马赫朱卜笑着说：

"对他俩，我还记忆犹新呢。"

贝克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说：

"那你们一块呆一会儿吧。"

和他俩呆一会儿吗？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目光，相视而笑。法迪勒一表人材，文雅潇洒，举止不俗，而正因为如此，马赫朱卜一看见他就产生了憎恶的感觉。至于塔希娅，则是个姿色出众、美丽俊俏的姑娘。也许伊赫桑·舍哈泰比她长得更妩媚。然而，塔希娅的典雅端庄、气质不凡，却无与伦比，那种贵族小姐的气派真是活灵活现。看到这高雅生活的活生生的样板，他的心痛苦地紧缩起来。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但她并没有像伊赫桑那样使他欲火中烧，自然也不会在他心中唤起什么崇高的感情，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崇高的感情"。他此时的感情中，对姑娘的赏识和憎恶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接近的愿望和对抗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他感到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占有她，蹂躏她的强烈愿望。他当即决定和他俩呆一会儿。于是三个人坐在宽敞的门厅里，他看看自己一身寒酸相，知道瞒

不过他俩的眼睛，但他却满不在乎。因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够克服害臊和不安，并以藐视一切作为自已的护身符。

这时，法迪勒微笑着说：

“您真的还记得我们吗？先生。”

马赫朱卜平静地说：

“十五年前，我们同住在一个镇子里。贝克当时是福利坝的工程师，我们还在我家的‘花园’里一起玩过呢。”

年轻人惊讶地说：

“那时的事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塔希娅文质彬彬地说：

“我也差不多忘记了……”

这句话使他很难过，为了掩饰心中的不快，他微笑着说：

“那时你俩还小，而我已经八岁了……”

法迪勒笑着点点头，问道：

“你毕业了吗？”

啊，这难道是贵族家庭的老生常谈吗？他答道：

“五月份毕业。”

“什么学院？”

“文学院……”

法迪勒细声细气地说：

“有你这样一个亲戚，真叫我们高兴。”

他马上说：

“能有你们这么两位亲戚更使我三生有幸。”

塔希娅用一种女性特有的眼光打量着马赫朱卜，礼貌地说：

“自从离开福利坝，我们再没回去过……”

马赫朱卜一反常态地局促不安起来，要不要请他俩去看看福利坝，看看他们一起玩耍过的那栋带“花园”的房子呢？然而，法迪勒却替他解了围，他冲着姐姐，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说：

“你就生活在开罗，还去过哪里？你就知道跳舞厅、电影院！”

塔希娅的脸刷地红了，她微微一笑，说：

“你真是个牛皮大王，讽刺专家！你难道不知道，我都逛遍了整个开罗，就连博物馆、金字塔也作为游客去参观过了。”

马赫朱卜忽然想起一个好主意，不安的心情消失了，他连忙说：

“博物馆、金字塔让人都看腻了，你看过新的出土文物吗？”

塔希娅望着他问道：

“新的出土文物？”

他指指自己的胸脯，好像是自己发现了这些文物似的，说：

“开罗大学文物遗址。过了最大的金字塔再步行几分钟便到，那地方人们还不大熟悉，四周围着铁丝网，所有的稽查员都是我的朋友和同学。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

她兴奋地说：

“现在还无法确定，不过我早晚要去的，法迪勒是不是？”

法迪勒对谈话已趣味索然了，他下意识地说：

“当然……当然……”

马赫朱卜起身告辞。当他穿过别墅的花园时，感到和他俩建立某种所谓的“友谊”是可能的。他盘算着，这种友谊一旦建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他也担心，再次访问会不会像这次拜访贝克一样一无所获。

十四

他又回到了福斯塔特大街。一阵不知何时刮起的凛冽寒风扑面而来。树枝摇曳，发出飒飒的声响，风吹打在墙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他那疲惫不堪的身体不禁打了个冷战，全身一阵发抖。对一个饥饿而虚弱的人来说，天气冷得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但他正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对这恶劣的天气反倒茫然不觉了。他想起法迪勒，并把他与自己比较了一番。法迪勒健康、漂亮、富有，而自己则病弱、丑陋、贫穷。尽管如此，他们却是亲戚！塔希娅是个贵族小姐，是自己渴望的那个世界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难道他真能带她去金字塔吗？像她这样的姑娘可以成为一把万能钥匙，打开所有的大门，创造出奇迹。他就这样想了好久，但是，很遗憾，怎么能够沉湎于幻想、而忘了自己眼下的烦恼呢？到哪里去弄钱买拉丁文书呢？又怎么顶得住威胁着他的躯体和大脑的饥饿呢！难道人的脸面比人的生命对食品的需求更重要吗？难道取之于泥土、靠垃圾做肥料的粮食竟成了生活的精华、思想的支柱、理想的真正创造者吗？难道这不足以证明人的本质是龌龊而卑鄙的吗？他加快了脚步。这时，风还在怒吼着，天空中乌云翻滚，碧绿的尼罗河水奔腾咆哮。他愤怒地向四周看了一眼，轻蔑地向地下吐了一口唾沫，好像决心与天下为敌似的。借点钱不好吗？……可跟谁借呢？借了又怎么还呢？下个月的情况决不会比这个月好，说不定会更糟。怎么办？假如他会扒窃就好了，扒窃真是一门奇妙的艺术，对扒手来说，人们口袋里的一切都属他所有。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们深深懂得这一哲理的意义。但是我怎么办呢？再到哈姆迪斯贝克那里，到部里去找他，坦率地向他

求助？这个念头被塔希娅的形象打断了，他怎能让塔希娅这个高雅的贵族小姐知道他是个不幸的乞丐呢？姑娘的确使他动情。他还不至于爱到发疯，像阿里·塔哈那样。这是一种新的恋情，像伊赫桑的恋情一样，既非柏拉图式的恋爱，也未达到狂热的程度。奇怪的是他非常自信，以至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这种自信也许来源于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此外，他和大家一样确信普通老百姓的性功能超过有钱人，他真诚地认为塔希娅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这是他的美梦，天王老子也阻止不了他去实现。饥饿使他对这一美梦的追求更加疯狂，使他的学习成了一场苦战，使他夜不能寐，饱受煎熬。该死的拉丁文书！怎么弄到钱呢？

十五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哈姆迪斯家之行在脑海中产生的幻想已烟消云散，一个新的念头猛地跳出来，他决定去部里找哈姆迪斯贝克伸手求助，哪怕是牺牲与塔希娅和法迪勒的友情。他决定不去上课，为省下往返车费。他连早饭也没吃就动身了。十点整他来到公共工程部，先找到贝克的秘书，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马赫朱卜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候，并对他说：

"我要求见贝克阁下。"

"您是谁？"

"贝克的亲戚……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

秘书打量了他一会儿，便进去了。马赫朱卜心里捉摸着贝克会说些什么，盘算着自己该怎么说话。不一会儿，秘书回来了，他一边在办公桌前坐下，一边说：

“贝克正在主持协商会议，你最好改天再来，”

这个答复使他措手不及，感到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似的。他只好恳切地说道：

“可是我有重要事情找他。”

“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一定能见到他，但不是今天。”

“我可以等他一两个小时。”

秘书不耐烦地说：

“那你就傍晚再来吧！”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大楼，让电车把剩下的几文钱都吞掉吗？要不就让贝克和他的协商会议见鬼去吧！他知道，如果想见贝克，就得在城里等到下午，节省下车费。他终于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了，便来到艾资哈尔广场，找到了一家蚕豆店，吃了一顿三个星期来千篇一律的饭食。吃完饭，他向尼罗宫路走去，准备在尼罗宫路的花园里打发掉这漫长的时间！这天天气很冷，空中乌云密布。他气急败坏，低着头直往前走，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混蛋污辱了我的人格！这个混蛋污辱了我！”尽管这样，他还不得不再去求他。他是敌人，却又必须与他友好相处，这点痛苦是老天对他的考验。他用手摸了摸滚烫的前额，心里说：“我决不哭，我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不管饿得多么厉害，我也不会像懦夫一样呼天喊地。”他终于走到公园，在公园里，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百无聊赖。过了一会儿，他的四肢开始发冷，胃部也隐隐作痛。他胆战心惊地自问，这些倒霉的日子会不会给自己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痕迹？想到这儿，他那苍白的脸上愁云满布，眼睛里流露出痛苦不安的神色。才过去半个小时，真不知怎样才能挨到天黑？他在尼罗河岸边的一条路上走着，当他走进安达卢西亚公园后门时，一眼看见两个姑娘谈笑风生地正朝他这边走来。他无意中瞟了

一眼，认出其中一位是塔希娅·哈姆迪斯！她只顾和女友交谈，根本没注意到他。然而，她的突然出现却在他心中掀起了波澜。他的思绪中断了，把贝克及其协商会议、自己的痛苦和饥饿统统忘得一干二净。心中只想着一件事：与她相会。他连自己寒酸的外表，以及一位陌生姑娘的在场都不顾了。他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身上那件松鼠皮大衣。这大衣显示出她贵族小姐雍容华贵的气质。也许她觉察到了他的目光，便朝他看了看。这时他们相距只有几步远了，他走上前去，向两位姑娘俯首致意。塔希娅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脸色也转成绯红。她扫了马赫朱卜一眼，向他伸出手去，向他和自己的女友互相作了介绍。三个人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他方才只是一时冲动，现在却又无话可说了。他只好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

“阁下全家安好吧？”

她用天生细柔的声音答道：

“很好，谢谢。”

这时他一下子想起了大学里的出土文物，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话题，不知所措的感觉也就消失了。他说：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你，我们上次的约定！”

她皱皱眉头，诧异地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

他用嗔怪的口气说：

“出土文物……大学里的出土文物啊。”

“啊……不，我没忘。”

“什么时候去呢？”

“什么时候？”

“是啊，我们还是说到做到吧。本星期五下午怎么样？”

她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建议切实可行，便说：

“好吧。”

“法迪勒贝克呢？”

“我来告诉他吧……”

“让我们定个时间吧……”

“我们不想麻烦你，你说几点吧。”

“下午四点，吉扎广场公共汽车站前。”

他们相互道别后就分手了。他继续往前走，出乎意料的辉煌成就，梦想变成了约会。是的，他注意到她的女友仔细地打量了他的外表，可外表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卑贱的男人不是也有两个女人吗？如果这个男人就是我——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又有何不可！看来和他们的关系完全有可能密切起来，这可不容易。塔希娅是个幸运儿，吉星高照，而且又是一块珍贵、精美的料。天晓得……同时，他也想到，再也不能去乞求哈姆迪斯了，今天伸手向父亲求助，明天又与他的千金在友好的气氛中约会，这太荒唐了。他若这样做了，那么贝克会反对女儿和他这样一个不幸的年轻人约会，像她那样清高自傲的人也不会来赴约了。要么伸手求助，要么如约赴会，两者必居其一，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或者他已不知不觉地选择了后者，求助贝克这扇门在他面前已经堵死。费了半天劲一无所获，他感到很为难。“怎么办呢？哪儿去弄钱呢？”他惶惑不安，忧心忡忡，不觉加快了脚步。想来想去，他想起了萨利姆·伊赫希迪先生，一双金鱼眼猛然亮了起来。对，他是我的老邻居，既不是马蒙·里德旺，也不是阿里·塔哈。向他伸手不会有失体面。为什么不去找他呢？真是个好主意。现在还不到中午，从这里走到教育部最多只要半小时。别犹豫了，去吧。于是，他向教育部走去。

十六

他向行人打听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秘书萨利姆·伊赫希迪先生的办公室。有人告诉他，此人现在是部长办公室主任，并领他来到办公室。只见门口站着一位高个子、宽肩膀、长着满嘴胡须的听差。他请求代为通报，听差进去了一会便回来了，瓮声瓮气地说了声"请"。办公室里男男女女坐满了人，职员们围在伊赫希迪办公桌前，向他呈递着各种文件。马赫朱卜看了看周围的人，心里直嘀咕：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能走光呢？什么时候才能轮得上他说话呢？伊赫希迪威严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时而批评，时而指责，时而训斥，职员们则战战兢兢地忙着解释，说明原因，为他们自己辩白。不一会儿，职员们拿着文件，陆续离开了办公室。职员们走光了，主任才注意到他，向他伸手致意，并招呼他坐下，然后又把脸转向来访的人。他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津津有味地把烟吐出来，神色是那样的安宁，脸上带着一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马赫朱卜偷偷瞥了他几眼，发现他一副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样子。早晨一定饱餐了一顿奶酪、乳皮和蜂蜜。显然他身体健康，心安理得地坐在那把宽大的椅子里。马赫朱卜感到一阵恶心，心里暗自嘲笑着：他为什么不把身穿黑大褂满身灰尘的萨利姆夫人的照片挂在这间大屋子里呢？来访者一般都是有求于他的，有的人要求免交学费，一位女士恳求把她女儿提升到五级，另外一个人要求把他的一个亲戚调到开罗，因为那个人已经在乡下工作了整整二十年；还有一个青年人请求他允许会见贝克，以便当面赠送自己的一篇描写一个五岁儿童生活的作品。他听到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为"贝克阁下"。伊赫希迪则慢条斯

理，傲气十足，装模作样地一一答复了他们。马赫朱卜耐住性子等着贝克单独接见，心中十分烦躁不安。最后房间里只剩下他俩了，伊赫希迪转过头来对他说：

“我的白天就是这么度过的，晚上还要在贝克的公馆里继续工作！”

马赫朱卜心里忿忿地说：“难道要我乞求真主使你摆脱这份工作吗？”他面带微笑，讨好地说：

“能者多劳嘛！”

伊赫希迪晃了晃他的大脑袋。他经常自吹自擂，标榜自己的功绩，贬低别人。谁都知道，他说话刻薄，不分敌友，一概攻击。关于他，有的人说得好：他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不断的工作和吹嘘自己、诽谤对手之上。他心胸狭窄，把一切同他打交道的人统统视为对手，因此，免受其害者寥寥无几。他不在乎人们对他说些什么，好像他内心里宁愿人们把他说得很坏，而不愿人家把他说得很好似的。如果有什么坏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便不屑一顾地说：“树大招风啊！”此刻，他晃着那颗大脑袋，对年轻人说：

“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就听不到污言秽语了吗？不可能……不是现在还有人说，两年没到，伊赫希迪就由六级升为五级了。”

马赫朱卜装作反对的样子说：

“难道制定破格提拔的制度是为了扼杀真才实学的人吗？！”

“表面上，我在部里工作，实际上，我在垃圾堆里。现在，亲爱的，你有什么事要办吗？”

马赫朱卜咽了口唾沫，端端正正地坐好，然后用一种恳求的口吻说：

“萨利姆贝克，你是我的老邻居、老同学。我们有困难时，您没少帮忙。贝克阁下，我父亲现在卧病在床，全家人生活十

分困难，我已经囊空如洗，走投无路了。你能帮帮我吗？”

伊赫希迪用那双圆圆的眼睛打量了他一番，知道他正在挨饿。但他从来没有帮助人的习惯，也从没有过行善之举，更不是那种一看到悲惨的情景便难过的“软心肠”的人。他把年轻人和年轻人的需要看做是影响他的思路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于是急着要把它清除掉。然而，怎么做才合适呢？向他表示歉意？他不愿这样做，特别是不愿向一个无能为力的人表示歉意。他想起了一个办法，便问道：

“你会英语和法语吗？”

马赫朱卜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预料到对方会提出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贝克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他还是答道：

“是的，我会。”

“好，你知道《星星》杂志吗？杂志老板是我的朋友和同学。他也许会看在我的面子上欢迎你的……”

“要让我翻译东西吗？”

“是的，译一些文章和小品。拿我这张名片去找他！我再给他打个电话。请原谅，我现在要去见贝克，把这些文件呈递给他。这个办法不是对你更合适、更有益吗？”

伊赫希迪站了起来，左手拿起文件夹，右手伸向马赫朱卜。不幸的年轻人一边伸出手，一边问：

“这工作能有些钱吗？”

伊赫希迪笑着，两眼显得十分可憎，说：

“也许你听说过记者都很富有吧！而你也能得到你急需的收入……”

说罢，伊赫希迪朝门口走去。马赫朱卜心急如焚，刚想叫住伊赫希迪，向他要一些钱，这时门开了，身材魁梧的听差出现在门口。他只好拿着名片走出了房间，又闷闷不乐、不知所

措地离开了教育部。危机仍然存在，就算真的能在《星星》杂志社找个差事，也是远水难解近渴。怎么办？怎么搞得到钱？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天气却和清晨一样寒冷，他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溜达着，耷拉着脑袋，他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了。他威胁地捏紧拳头，怒气冲天地嚎叫着："全世界都得为这些痛苦付出代价！"他知道事到如今，只有求助于阿里·塔哈和马蒙·里德旺了，可他又不愿意向他俩伸手借钱，他别无良策，只好走这条路了。他一边向电车站走去，一边暗自思量向谁借更好些。两人都是高贵的青年，但他不喜欢阿里，对马蒙倒不讨厌。再说马蒙又是个虔诚的信徒，对这事定能守口如瓶，毫不声张，就是逾期不还，他也会原谅的。

他一到学生公寓，便直奔马蒙·里德旺的房间。马蒙高兴地迎接他，问道：

"你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马赫朱卜说：

"别提了，真倒霉，你兄弟现在狼狈透了！"

马蒙用他那双黑黑的杏仁眼凝视着朋友的脸，见他面容消瘦，神情沮丧，不禁大吃一惊，便用一种充满关切和同情的语气问他：

"你怎么了，马赫朱卜先生？"

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已身无分文，处境十分困难。买拉丁文书的钱，一分也拿不出来了……"

马蒙二话没说就站了起来，走到衣架旁，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里，取出三张十个皮亚斯的钞票，递给马赫朱卜。马赫朱卜接过钱，简直不敢相信，张了张嘴想说句感谢的话，可是马蒙却赶紧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轻轻地"嘘"了一声。

他闷着头走出了学生公寓，连路过伊赫桑家，也不过随意看了一眼。他又满意，又恼火。满意的是，他总算弄到了钱，恼火的是，自己变成了一个欠债的人。

十七

星期五到了，马赫朱卜提前一会儿赶到了公共汽车站。他边走边嘀咕：他俩会如约前来吗？约会时间到了，一辆豪华的汽车停在公共汽车站，从车窗里探出一张俊俏的面孔。他的心怦怦直跳，赶忙跑了过去。车门一开，他便钻进汽车，坐在座位上。这时他才发现，这次来的只有塔希娅一人，他先是感到纳闷，没过多久，便高兴起来。尽管如此，他却装模作样地问道：

"法迪勒贝克怎么没来？"

姑娘吩咐司机开车，然后看着马赫朱卜，不满地说：

"我们是一起出来的，他在路上碰到几个朋友，就下车了，他还让我向你道歉。"

马赫朱卜低下头，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彬彬有礼地问：

"尊贵的双亲大人好吗？"

"赞美真主！他们感谢你给我机会进行这次美好的游览。"

"不客气……不客气……"

她满怀希望地问：

"我们会一饱眼福的，是吧？"

尽管他也是第一次去那儿，但还是信心十足地答道：

"当然……"

两人缄默不语。姑娘的目光开始朝窗外望去，而他却在旁边偷偷地看着她。这是他第一次与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性单独在

一起。在哪里呢？在一辆让人看了眼红的豪华汽车里——他宁肯说这辆汽车让人看了眼红，而不愿说它让人喜欢。他嗅到一股香气，不是那种夹杂着土腥味的汗臭。这香气使他陶醉，使他像个被送进氧气间的人一样感到窒息。他根本不想显得多么高尚而纯洁，他只有一个念头：扑到她身上去。他感到这种欲望正在自己的血液中滋长。他把目光投向窗外，暗自思忖着：法迪勒为什么没来呢？是看见了一个漂亮姑娘去跟踪了呢，还是塔希娅故意把他甩掉了？想到这儿，他心荡神驰。他想：他俩血液相同，正像人们常说的"血相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假如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话，那她就会看到一些她所喜欢的有趣的东西！司机呢？没关系，他不能想象一个阔佬会有纯洁的品质。这些司机无疑受过训练，能守口如瓶。……对……对！否则，她为什么单身一人前来呢？俗话说得好：一男一女在一起，必有魔鬼在其中。这魔鬼在哪里？他要拜倒在她面前，亲吻她的双脚。既然魔鬼也有奴仆，那么，他的忠诚就不能赢得魔鬼的欢心吗？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想和她谈点什么。便问：

"小姐在念大学吗？"

她摇摇头，莞尔一笑说：

"大家闺秀学院。"

他高兴地说：

"太好了……好极了！"

塔希娅向他问道：

"获得学士学位后，你打算干什么？"

这下可把他问住了。同学们都在痛苦失望地谈论着前途，从前的毕业生都在政府各部门工作，空有一张文凭，只能屈尊当个八级职员。这时，他凭着厚颜无耻的天性，他摆脱了忐忑

不安的心情。他明知自己是在骗人，却还是满怀信心地说：

"只有两条路可选择：投身政界，或者攻读博士学位，将来留校任教。"

姑娘微笑着说：

"真好……"

她为什么说这话？是嘲笑他，还是出于无知？他想试探一下，便问：

"你看哪条路更好？"

"我？这是你自己的事呀……"

他诡谲地说：

"你亲戚的事，就是你的事嘛……"

她脸一红，说：

"政界更好……"

他仿佛看见哈姆迪斯贝克正去外交部帮他谋一个职位，便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在布鲁塞尔、巴黎、维也纳度过一生该多美呀。"

她笑着说：

"或者是在大马士革、安卡拉、亚的斯亚贝巴。"

两人都笑了起来，然而他却机灵地说：

"这几个首都可不是哈姆迪斯贝克的亲戚去的地方。"

两人又笑了。他满意地对自己说：聪明人一点就通，现在该适可而止了。至于今后的发展，他的心告诉他：这个姑娘不会像没有出现过似的在他的生活中就消失了。天晓得！他并不缺少胆识，也许他的缺点就是胆子太大了，他就这样胡思乱想着，直到汽车驶进通往金字塔的弯道，他才惊觉起来。两人在最大的金字塔的脚下下了车，马赫朱卜说：

“文物遗址在狮身人面像后面不远。”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漠里费力地走着。此时正是傍晚，天气有点冷，但却晴朗，还有阳光。在阳光下，他的衣服显得既不雅观也不漂亮。他不安起来，自我解嘲地想：“也许她心里在想，为什么大使阁下没有穿大衣呢？”他们走了二十分钟后，便看见四周围着铁丝网的文物遗址。马赫朱卜小声道：“我们到了。”

马赫朱卜来到警卫身边，请他将一张纸条交给遗址的稽查员。警卫回来后，便让他俩进去了。在里面，他俩见到了那位稽查员，一位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他是马赫朱卜的朋友。他对他俩的来访表示欢迎，还道歉说：

“你们会看到一些已经发掘完毕的开放点，可是我因公务缠身，不能陪同二位前往了。我想你们也不需要导游。”这时，马赫朱卜赶紧点头表示赞同。“好，你们看，那是太阳庙，是著名的斯芬克斯古庙的一部分，旁边是桑弗尔王子陵的后殿……”

马赫朱卜心想：“今天我俩是命中注定要一直单独呆在一起了，如果真主的一切哲理都是这样，那我也成他的信徒了。”他带着天生尤物来到太阳庙，走下新建的阶梯后，便是一个大厅。大厅地上铺着花岗石，旁边矗立着两排石柱，没有天花板，没有什么值得一看或令人惊奇的东西。姑娘漫不经心地向四周扫视了一眼，马赫朱卜的失望并不亚于她。但他故意夸大这次参观的意义，说：

“你瞧这些柱子，历尽多少年代却依然矗立着！”

她微微一笑，讥讽地说：

“假如它们荡然无存，那还看什么呢？”

他指着柱子上的雕刻说：

“假如我们能看懂这些象形文字，便能知道许多令人惊叹不

已的往事。”

“确实是这样！”

“你肯定没有研究过法老时代的历史。”

她摇摇头表示否认。第一处古迹就这样看完了。当他俩快走到庙后的陵墓时，塔希娅问：

“除了这个陵墓，再没有别的古迹了吗？”

他从问话里察觉到一丝不耐烦的情绪，顿时不安起来，赶紧说：

“古迹倒是很多，只是都还没有开放……”

他们走下阶梯，来到一个长方形的小墓室。墓室墙上有浮雕和壁画，由于墓室太长，顶部显不出有多高。他俩先看了看墓室的全貌。马赫朱卜的眼睛盯在壁画上，低声说：

“我们来看看壁画吧。你瞧，这颜色多鲜艳……”

他俩从入口附近的那堵墙看起，墙上画的是一幅墓主的全家像。墓主在右，左边是他的妻子，中间是他们的孩子，四周是奴仆们。这堵墙上接下来画的是广阔无垠的田野风光，牛拉着犁在耕地，赤身裸体的农民们正在田间劳动。一看到这些，塔希娅便迅速转过身，向第三堵墙走去。马赫朱卜明白她匆匆走过是羞于看到这些裸体画。他瞪着一双突出的眼睛仔细地看着这些画，唇边掠过一丝冷笑，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此时此刻，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这里只有他们俩。他双眼看着画上的田野，目不转睛地盯着画上的裸体像。两人单独面对裸体像，这一妙不可言的事实使他心荡神驰。看着，看着，他仿佛觉得画上的人都活起来了。生命复活了，热血在奔流，赤褐色的皮肤在闪光发亮，明眸中闪动着撩人情思的火花，他翘首凝望躲到一边的两颊羞红的姑娘。这时他的心跳得更快了，欲火中烧，他想克制自己，却徒劳无益。他想起塔希娅是一个人来的，回

忆起两人在车内的交谈，知道她性情温柔，又想到眼下这阴森可怖的古墓里只有他们两人，以为美果唾手可得。想到这里，他兴奋之极，简直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衣冠禽兽。他怪声怪气地咽了口唾沫，两眼仍然盯着画上那几个裸体的农民，尽管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见：

"你没看见这田野里的……"

她不耐烦地说：

"没什么值得看的……"

他扭过头，耳语般地说：

"你很不耐烦，小姐。"

他跨前一步，站到了她的身边，和她一起欣赏一幅正在揉面的仆人的画像。他好像为了看清某一部分，身体微微前倾，碰到了她的肩膀和右臂。他马上直起了身子，凝视着她的眼睛，声音颤抖地说：

"你什么也不喜欢吗？"

她淡然一笑，坦率地说：

"说真的，这点东西真不值得跑一趟……"

他死死盯着姑娘的眼睛，用颤抖的声音说：

"不过这地方美丽而幽静……"

她注意到了他那颤抖的声音和火辣辣的目光，便垂下了眼睑，看着地面，不安地皱了皱眉，说：

"我们该走了……"

他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一把抓住她的手，她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马上把手抽了回来。他毫不在意，又用力去拽她的手。"我们再呆一会儿吧……"说着，脸上显出一副急不可耐的表情。此时，他已经鬼迷心窍，欲火难熬，他把姑娘粗暴地拉到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抱着她，又伸出滚烫的嘴唇

去吻她，像要把她一口吞下似的。姑娘用右手拼命抵挡着，头扭到一边，漂亮的脸蛋上一股怒气。她冲着马赫朱卜大声叫喊着，声音在寂静的古墓里回荡：

“你疯了！让我……放开我的手……”

他痛苦得几乎发疯，大声央求道：

“别生气，求求你，来，到我怀里来……”

她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疯狂劲儿，一下子挣脱了他的双臂，果断而严厉地喊道：

“站住！别碰我，别挡住我的路！”

她朝门口走去，马赫朱卜只好让开。这两人，来时还是幸福的朋友，回去时却变了样。一个内心里充满了耻辱和羞愧的感觉，闷着头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另一个傲慢地昂着头，俊俏的脸蛋气得通红。他不知怎样弥补自己的过错。沉默的时间越久，失望的情绪越强烈。他悔恨地想：刚才真应该沉住气。看来，像塔希娅这样的姑娘跟捡烟头的姑娘可不一样，不会那么容易搞到手的。也许他的举止还不够文雅，操之过急。假如他装出一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神态，说不定就得到她了。这难以驾驭的欲望真该死，竟使他坐失良机。两人走到了汽车旁，塔希娅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用命令的口吻说：“站住！”

她上了汽车，关上车门，便吩咐司机开车。他目送汽车渐渐远去，直到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他独自一人呆在金字塔脚下，闷闷不乐地站在原地不动，好像执行她的命令似的，然后耸耸肩膀，又恢复了他那藐视一切的神态。他久久地望着金字塔，喃喃地自嘲道：四十个世纪的历史从金字塔顶目睹了我的悲剧！他突然感到一阵愤怒，苍白的脸胀得通红，鼻翼微微翕动。他真想拿起金字塔上的巨石投向开罗城。他开始移动脚步，怒火

仍在胸中燃烧。有什么可难过的？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绝不比捡烟头的姑娘多点什么！是的，然而，他毕竟失去了一个机会，永远失去了塔希娅和她父亲！他思索片刻，耸耸肩，轻蔑地吐了一句：呸！

十八

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马赫朱卜把失败忘在脑后，又积极地活动起来。他拜会了《星星》杂志社的主编。主编让他翻译一些文章，每月可以得到五十皮亚斯的报酬，这样，他每月就有了一百五十皮亚斯的收入，无论如何总算饿不死了，生活也有了保障。他一面学习，一面从事这普通的新闻工作，终日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自己，更没有时间去回味往日的烦恼。一天天过去了，始终没有攥拳头发过火，也没有用嘲笑的口吻愤怒地喊过：呸！当然，每当他准备吃那一顿顿粗茶淡饭，或者看见阿里那运动员的体魄和那幸福的微笑，或者想起自己为弄几个皮亚斯去敲人家的大门的情景时，也会发上一通无名火。然而，除此之外，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三月份到了。气候转暖，微风和煦，天空开始脱下寒冷的冬衣，迎接春天的温暖和芬芳。到了四月，太阳便像个暴发户似的，洋洋得意。一刮起风来，天空尘土飞扬，昏天黑地。五月一日，他照例收到父亲每月的来信，信上说：他把能省下的最后一镑钱给了他，祝他圆满成功。然后又说：从现在起，就该儿子帮助家里了，他实在太需要这种帮助了。父亲还向他报喜说，不久，他就能够活动了，也许可以拄着拐杖走路。虽然信中说的都是老生常谈，但他还是没能克制住心头的怒火，他

又回忆起那些难熬的夜晚，那些饥饿、梦呓的夜晚，他嘴里不断地唠叨着：如果父母如何如何，我便如何如何……

五月初进行了考试，还没到下旬成绩便公布了，同窗四年的四位好友都通过了考试。这次考试对马赫朱卜来说，不只是一次毕业考试，而且是他摘取十五年奋斗果实的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因此他倍感欢喜，从心底里松了一口气。但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因考试成功而获得的喜悦是短暂的，甚至过不了发榜的当晚，一到第二天早上，他就将陷入新的苦恼。他一脱去学生装，就要独自面对——特别是像马赫朱卜这样处境的人——一个包含着一切幸福的机会和不幸的坎坷的、被称作前途的巨人。四位好友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学校俱乐部里聚会，他们不断听到一些有门路、有关系的同学在某个能人的帮助下进入政府机关的消息。他们一谈起前途就议论纷纷、牢骚满腹，时而乐观，时而悲观。艾哈迈德·巴迪尔总是放心地说："我生活的道路不会改变，我也不去寻找新的职业，昨天我是大学生兼记者，今后我要专心致志地干我的新闻工作。"马蒙·里德旺还不知道，他将被送到法国去留学还是在埃及深造？然而，不管怎样，他的目标始终是一个：传播伊斯兰教。有一次，他问朋友们：难道我们不能在穆斯林青年会开始我们真正的战斗吗？通过斗争，我们将清除掉伊斯兰教沾染的异端邪说的灰尘，恢复它的朝气。我们可以通过青年会发出号召，这种号召会很快传遍整个阿拉伯东方和穆斯林世界！而阿里·塔哈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面临着几种选择。他打算搞政治，但这必须是他所理解的政治，而不是其它人所理解的政治。假如他找到了一个具有社会原则的政党，便会毫不犹豫地加入进去，可是这样的政党在哪里呢？是等到社会党诞生后再参加呢？还是从现在起就开始号召建立这种政党？当然等待更容易，也更明智，

因为在一个无人关心宪法和条约的国度里主张社会改革是徒劳无益的。也许最好再稍等一段时间，使他的知识、学问臻于完善。当然，他既不对找职业抱有希望，也不会拒绝送上门来的工作。

只有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一人焦虑不安。什么伊斯兰教、政治、社会改革，他都漠不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避免饿死，找到一个能使他有大饼吃的职业。如果他找不到职业，那么饥饿将不仅威胁他自己，还将威胁他的父母。他并不怜悯他的双亲，只是怕他俩找他的麻烦。怎么办？他确实没有门路，而没有门路是进不了政府机关的。想来想去，毫无办法，只好先给父母写封信，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寻找职业，希望不久便对父母尽孝。此外，他还说明了自己面临的困难。这时候，法国哲学教授已推荐马蒙·里德旺到巴黎大学留学，并介绍阿里·塔哈在图书馆工作，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准备硕士论文。马赫朱卜听到这些消息，暗暗把自己的命运与两位朋友的命运做了比较。明天，马蒙这个西部地区最贫穷的村庄的儿子将奔赴巴黎，阿里将安安稳稳地坐在学校图书馆里，准备他的硕士论文，并与伊赫桑订婚！……太好了……好极了……可他该怎么办呢？二月里那倒霉的日子还会卷土重来吗？他到图书馆去找阿里·塔哈，他已上任一星期了。他估计会看到阿里兴高采烈的神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一丝高兴的样子，他甚至觉得阿里一反常态，无精打彩，这使他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以为阿里是用外表的冷淡来掩饰内心的喜悦。年轻人像以往一样微笑着接待他，两人谈了很久，阿里表示他不想再干这个工作了。他说：

"这是等待和思考的阶段，我总会找到一条投身于公共生活的途径。适当时候，也许我会选择新闻界的。"

马赫朱卜想起了他在《星星》杂志社的工作和那笔“高薪厚禄”，唇边便掠过一丝嘲讽似的微笑。阿里·塔哈接着又说：

“我准备写篇文章，谈谈‘埃及的财产分配’。”

朋友的抱负使马赫朱卜更难过了。他坦率地问他能否帮忙在图书馆找个工作，阿里把他带到一个人事部门的职员那里去打听。此人说话倒很坦率，他握住马赫朱卜的手，开门见山地说：

“听着，孩子！忘掉你的学历吧。在要求雇佣时不要以此讨价还价。简单地说就是有人给你介绍工作吗？你是某个有权势的人的亲戚吗？你能向某国家要人的千金小姐求婚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我就预先恭喜你。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你就另寻出路吧……”

他失望地离开了图书馆，失败的痛苦使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他听到的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但这些话却激怒了他，仿佛是第一次听到似的。他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地在奥尔曼公园里踱来踱去。唉！假如与哈姆迪斯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唉，假如在逛金字塔那天，没有兽性发作，而断绝了这种关系……为什么他事事不顺？为什么他无缘得到幸福和安宁？饥饿为什么总是窥伺着他，好像除了他再也找不到其它猎物似的……普天同乐，独他无缘。春天来了，桃红柳绿、鲜花盛开，莺歌燕舞，他的四周到处是玫瑰红色的嘴唇在窃窃私语。普天下万民安居乐业，人人喜笑颜开。在奥尔曼公园里，人类、动物、花草、树木同喜同乐。人间尚且如此，天上更充满难以形容的无声的欢乐。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难道他会饿死吗？这个问题看来好像古怪离奇。他自嘲地笑了笑，挑战似地说：“我会饿死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天就会滴水不落，滴水不落！”一个

敢于砸碎一切枷锁的人怎么能饿死呢？一个不相信良心、贞洁、宗教、爱国主义和美德的人怎么能饿死呢？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无耻之徒会忍饥挨饿吗？难道只有那些享受人间荣华富贵的人才可以抱怨吗？如果在《金字塔报》的广告栏里刊登这样一则广告怎么样："本人今年二十四岁，文科学士，什么卑贱的事都肯干，只要能满足个人的欲望，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尊严、贞操和良心。"大人物们会不会拼命抢他呢？可谁来给他刊登这则广告呢？谁肯要他呢？找同学，找老师，找哈姆迪斯贝克都徒劳无益。只有一个人，他本该想到的：萨利姆·伊赫希迪。他并不是那种仗义疏财、乐于助人的人，可除了他还有谁呢？

十九

他认为最好还是到伊赫希迪家登门拜访。因为他在部里的办公室不够安静，谈话不方便。为避免扑空，他选定了星期五上午。这天，他来到穆尼拉区的穆弗达尔先生大街。先生就住在这条街上的一套房子里，他独身一人住在开罗，身边只有一个女厨娘。伊赫希迪先生在一间漂亮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一见面，先生一眼就看出了他来访的目的，但却若无其事地等着他把话说出来。马赫朱卜说：

"请原谅我找到您家里来，因为我知道您在部里工作很忙，不允许您跟人谈私事。"

伊赫希迪冷冰冰地说：

"实际上，星期五我的空闲时间也很短！"

马赫朱卜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却厚着脸皮假装糊涂地说道：

“我已经获得学士学位……”

伊赫希迪鼓励似地笑了笑，不冷不热地咕哝道：

“恭喜……”

青年人激动地感谢了他，说：

“萨利姆贝克，您是我的老邻居、老同学。您博学多才，富有爱国精神，堪为我们的师表。我永远不会忘记是您把我推荐给了《星星》杂志主编，在我的生命和前途濒临绝境之际拯救了我，因此，我是满怀希望地到您这儿来的。贝克阁下，光有文凭而无关系，这文凭还不如一张废纸，能麻烦您帮我找个职业吗？”

听了他这番话，伊赫希迪无动于衷，因为他对这样热烈的谈话已习以为常了。他很瞧不起这个贫困交加的年轻人，根本不愿帮助他。眼下部里是有两个职位空缺，但其中一个已许诺他人，另一个他要收厚礼做交换。马赫朱卜也许有一天会有用，但远水不解近渴。马赫朱卜两只眼睛注视着他，目光中显示出担心和希望的神情。他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已落入这个只顾个人利益的人的手掌之中。见他一言不发，马赫朱卜激动地说：

“我就指望您了……”

伊赫希迪点燃了一支烟，似乎很遗憾地摇摇头，两眼却不露声色。他平静地说：

“我们这里眼下没有空缺呀……”

年轻人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问道：

“毫无希望了吗？”

“不必绝望嘛。在我们这儿找不到工作，但是国家却有许多地方缺人，我可以给你指出一条生财之道……”

他的话并未唤起年轻人的希望，但他只好说：

“谢谢了，贝克，谢谢您……”

伊赫希迪十分神秘地看了他一眼，说：

“我希望你是个现实的人，好好认识一下如今的世道，要知道求人总是有代价的，不是我本人向你要什么，我不过是个介绍人。”

“当然……当然……岂敢……”

伊赫希迪笑了笑，说：

“你如果听我的话，就会有许多大人物来帮助你。”

伊赫希迪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比如说阿卜杜·阿齐兹贝克，你没听说过他吗？”

“听说过，我想他是个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正是……他如今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他的范围在内政部……”

年轻人为难地问：

“怎么向他求助呢？”

“很容易……不过你要知道，凡是他任命的人头两年都要保证拿出自己工资的一半给他。”

如此高价使这个一贫如洗的年轻人吓了一跳！他战战兢兢地望着伊赫希迪，犹豫了一下又发问：

“没有比这条件更好的了吗？”

伊赫希迪像念花名册似的紧接着说：

“著名歌唱家杜拉特小姐……”

年轻人苍白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先生没有在意，接着说：

“她的范围是在铁路、国防部和一些大机关……”

伊赫希迪吸了一口烟，继续说：

“价钱如下：八级职员三十镑，七级职员四十镑，六级职员一百镑，当场付清……”

马赫朱卜失望地叹了口气，想了一会儿，说：

“我看阿卜杜·阿齐兹贝克的条件更合适些。女歌唱家要的钱，我一分也拿不出。如果我有了工资的话，倒是可以让出一半。那么，怎么和他联系呢？”

“现在不行。得等一个半月，待他朝觐归来……”

去他妈的！等他朝觐回来，我还不饿死了。他怕把朋友惹烦了，便低声问道：

“等待就意味着挨饿，我现在怎么办呢？”

伊赫希迪笑了起来，说道：

“你不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你母亲又不是妩媚妖艳的风流女人，我有什么办法呢？”

客厅里静了下来，显然伊赫希迪要结束这次会见了。就在这时，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他很快想了一下，心里说：马赫朱卜将来有可能得到好处，而他本人——如果这个想法能够实现——那肯定可以坐收渔利。便对马赫朱卜说：

“还有阿克拉姆·奈鲁兹夫人。”

“《盲人》协会创始人？”

“是的。”

“她可是个大富翁啊，她的富有常被用来打比方呢。”

“对，对，这位夫人不需要钱，但她却追求名声和赞扬。我可以在某个场合把你介绍给她，然后你应该借助你的笔在《星星》杂志上发表文章。如果你能博得她的欢心，那你的前途就有了保障。她的势力范围很广，触角伸到许多部和许多党派……”

他是想把青年作为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亲信介绍给夫人，然后，利用他为她做宣传。

“奈鲁兹夫人将于本星期日在‘盲人之家’举行一个慈善性质的晚会，你来参加吧。到时候，我把你介绍给夫人，你再写

写这次晚会和它的主持人，然后我们就等着瞧吧……”

“能如愿以偿吗？”

“这也许就取决于你的笔杆子啦！……你要花五十皮亚斯买一张票，因为你不是专业记者，以后你就会知道你这点钱只是你付给杜拉特小姐六十镑的利息，别犹豫了，去吧……”鉴于脸面，他还是没有勇气向伊赫希迪借钱买票。他站起身，和主人握了握手，说了句感谢话，便走出了客厅。

二十

五十个皮亚斯，微不足道的数目，可是怎么弄到这笔钱呢！他留下写字台和书籍，为的是卖掉后，作为在领第一个月工资前的开销。真有一天他能拿到这份工资吗？谁给他门票钱呢？马蒙·里德旺已动身去坦塔和家人告别，然后起程赴欧洲，只剩下阿里·塔哈，要找就只有找他了。

星期六上午他来到学校图书馆，阿里还和以往一样微笑着接待了他，然而，马赫朱卜第一眼就看出他的朋友很痛苦！这已经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阿里·塔哈了，他眼中那快活的目光消失了，他那生龙活虎般的神态也无影无踪了。若是换个场合看到他这副模样，他一定会感到幸灾乐祸的，而今天他却担心这会阻碍他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没看见朋友脸上的表情，问道：

“你的研究课题搞得怎么样了？”

阿里·塔哈心烦意乱地叹了口气，绝望的情绪溢于言表：

“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了……”

马赫朱卜假装同情地皱了皱眉头，心里暗暗诅咒着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厄运，嘴上却说：

“真主保佑你免受伤害，你怎么啦？”

阿里有些神经质，几乎一语道破：

“正如你所见，事情与伊赫桑有关！”

仿佛一瓢凉水浇在他脸上，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起来，小声问道：

“你的未婚妻！”

阿里叹了口气，心痛欲裂地说：

“我的未婚妻！”

马赫朱卜更为惊奇，他很想知道一切，便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

阿里再次犹豫起来，把自己的隐私和盘端出吗？他这个人心里有事是藏不住的，再说，过去他也常把自己的爱情故事告诉马赫朱卜和其他朋友，此外，他也急需排遣自己心中的苦闷。于是他用十分激动的声音，绝望地说：

“我也不明白，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百思不得其解，再三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不幸的潜在原因是什么？是谁在暗中捣鬼？生活本来是十分美好的，我们之间的爱情与日俱增，我们的相互了解也日益加深。知道了过去，我们更加相爱；了解了今天，我们心满意足；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频频的相会，加深了我们的友谊，使我们更加亲密无间。”

他沉默片刻，马赫朱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张无精打采的面孔。过了一会儿，一种一吐为快的愿望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

“是什么毁坏了我们的生活？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她开始变了！起初的变化是细微的但却瞒不过我这颗清醒的心，从她的眼里，我看到了不安和困惑的目光，她有时神情恍惚，强装笑容，再也不愿

谈论爱情，并避而不谈我们的希望和诺言。我强忍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我尝到了困惑的痛苦，饱受猜疑的折磨，但忍耐也无济于事，情况毫无变化。后来，我把自己的疑虑坦率地告诉了她，并对她说：如果她有秘密瞒着我，那我们的爱情就会沾染灰尘。然而，她却指责我言过其实，并把她的变化原因归于身体欠安，这使我更加痛苦不堪，我怎能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爱情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夭折？……我又和她约会，可每次约会都不欢而散。后来，她干脆与我断绝了来往。你相信吗？我疯了，我一个劲地跟踪她，到处尾随着她，不停地给她写信。于是她又和我约会，一见到她，我就看见她那副痛苦不堪、羞愧万分的神情。我冲着她叫喊：你若变了心，我就会发疯。"

青年戛然而止，马赫朱卜这时正全神贯注地听着，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几乎使他忘记了自己来访的目的。为了让他把话说完，他装出感慨万分的样子，于是阿里又接着说道：

"我对她说：她若变心，我就会发疯。而她却对我说，这次见面，实际上已经使她发疯了。她还对我说，我们的希望是注定要破灭的，我们应该理智地解决我们的痛苦，应该默认这必然的结局。我怎甘心默认这不幸的结局，而不做任何反抗呢？我能不问缘由地抛弃自己的幸福吗？她说这是她父母的意思，她无法说服父母，已经束手无策了。最后她恳求我同意分道扬镳，不要增加她的痛苦……"

青年凝视着马赫朱卜，半天才如梦初醒，回想起刚才的谈话，他脸刷地红了，说道：

"我跟你啰嗦这么多干嘛？一切都完了，我的希望破灭了，理智对我已无济于事……"

马赫朱卜很纳闷，为什么舍哈泰·土耳基大叔——一个卖烟卷的小贩——要拒绝阿里·塔哈先生的求婚呢？是认为阿里

不配做他的女婿？还是想让他的千金读完大学好养活全家？这时，他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便问他的朋友：

“会不会是一个大富翁想得到姑娘，她父亲就把她许配给富翁呢？”

阿里困惑地扬了扬眉毛，一言未发。这时，马赫朱卜想起了他此行的目的，他想为此铺平道路，阿里的这番自白，使他心中感到非常痛快，无比兴奋。然而，他却用说教者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

“无论如何，你这样痛苦下去不好。说真的，不管你俩绝交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的姑娘无疑都该负全部责任，就当没这回事吧，把一切一切统统抛到垃圾桶里去吧！”

阿里痛苦地说：

“创伤还没愈合呢！”

“这是对热衷于你那种爱情理论的人的一种惩罚。你没看见狗用一种寻欢作乐的方式来作爱吗？我们的不幸都是自作自受……”

阿里仍然沉默不语，说教者却继续道：

“忘掉吧，忘掉吧！你难道愿意变成疯子，让爱情毁掉你的一生吗？”

阿里没有吭声。此时此刻，以往使他憎恨阿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消失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讨厌阿里，也不再那么憎恨他了。他心里想：就算他失去了伊赫桑又怕什么呢？他一直有职业，而且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那个经常使他欲火中烧的伊赫桑，只要他的对手得不到她，哪怕被第三者占有也行。他站了起来，身体向前倾着，一边握住阿里的手，一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阿里先生，兄弟我需要五十个皮亚斯，月底奉还。”

阿里把手伸进衣袋，掏出钱递给他，马赫朱卜拿过钱说道：“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好朋友。”

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图书馆。在路上，他一边拽着左眼上的眉毛，一边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我口袋里才能装上政府的钱呢？

二十一

他一切准备就绪，洗了澡，熨了西装、衬衣和毡帽，又擦亮了皮鞋，刮好胡子，还梳了头。这样一来，尽管他依然消瘦和苍白，但看上去却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早早来到盲人协会之家。这是一幢漂亮的大房子，四周绿树成荫，花园里鲜花盛开。他走进一个长方型的大厅，大厅里有一排排绿色的椅子，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舞台，两侧是阳台的门，阳台俯瞰着花园。比他先到的人寥寥无几。他不声不响地坐了下来，一边用嘲讽的目光打量着大厅，一边暗自思忖着：此行果真能使他进入政府机关吗？来参加晚会的人络绎不绝，迎接他们的是几个如花似玉的美女。他坐下二十分钟后，人便越来越多了。这些男男女女挤在一起，他们身着华丽的服装，佩戴着珍贵的首饰，整个大厅为之生辉，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的芳香。马赫朱卜两只鼓鼓的眼睛扫视着一张张漂亮的脸蛋和那些闪闪发光的前胸、裸露着的后背和高高隆起的乳房，只看得他热血沸腾，忧愁和不安一起消失。他很奇怪，这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天地过去在哪里？这些华丽的服装、珍贵的首饰，只要一件就够开罗大学学生的开销了。这里的女人真多，真漂亮！但遗憾的是，每个女人都被一个或几个男人围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讲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是所谓的穆斯林；仿佛法语

就是"盲人之家"的正式语言似的。他们怎么与盲人沟通思想呢？此时此刻，他心中对这些人充满了仇恨，很想嘲笑他们一番，这并非因为他热心国语，而是因为找到了憎恨他们的理由。他自问：萨利姆夫人的儿子在哪儿呢？他朝门口望去，正碰上一位光彩夺目的女士进来，他一眼就认出了她，这使他想起了往事，想起了福利坝那位年轻的工程师和他的漂亮的妻子。对，她不是别人，正是哈姆迪斯贝克太太，在她后面的是贝克本人，然后是塔希娅和法迪勒。马赫朱卜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家人，眼看着他们朝头排座位走去。他那苍白的脸红了，想起上次金字塔之行，仿佛听到了汽车的关门声，他恨得咬牙切齿，只觉得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产生了，真想一下子扑向这个美丽而傲慢的姑娘。唉，假如这里有哪个美人挽着他的胳膊，从他"亲戚"一家面前走过该多好！他们全家来到这里真是为了行善和怜悯吗？去他娘的吧！应该由他这样一个不受良心、道德约束的人来控制一切。可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一起坐到前排？是在他身着华丽的夜礼服的时候，而不是穿着这身记者装！他还未从胡思乱想中清醒过来，就看见了离他不远处的伊赫希迪。只见他迈着方步，神态自若地穿过众人向前走去，仿佛大厅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他向那些贵族阶层的男男女女频频点头致意。马赫朱卜两眼跟随着他，直到他坐下为止。看着他这副神态，他心中充满敬佩和嫉妒。这才是真正有趣的生活，它可以满足人们所有的欲望。伊赫希迪是他的楷模，是十分优秀的楷模。这时他感到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向右一看，发现艾哈迈德·巴迪尔就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两人热烈地握手，马赫朱卜问：

"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先生？"

巴迪尔看了他一眼，仿佛在说：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报社的记者。"他故作惊讶地回答。

马赫朱卜说道：

"本人是《星星》杂志的记者！"

两人都笑了，艾哈迈德·巴迪尔正想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打算从事新闻工作，幕布便徐徐升起，舞台上出现了一位贵妇人，她前额发亮，一张庄重的圆脸。她虽年近六十，却丰韵犹存。她一露面，大厅里便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她对此习以为常，脸上不动声色，一边向台下的人频频点头致意，一边随手打开一张纸。马赫朱卜久久地凝望着她，然后听到艾哈迈德·巴迪尔低声说道：

"阿克拉姆·奈鲁兹夫人，协会创始人……"

是的！凭直觉他便知道是她。那么，她在他的生活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艾哈迈德·巴迪尔接着说：

"她虽是个老太婆了，却还迷恋着年轻小伙子！"

他知道艾哈迈德·巴迪尔又会像以往一样滔滔不绝了，对此他不胜欢喜，因为谁要想闯入一个新天地，向导是必不可少的。这时，阿克拉姆·奈鲁兹夫人开始致开幕词，她讲话声音平缓、稳重，娓娓动听。她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赞扬了他们心中怀有的善良感情，接着便谈起了盲人协会及其宗旨。她讲话用的是阿拉伯文，差不多每句话都免不了有些语法或发音错误。两个朋友相视而笑，艾哈迈德说：

"她并不难为情，因为这里没人会发现这些错误的……"

马赫朱卜替她辩解道：

"她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她不是在用外文讲演吗？"

接着大家一起观看了莫里哀的名剧《吝啬鬼》里的一场戏，塔尔德夫人演唱了一首举世闻名的法国歌曲，这首歌极大地震

撼了人们的心灵。然后，大家应邀来到举行舞会的圆形大厅。大厅的正面一支意大利乐队已准备就绪。大厅四周排列着一张张桌子。演奏开始，人们翩翩起舞，觥筹交错。两个朋友站在阳台门口，边谈边看跳舞。马赫朱卜还是头一次看跳舞，感到十分惊讶和好奇，舞伴们胸贴着胸，胳膊搂着腰肢，他奇怪这些人怎么能克制住自己的？他真希望自己也加入到跳舞者的行列中去。他那两只金鱼眼不安地打量着一张张面孔，心里直嘀咕：金钱，金钱就是主宰，就是力量，就是世间的一切。他两眼偶然瞥见一个隆起的乳房，那乳头几乎穿透白色透明的连衣裙，他的热血沸腾起来，不禁抬起头想看看那人的面孔，不料看见的却是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太婆。于是他捅了捅朋友，让他看看那位女士，并附耳低语：

"这样的乳房怎么长在这种老太婆身上？"

艾哈迈德·巴迪尔打量了一下那个老太婆，讥讽地笑了笑，说：

"这样的慈善晚会怎么会在酒吧间里举行呢？"

马赫朱卜生气地——也许是假装的——皱了皱眉头，说：

"让盲人们见鬼去吧，酒吧间更好！"

他再次环顾四周，忽然看见塔希娅·哈姆迪斯正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跳舞。这位年轻人身材像马蒙·里德旺一样高，体格像阿里·塔哈一样健壮，似乎一拳便能将他置于死地。想到这里，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便向艾哈迈德·巴迪尔问起他。巴迪尔说：

"助理检查官、屈指可数的网球冠军……"

马赫朱卜叹了口气。此时此刻，假如他能一跃成为伟人，纵然去犯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也会毫不犹豫。是什么阻止他成为这些青年人中的一员呢？是整个宇宙！是宇宙创造了历史，划

分了阶级，分配了命运，使阿卜杜·达伊姆先生成为他的父亲，使福利坝成为他的出生地。这时，忽听艾哈迈德·巴迪尔在他耳边急急忙忙地说："你看阳台！"他回头向阳台望去，只见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把鸵毛扇，扇面遮住脸，一个年迈的男人正向她鞠躬致意。此人刚直起身，马赫朱卜便认出了他，因为他的照片常常刊登在报纸上。艾哈迈德·巴迪尔说：

"这是阿尼斯·易卜拉欣贝克的太太。帕夏很喜欢她。听说她眼下正设法为丈夫弄到一个帕夏的称号！"

一曲终了，人们纷纷走向阳台和花园，两个年轻人也一起走进阳台。艾哈迈德·巴迪尔说：

"在我一开始接触社交生活时，这样的场合常使我无法忍受。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从头到脚地打量我，你的感觉呢？"

马赫朱卜想起了自己这身衣服和那张憔悴苍白的脸，热血一下涌上双颊，然而很快便振作起来，恢复了藐视一切的神情。他声音平静地说：

"在这种场合，我有一种置身于畜生之间的感觉！"

话音刚落，他和哈姆迪斯贝克正好打了个照面。他的心怦怦直跳，朝贝克看了一眼，竭力使自己的目光不带一丝恐惧不安的神色，心里却在想：他见了我会怎么样呢？他可能说什么呢？可能做什么呢？哈姆迪斯贝克已经认出了他，面带微笑地向他伸出手去：

"你好，马赫朱卜！"

他俩握了握手便平安无事地各自走开。马赫朱卜大吃一惊，这么说，塔希娅隐瞒了那件事！这一点他可没有想到。他注意到艾哈迈德·巴迪尔正在第二次问他：

"你认识哈迪姆斯贝克？"

他得意洋洋地回答：

“当然，当然，他是我叔伯舅舅！”

“你怎么没跟我们谈起这门亲戚？”

马赫朱卜仍然沉浸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之中，听到朋友的问话，只是得意地答了一声：

“呸！”

他们下了台阶，来到花园。马赫朱卜一直在寻找伊赫希迪。什么时候把他介绍给夫人呢？有希望吗？他走过一群群男男女女身旁，看到了一些社会名流，其中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彻底的自由派。一个相貌奇特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身体各部分比例失调，体态臃肿，大腹便便，仿佛肚子里还有块肉尚未消化似的，走起路来双腿叉开，好像有什么缺陷，可看起来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无拘无束地与那些大人物交谈，满不在乎地同他们开着玩笑，在他们中间哈哈大笑。马赫朱卜感到很奇怪，便问他的朋友：

“喂，万人通！这是谁？”

艾哈迈德笑了起来，说：

“你怎么连他都不认识？他是阿祖兹·达里姆，本是一位达官显贵，后来因为道德原因而被迫辞职，转而从事自由职业。由于他认识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不久又官复原职，眼下正青云直上，可并未放弃自己的自由职业！”

“两者如何兼顾呢？”

“他那套漂亮的房间就是他从事自由职业的场所，他在家里备有一张赌桌，还有几个胸部丰满、美如天仙的女人！”

马赫朱卜沉思良久，越想越觉得沮丧，感到心烦意乱。在这样的社会里，他怎能鹤立鸡群呢？这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对他的处世哲学了如指掌，他靠自己的胆大妄为是绝对超不过他们的，自己那一套还有什么用呢？像马蒙·里德旺或阿里·塔

哈那样当个学者或改革家难道不更好吗？一个漂亮小伙子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绪。此人体格匀称，眉清目秀，细皮嫩肉，两眼勾魂夺魄，容貌动人，头发油光可鉴。他像只羚羊一样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不论男女，无不为之侧目。马赫朱卜禁不住喃喃地说：

"天哪，他真漂亮！你认识他吗？"

艾哈迈德·巴迪尔微笑着说：

"艾哈迈德·迈德哈特，他名扬四海呀！人们称他是真正的东方明星！"

"职员？"

"在埃及银行工作，一年前毕业于法学院，月薪三十镑。"

"三十镑！是谁为他求的情？"

巴迪尔笑着说：

"靠他自己吹出来的，傻瓜！"

铃声响了，分散在园内各处的人们纷纷回到演出大厅，安静而有秩序地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幕布徐徐升起，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姑娘，他们都是从贵族小姐中挑选出来的。她们身穿漂亮的法老时代的服装翩翩起舞，优美的舞姿宛如一幅迷人的画卷，细腻的表演使观众看得入迷。连艾哈迈德·巴迪尔都轻轻哼起赛义德·达勒维什的歌曲"欺骗埃及姑娘的下流胚们，你们真使我讨厌"。观众对舞蹈家们的精湛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宣布选美开始，这个节目是大家一致关注的节目，也是晚会的高潮，每个人都异常兴奋。台下出现了一阵骚动，裁判们走上台，艾哈迈德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裁判，唇际掠过一丝淡淡的嘲讽似的微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了一两个字，然后折起来，搓成棍状，塞进马赫朱卜的口袋里，说：

"这张卡片先放这儿，等选美结果公布后，再打开看，你会看到上面写着美女皇后的名字！"

马赫朱卜惊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别出声……注意！"

所有的人都朝一个地方望去。主持人叫出第一个选手，她一上台就宛如一颗灿烂夺目、闪闪发光的明星升起在舞台上空，她身穿一件白绸裙，脸上洋溢着恬静、亲切的微笑，然而却没能掩饰住内心的紧张。艾哈迈德·巴迪尔遗憾地说：

"在欧洲，参加选美比赛的姑娘都是一丝不挂！可我们却只能根据外表来做裁决……"

马赫朱卜像往常一样嘲讽地问：

"为什么不选一些行家当裁判?!"

众目凝视舞台，许多人手持望远镜在观看，有些人把自己的看法记录下来。舞台上张张面孔都似花容月貌。亮相、审查，不厌其烦地在继续。比赛结束后，裁判员们开始评议，台下喧嚣声轰然而起，人们议论纷纷，许多人在打赌。不一会儿，委员们又回到台上，宣布胡达·海得尔小姐获胜。全体与会者一致鼓掌，她父亲手拍得最起劲。马赫朱卜从兜里掏出卡片，打开一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获胜者的名字：胡达·海得尔。他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问他的伙伴道：

"这是怎么回事?"

艾哈迈德微微一笑，为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善于认识事物奥妙的能力而自豪。他不想把真情告诉马赫朱卜，而后者却非让他说不可，他无可奈何，只好不露声色地说：

"我也是偶然知道的！两天前，我在金字塔脚下，正巧看见她跟裁判委员会中的记者委员们在一起，你觉得奇怪吗?"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不愿意表示惊讶，于是克制住自己，不满地说：

“不，我一点也不惊奇。挑选职员有人作弊，投标有人作弊，证券交易有人作弊，授予荣誉称号和勋章也有人作弊，连选举都有人作弊，选美女皇后为什么不能作弊呢？”

* * *

人差不多都走光了，马赫朱卜才想起他来的目的。他看见萨利姆·伊赫希迪先生正向门口走去，便告别了朋友朝他走去。先生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两人握了握手，便一起走向一扇门，走进一个摆设豪华的大房间，奈鲁兹夫人正坐在那里与几个朋友交谈。马赫朱卜尽管有些胆量，但仍然担心自己会紧张。他和伊赫希迪来到贵夫人身边，伊赫希迪躬身向她致意，并不慌不忙地向夫人作了介绍：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星星》杂志社记者，开罗大学毕业生，对夫人您开创的伟大的复兴事业不胜敬佩。马赫朱卜也向她鞠了个躬，夫人伸出手说：

“我为新一代人而骄傲。”接下来她用法语说，“容器中装满了脏水，必须吐故纳新。”

马赫朱卜也用法语道：

“千真万确，夫人……”

伊赫希迪曾经亲自或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在报刊上为夫人做过宣传，他希望夫人能把马赫朱卜可能做的事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夫人问年轻人的文化，从事什么专业，有何抱负，马赫朱卜巧妙地做了回答。接着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了，两人便告辞离开了房间。临别时，伊赫希迪说：

“事情就看你的笔杆子了……”

希望的实现真的取决于一篇报道今天晚会的文章吗？在回

吉扎的路上，他一直沉浸在幻想中。这一夜，他像二月份忍饥挨饿时一样失眠了，思绪在幻想和希望的幽谷中徘徊，久久地回味着上半夜那场晚会——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美好生活。

二十二

第二天上午，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踱来踱去，构思那篇重要文章。说些什么呢？怎么开头？如何结尾？经过考虑他列出了一个提纲，并按自己的逻辑找到了一个揭示要点的巧妙方法。他铺开一张纸，在中间从上到下划了一条纵线，每边各有一个总题目：

事实	应该这样写
1—阿克拉姆·奈鲁兹是占领军走狗的千金。	1—阿克拉姆·奈鲁兹一家爱国主义思想的根基。
2—她迷恋青年人。	2—她是个贤妻良母。
3—她讲的是地道的法语、蹩脚的阿拉伯语。	3—她将阿拉伯文化和法国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4—盲人之家是个酒吧。	4—她的慈善计划。
5—被她邀请的人与她是一丘之貉。	5—她的客人与她是诸公同好。
6—被邀者除盲人外对什么都感兴趣。	6—参加者都具有善良的情感。

就这样，文章的几个要点归纳出来了。然后，他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准备动笔。可是刚刚拿起笔，便听见有人敲门——从学生公寓搬来后，这还是头一次——他怒气冲冲地走到门口，打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身材魁梧、身体肥胖的人，他一下子想起此人就是萨利姆·伊赫希迪的听差，不禁吃了一惊，心

里“怦怦”直跳。他用疑问和期待的目光看着来人。只见听差面带微笑，嗡声嗡气地说：

“贝克阁下要你现在去见他。”

“萨利姆贝克？”

“嗯！”

“在哪？”

“他的办公室！”

接着，听差讲述了他怎样按主人的吩咐到了学生公寓，那里的门房又怎样告诉他这个地方。然而，马赫朱卜却一句也没听进去，他一边迅速地穿着衣服，一边想：什么事呢？会不会……这么快吗？……这岂不像变魔术了？这个女人是女皇，是魔鬼，或者是个神仙？唉……真怕找我去是为别的事，使我空欢喜一场！然而，叫我去不为这件事，又为什么呢？……

中午十二点，马赫朱卜一到部里，便直奔伊赫希迪的办公室。伊赫希迪以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态度迎接了他，并吩咐听差：没他的命令谁也不让进。伊赫希迪转过他的三角脸，平静地注视着坐在他身边的马赫朱卜，但这一回他表面的平静却只是掩饰他内心无比激动的一张假面具。他微笑着说：

“请你来是为一件关系你前途的大事！”

正是他所希望的那句话！……不会空欢喜了。他十分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

“文章尚未写完。”

“文章别写了！忘掉阿克拉姆·奈鲁兹吧！眼下有一个十分有利可图的机会，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实正等人去摘。”

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充满了疑惑的表情。他咽了口唾沫，说：

“这还得靠你帮忙。”

伊赫希迪略一停顿，用对方觉察不到的目光巧妙地观察了一下他的脸色，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开口说：

“我给你找到了一个职业。”

他没吭声，脸色由白变红。于是伊赫希迪接着说：

“六级！”

“六级？”

“秘书。”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喘了口气，又问：

“谁的秘书？”

伊赫希迪没有理会朋友焦急的心情，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便答非所问地说：

“善于利用良机者自有宝藏，面对良机迟疑犹豫者徒有悲伤。你还记得几年前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怎样使我国积压的棉花销路大开吧！”

年轻人心急如焚，斩钉截铁地说：

“我决不会犹豫，贝克阁下！”

伊赫希迪看到马赫朱卜心情急切感到高兴，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安定了些，于是又说：

“我曾对你说过，如果你肯有所奉献，便能有所得！”

奉献？他有什么能奉献的呢？……他感到大失所望，两眼顿时黯然失色，垂头丧气地问：

“可是……可是我给人什么呢？”

“在机会的市场上，金钱并不是唯一的货币。”马赫朱卜长叹了一口气，“人的本性中有些不是用金钱可以估价的。问题很简单：你是一个有胆量、有福气又聪明的年轻人呢？还是那种被幻想抛到生活的彼岸，像粪土一样被鸵鸟践踏在脚下的人呢？”

年轻人两只凸眼露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摘下毡帽，摸了

摸卷曲的头发，然后很快把帽子戴上，说道：

“我希望能让您满意……”

“所以我才请你来，我的眼力没有错！”

他瞪大眼睛看着马赫朱卜，问：

“你愿意结婚吗？”

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他根本没想过结婚的事，于是他一声不吭。伊赫希迪一直注视着他，并用嘲笑的口吻说：

“该我催你了！”

“能否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

伊赫希迪轻蔑地耸耸肩，说道：

“我本以为你的愿望最强烈。为什么还要等呢？新郎成千上万，但必须今天选中一个……”

“今天？”

“而且是现在！”

马赫朱卜叹了口气，然后鼓起勇气，回答道：

“那么，我同意……”

伊赫希迪诡谲地笑了笑，说：

“这是良好的开端，但并不就是一切！”

这个魔鬼要干什么？看来事情并不像他开始料想的那样，结婚不是一切，这个“一切”包含什么呢？这时伊赫希迪那令人厌恶的声音又传到他耳朵里：

“但是我很欣赏你的勇气和处事果断的性格。工作就在我们这个办公室，是我几个星期前的工作，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秘书！”

真奇怪！他能相信吗？难道真是时来运转，福从天降？伊赫希迪为什么选中了他？他并不是宽厚仗义之人哪？他要求他——作为这个职业的代价——结婚，这是什么样的婚姻？是的，

这是什么样的婚姻呢？他掩饰住心中的疑虑，兴奋地说：

“这幸福真像梦一样，愿真主报答您！”

伊赫希迪笑了笑，更加放心大胆地说：

“让我来谈谈你的妻子吧！”

“妻子”两字在年轻人的心中引起了震动，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伊赫希迪，仿佛在问：她是谁？什么模样？我和她结婚是什么意思？伊赫希迪说：

“卡塞姆贝克圈子里的一位千金小姐。”

圈子里！年轻人惊讶地问：

“他的亲戚？”

“差不多！她是他的朋友！”

马赫朱卜假装糊涂，咽了口唾沫问：

“是近邻，还是世交？”

伊赫希迪简单而轻蔑地说：

“差不多，贝克阁下就是她的男友！”

真相大白，他也明白了他们的意图，知道了这个值得骄傲的职业的代价。伊赫希迪派听差去叫他，并不是看他的面子，而是想乘人之危。想到这里，他恨死了伊赫希迪，可光恨也没有用处。他脸胀得通红，头阵阵发热，只好求助于自己那大胆、藐视一切和放荡无羁的性格。是啊！害什么臊呢？有什么难过的呢？你相信婚姻，相信贞操吗？你感到伊赫希迪坦率的谈话是对他的侮辱吗？生活正在考验他的处世哲学，以便通过具体的实践来证明他的哲学是奇谈怪论还是信条与行动。消失吧，不安！平息吧，愤怒！就让他像谈论巴西的气温那样谈谈那个堕落的妻子吧。他又恢复了藐视一切、嘲笑一切的神态，向他的朋友问道：

“处女？”

伊赫希迪微笑着说道：

“过去是！”

两人沉默了片刻，马赫朱卜那张苍白的脸依然涨得通红。伊赫希迪接着说：

“你不要以为大人物都是完人，贝克是真心实意地要改正错误。在这方面，你若能与他合作，便会赢得他的欢心，你也就前程似锦了。做这种事需要有宽大的心胸、广泛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假如你反其道而行之，那你我就只好分手了。不要以为我有求于你，愿意接受我的条件的人数不胜数，但我宁愿让你跟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因为我知道你又聪明又忠诚，再说我们还是老邻居。六级可是一笔财富呀！……”

这下他明白了伊赫希迪派听差叫他来的目的了。他是想为主子效劳，博得主子的欢心。说不定，他若没能为贝克蹂躏过的那位姑娘找到一个好丈夫，将不得不自己去做替罪羊，这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值得考虑：秘书的职位、六级的待遇。值得为此作出牺牲吗？为什么？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吗？……根本没有。他相信人们所说的尊严吗？去它妈的吧！他用最后这句话概括了所有一切。他应该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犹豫不决就意味着他还不是自己信仰的人生哲学的信徒。去它妈的吧！忘了那些饥饿的夜晚了吗？忘了焖蚕豆了吗？忘了在开罗大街上像乞丐一样东碰西撞的生活了吗？阿里·塔哈在图书馆，马蒙·里德旺已赴巴黎，还犹豫什么呢？哈姆迪斯贝克甚至不愿跟他坐上五分钟，还犹豫什么呢？塔希娅——想到她就怒火中烧——竟把他关在汽车门外，还犹豫什么呢？他拽了拽左眼上的眉毛，抬起眼睛望着他的朋友，问道：

“她是谁？我想知道一切！”

伊赫希迪说：

“到时候你都会知道的，你决不会遗憾的。”

马赫朱卜轻蔑地扬了扬眉毛，说：

“但愿如此，那我何时上任呢？”

二十三

萨利姆·伊赫希迪满意地松了一口气，边说边站起来：

“来，我把你介绍给贝克。”

他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紧跟着伊赫希迪走进一间豪华的办公室，一进屋就看见了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的贝克。两人恭恭敬敬地走近办公桌。他发现伊赫希迪谦恭地向贝克鞠躬致意，他也鞠了个躬。此人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仪表堂堂，衣冠楚楚，修饰得体，留着一撮漂亮的小胡子，一看外表，便知是个情场老手。伊赫希迪把马赫朱卜介绍给他，并夸奖了他一番。贝克很有分寸地对他表示欢迎。接着问道：

“你是今年毕业的吗？”

马赫朱卜做了肯定的回答，贝克又说：

“希望你能使伊赫希迪贝克先生满意。”

然后，他向马赫朱卜伸出手，表示会见结束！贝克故意使这次会见成为一次正式的会见，以免这个青年忘乎所以，头脑发热。马赫朱卜回到伊赫希迪房间，看见伊赫希迪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态，感到怒不可遏，但这种表情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不管怎样，他还是满意的。他彬彬有理地问：

“我什么时候走马上任？”

“这很容易，今天就起草任命报告，几天内便能办妥，不过你要准备一些必要的材料。现在让我们先完成另一件事。”他沉

默了一会儿，又说："今天下午，请到我家来……"

马赫朱卜惊奇地问：

"什么事？"

伊赫希迪平静地说：

"为你订婚。"

马赫朱卜不安地说：

"等到上任后再办这件事不更好吗？"

"为什么？"

马赫朱卜微笑着说：

"好做些准备呀！"

"马赫朱卜先生，还是越快越好，他会给你一笔数目可观的现款，你可以用这笔钱办婚事，并维持到你领取头一个月的工资为止。结婚不用你破费分文，连新房都已准备好，你只需要买几件衣服。"

马赫朱卜目瞪口呆，他没料到一切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鼠夹已准备好，只等老鼠上钩，如今老鼠已经上钩了，那么这诱饵究竟是蜂蜜还是毒药呢？

"不能宽限一个星期吗？"

"今天订婚，好让新娘父母放心。至于婚礼，则可在你上任以后举行。"

马赫朱卜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问：

"新……房在哪儿？……"

"纳吉大街，沙利赫尔公寓，四号房。"

马赫朱卜惊讶地说：

"那是洋人区啊！房租一定很高！"

"这你不用管……"

马赫朱卜吃惊地问：

"这怎么行呢？"

"你老问这问那，太沉不住气了。你知道，先生，这套房间贝克已经包租了整整一年！"

马赫朱卜的思想被搅乱了，他诡谲地说：

"要让我选，我就选埃及人的房子。"

伊赫希迪微微一笑，表示对他的朋友的狡猾伎俩的鄙视。他轻蔑地说：

"洋人的住宅可以杜绝不速之客，如果贝克想去看你，就不用担心有人突然闯入了。"

马赫朱卜朝伊赫希迪望去，只见他正装模作样地看一些文件，他又一次感到热血上涌，心怦怦直跳。不知怎么，他想起了他的同学艾哈迈德·巴迪尔和阿克拉姆·奈鲁兹夫人举行的晚会，仿佛自己正坐在晚会席上，远处，那位记者朋友正悄悄地冲着他指指点点，并和别人谈论着什么。干吗总是怕人说三道四呢？难道就让人们毁了自己的幸福吗？

两者之间，何为最佳？是做个幸运儿，让艾哈迈德·巴迪尔任意去说，还是做个不幸者，使这位记者无话可说？……他生气地皱起眉头。还在犹豫吗？怎么忘了他那可爱的"匹"呢？真是个卑鄙的胆小鬼。他越想越气，看着他的朋友，恼怒地说：

"就这样吧！"

"今天下午，我等你……"

当他走出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一眼看见了对面那个房间牌子上写着的"私人秘书"几个字，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自己说：头上两只角，蠢人看作是耻辱，我却视为贵重的饰物。头上有角，于己无害，可饥饿……我当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做傻瓜。只有傻瓜才会为了所谓的尊严而愤然拒绝职位。只有傻瓜才会为了所谓的某种幻想而放弃自由的享乐。

从而扼杀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理！可我为什么心潮难平，激动不已呢？因为并非是头脑在单独左右我们的行动，头脑在产生出智慧的同时，感觉却遗留下愚昧，应该用智慧来消灭愚昧。伊赫希迪就是我的楷模，这个机灵鬼，他背叛别人，才赢得职位；他甘做老鸨，才飞黄腾达。向前进，向前进吧。

他攥紧右手，挥动着拳头，大步流星向前走去，一丝亮光从他那双金鱼眼中一闪而过。

二十四

下午晡时，他穿上礼服，精心地打扮了一番，便离开住处，朝位于穆尼拉大街上的伊赫希迪家走去。整整一天他思绪难平，想着想着，感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就要结婚了。"仿佛不相信这是真的，报道盲人协会晚会的文章要点的那张纸仍在写字台上！形势变化得怎么这样快？职业的大门已经敞开，他现在正要去付出代价。结婚！不应该对这个字眼望而生畏，它不过是名义而已。多少事我们认为是真理或者是有价值的，其实不过是徒有虚名。婚姻是一种社会习惯，有些国家一妻多夫制，有些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有些国家通奸合法，还有一些国家性自由受到法律保护，没有一个绝对的婚姻法律。鼓足勇气，放开胆子干吧！他一路走，一路想，想起父母，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他感到惶恐，额头渗出汗珠。他仿佛看见了相信他一贯正确的母亲的身影，又仿佛觉得他的父亲——一个善良、倔强、热心的乡下人——就在他眼前。他是瞒着双亲去结婚的，真不知他俩何时才能得知他结婚的事。可是，他俩以后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吗？他那套哲学、他那健全的神经都对付不了这种挑战！……想着想着，他感到父母成了

可怕的阴影，徘徊在他的脑际。不行！必须赶走这个阴影。他现在多么需要头脑清醒，沉着镇静啊！新娘不是在等着他吗？眼前的事实真好似做梦，究竟谁是他的新娘呢？相貌如何？哪家的千金小姐？道德品质、为人处事又怎样？他心里想，她一定是年轻貌美，否则，吸引不了像卡塞姆贝克那样的大人物。无疑，她还是个贫家女，选自己做丈夫便是证明。富有的姑娘是不愁嫁不出去的，名誉只是套在穷人脖子上的枷锁。这种夫妻生活预示着什么呢？明天他对妻子将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她对他又是什么感情呢？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贝克来访，该怎样接待呢？这真是古怪的生活，真是特殊的尝试。明天他的人生哲学和他的力量将要经受检验。他无心左顾右盼，径直朝目的地走去。眼下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他还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困难他也知道如何去克服，像以往战胜所有艰难险阻一样去战胜它。想到这儿，一种信心十足、洋洋得意、自命不凡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迈着坚定的步子一直走到伊赫希迪家门口。伊赫希迪亲自为他打开大门，然后又带他到自己的卧室，问道：

"准备好了吗？"

马赫朱卜显出很自信的样子，微笑着说：

"如你所见，贝克。"

他瞅了一眼伊赫希迪，却没有发现以往那种使他不得不肃然起敬的神态。他感到心里有一种与他作对、藐视他的愿望。伊赫希迪说：

"证婚人一会儿就到……"

马赫朱卜微微一笑，诧异地问：

"证婚人？"

伊赫希迪微笑着说：

"你将进入一个新天地了，老兄。现在我把你介绍给新娘和她父母吧！"

他跟在伊赫希迪后面，心怦怦直跳，眼里既流露出热切期待的目光，又显示出一种好似羞涩和踌躇的神情。他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呼唤着自己那厚颜无耻的本性。他要亲眼看看他的终生伴侣。伊赫希迪先他一步走进屋说道：

"我把你们家的新成员带来了……"

他随后进了屋，两眼落在一张奇怪的脸上。他看到了伊赫桑·舍哈泰。是的，不是别人，正是伊赫桑·舍哈泰·土耳基。他俩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二十五

她不是别人，正是伊赫桑·舍哈泰，然而她已不是阿里·塔哈曾经爱过，并一起订下终身的那个纯洁的姑娘了。新的历史发生在眨眼之间，事情便接踵而来。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她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的一幢公馆前。这幢人称绿色别墅的公馆正位于紧接着吉扎大街的拉沙德帕夏大街路口，这是她往返学校的必经之地。但在那一天，一双漂亮而老练的、贪恋一切青春美色的眼睛盯上了她。姑娘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的目光，心不禁为之一动。此人看来地位显赫，不是帕夏，就是贝克。他仪表堂堂，有一撮迷人的小胡子；他那稍稍偏矮，但还匀称的身材显得威风、潇洒，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她没走几步又回头看了看，发现他正朝她望着，她羞答答地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灼热的目光。这本是一个意大利经理的别墅，几个月前卖给了这位贝克，当时就听说他是位政府要员，人们也常提到他的名字，但是这些她都忘了，她刚到家门口就已经把贝克和他的目

光忘得一干二净。次日下午——也是在她放学回家时——在昨天的老地方，她又看见了贝克。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迎面走来的姑娘。她走过他身旁后，他还盯住她不放。她心里嘀咕着：今天是和昨天一样偶然相遇的，还是有意等候？尽管她的大脑一直在思考，但是她却没有回头，一直朝前走。刚走到拉沙德大街一半的地方，她就觉得有一辆汽车在她的旁边行驶。她向左一看，只见汽车几乎开得与她平行。汽车很漂亮，宛如一幢活动的别墅，透过车窗，她瞥见贝克的两只眼睛正向她投来异样的目光，目光中含着赤裸裸的淫笑和对她的爱慕。汽车缓缓行驶，直到与她并行。她感到十分害羞和不安，便加快了脚步，避开了汽车，走在便道里侧。当她快到大学生公寓时，汽车猛地加快了速度，一拐弯便消失了。她疑窦顿开：原来是向她调情。这使她心中感到喜悦和骄傲，她很想卖弄一下风情——这是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于是轻轻哼起《出租汽车在门口等我出来》这支歌。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那可不是出租车，而是一辆私人小汽车。然而，这是少女的虚荣心所引起的一种纯洁的感情。至于那个漂亮的大人物则并未善罢甘休，甚至一天比一天更加死皮赖脸地缠住她不放。于是她不得不对他表示不满，她板起面孔，两只眼睛对他说：这样做很不合适。可贝克对她的警告毫不在意。一天，她又发现汽车里有一个三角脸、圆眼睛的陌生人坐在贝克身旁。此后，跟踪一直继续，并愈演愈烈。终于，姑娘感到茫然了。她还爱着阿里·塔哈，她觉得应该让这种死皮赖脸的纠缠尽早结束。可另一方面，漂亮的贝克并没在她心中留下什么坏印象。相反，他那狂热的追求和迷人的眼神倒使她心荡神驰。她痛苦地对自己说：贝克虽然人到中年，却比阿里还漂亮，若不是我的心还爱着阿里，那我真不知怎样才能顶住小汽车里那位大人

物的诱惑了！她恼怒地问自己？我该悬崖勒马吗？何时他才能从我眼前消失？何时他才能远离我每天的必经之路？然而，她真的不希望见到贝克了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一刀两断？对此，她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她感到左右为难，在心里为自己辩解道：如果她对他的纠缠感到快慰，那也不过是为使她那女性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对他那崇高的地位表示敬意。后来有一天，当她放学回到家里，父亲便话里有话地对她说："你还没有明白过来吗？"她一阵心跳，两颊泛起红晕，拉沙德帕夏大街上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吗？天哪！他一直都在监视着她吗？她佯装不知，疑惑不解地看着父母。父母两人便一唱一和地说："有一个人，地位不次于部长，甚至于比部长更体面，更富有，你没看见他的汽车吗？没看见他的别墅吗？你还要什么呢？"姑娘厉声问："他想干什么？"舍哈泰·土耳基一反常态，粗暴地说："他想造福于你，造福于我们全家。真主要把你抬高到主人的地位，使你的兄弟们免受饥饿。他的办公室主任，当学生时我就认识他。他对我说，部长要娶你为妻，为什么不呢？你很漂亮，我为人也很厚道，真主诅咒时光。你的嘴要撅到什么时候？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父亲在向你乞求，你母亲在向你乞求，你的弟弟们也在向你大声乞求！"父亲滔滔不绝地说，母亲不时也插上几句。那天晚上，她辗转反侧，左思右想，彻夜未眠。翌日下午，在老地方，那辆汽车驶近她身旁，门开了，她略一犹豫便上了车……

怎么出了这样的事？她不爱阿里·塔哈了吗？不，她还爱他。然而，这种爱还不能使她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还不足以使她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和强烈的诱惑。她嫌贫爱富，负着全家的重担呻吟着。别墅非常漂亮，汽车价值连城。贝克是金银、权势之神。第一次她拒绝了那位学法律的青年，

因为那是第一次。而后她父母便开始喋喋不休地再三要求，并使她从第一次经历后便宽恕了自己的任性，而是把命运操在了自己手中，若不是阿里她早就堕落、完蛋了。然而，她内心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在那个不眠之夜，她想起了与阿里之间的许多山盟海誓和绵绵情话。她在贝克和阿里之间，在现在的丈夫和未来的丈夫之间，在舒适安定的生活和千辛万苦的生活之间犹豫徘徊。嫁给贝克，她和全家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做阿里的妻子，她将面临无法战胜的贫穷和永远难于消除的困窘。想到这儿，她的心怦怦乱跳，她眼含热泪做出了选择。她自我欺骗道：我是为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黑夜来临，迎来的是一个痛苦的姑娘，东方破晓，她已经成了一个殉难者。她对自己说："我爱阿里，但我也爱我的弟弟，我不能只顾自己，把弟弟们都毁了，因此别无选择，我应该听从父亲的安排。真主知道，我并不爱贝克，也不是好虚荣的人。"就这样，她上了那辆一直紧跟在她后面的小汽车。汽车太吸引人了，汽车的主人同样吸引人。阿里·塔哈既是个情人，又是个批评家，他爱她，但他老是摆出一副救星和师长的面孔对她指手划脚。可贝克却是那样迷人，他一表人材，讲起话来娓娓动听，调起情来如痴如狂，让人魂飞魄散。他两只眼半睁半闭，一边凝视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一边和她交谈，她感到全身麻木，如临梦境。舍哈泰·土耳基的耐心得到了真主的报答。一天，来了一辆汽车，从车上卸下一些华丽的衣服。伊赫桑的母亲学着女歌手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唱道："躲开这儿，到我们这里来。"伊赫桑喜形于色，翻动着五颜六色的丝绸，挑了些她喜欢的衣服。就这样，新的历史开始了。接着是几周后的金字塔之游。那天汽车载着高贵的贝克和花容月貌、引人发狂的伊赫桑在路上飞奔。确实，伊赫桑一穿上那身著名裁缝吉里库尔夫人缝制的艳丽的服装并梳

妆打扮了一番，再坐进那辆小汽车，按贝克的话说：谁见到她都会发疯的。那是决定性的一天。汽车在路上抛了锚，两人下了车，贝克说，他在附近有一幢别墅，他提议，在车未修好之前，两人先去那里休息一下。于是他俩朝一幢花园别墅走去。进别墅后，贝克说："她这次光临他的寒舍使他荣幸，应该略表庆祝。"于是他吩咐仆人备好餐桌，摆上苹果和香槟酒。他为她削好一只苹果，递上一杯香槟，说这是香甜可口、不会醉人的饮料。时值黄昏，生命正处于最佳状态。窗外一片葱绿，美不胜收，火红的晚霞染红了天际，鹞鹰扑打着翅膀告别白昼。沙发的靠背好像在拥抱她，她的两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中。几杯酒下肚，她感到微微发热，一种神奇的力量产生了，这种力量使她失去了理智，游荡在幻觉的世界中。那是一个无忧无虑、没有痛苦的世界。男人的甜言蜜语传入耳际，中了邪魔的手指抚摸着她的手腕，弄得她浑身发痒，热血沸腾。从贝克嘴里呼出的热气像针尖一样穿透连衣裙的空隙，刺向她的前胸，刺向她的两个乳房。她用两只软弱无力的胳膊抵挡着，最后绝望了，只好把两只手抱在胸前。

* * *

她两眼露出惊恐万状、羞愧不安的神色，于是贝克安慰她道：

"不要以为我骗了你，我将保障你的前途。今日所言，真主为证……"

二十六

马赫朱卜和伊赫桑的目光一碰到一起，两人都愣住了，谁也

没有说话。马赫朱卜认出她时差点失去知觉，而伊赫桑认出他时不禁目瞪口呆。她想起了阿里·塔哈，想起了学生公寓，想起了她力图回避的往事。马赫朱卜看了看周围，看见了身穿新大衣的舍哈泰·土耳基大叔和一看就知道是他妻子的胖太太，伊赫希迪发现大家很狼狈，便微笑着说：

"也许用不着给你们相互介绍了吧？"

舍哈泰大叔说：

"马赫朱卜先生四年前就是我们的邻居了。"

伊赫希迪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没在这次突然会面之前为他们相互介绍，他说：

"太巧了！俗话说：'相识总比不相识好。'马赫朱卜先生，问候问候大家就坐下吧！"

年青人从茫然中清醒过来。他像机器似的来到伊赫桑和她父母面前，一一问候他们。伊赫桑两眼低垂，表情呆滞地向他伸出手。她本想用一块厚厚的帷幕，把往事遮盖起来，并永远避开它，可是命运把她抛到了一个与往事有密切联系的人的手里，命运好像还嫌对她的惩罚不够似的！伊赫希迪为缓和紧张空气，无话找话，但马赫朱卜却不理不睬。面对眼前这种奇迹，他怎能片刻走神？这就是活生生的伊赫桑·舍哈泰！这就是阿里·塔哈不幸的奥秘吗？怪哉！她是怎样堕落的呢？贝克是怎样把她搞到手的呢？阿里盲目的相信了她！美女都是这样堕落的吗？他对谁也不盲目信任，尽管有时想入非非，却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阿里爱的那个伊赫桑完了，旧日的爱情完了，眼下一个新的伊赫桑正在向他伸出手，一纸婚约将把他俩联系在一起，为了得到她，他曾饱受过痛苦和煎熬。事实不是比幻想更离奇吗？他听到伊赫希迪责怪道：

"你还没醒过来吗？"

马赫朱卜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他，喃喃地说：

“这偶然的巧合太使我惊讶了！”

伊赫希迪微笑着问：

“你是怎么看这次巧合的？”

马赫朱卜毫不犹豫地说：

“这无疑是一个幸福的巧合！”

伊赫希迪像个哲学家似的谈论起巧合来了，伊赫桑的母亲也说了几句。舍哈泰大叔针对这个问题说：“巧合是真主创造，是真主的旨意。”并自以为他的看法一针见血。虽然他们谈得津津有味，新郎、新娘却一直沉默不语，室内笼罩着沉闷不安的气氛。这时门铃响了，伊赫希迪庆幸自己终于从紧张的气氛中解脱出来，于是站起身，一边向外走，一边说：

“诸位，可能是证婚人来了……”

众人的心都猛地跳了起来。不一会儿，一位长老走进屋，后面跟着伊赫希迪。长老先向各位问候，然后乞求真主保佑大家吉祥如意。长老坐在铺垫上，挽起胳膊，把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放在《古兰经》上，开始了他的平凡而重要的工作。舍哈泰·土耳基和伊赫希迪注视着他。马赫朱卜皱了皱眉，为了集中注意力，驱除杂念，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长老。伊赫桑垂下她那双黯然失色、无精打采的眼睛。关键时刻到了，证婚人看着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说：“重复我的话：现在，我愿娶舍哈泰·土耳基先生的千金、一个成熟的处女伊赫桑小姐为妻……”马赫朱卜语调平静、声音清楚地重复了一遍。当说到“处女”这个词时，他的声音颤抖了一下，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听来很刺耳，激起了他内心嘲笑一切的欲望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他回想起与伊赫希迪关于新娘的谈话。当他问她是否处女时，这个无耻之徒鄙夷地答道：“过去是！”是的，她过去是处女，那么证

婚人为什么不写上"她过去是处女"呢？正式证书弄虚作假！他的婚姻也是弄虚作假！他的一生都在弄虚作假！整个世界都在弄虚作假！

证婚人在演说：赞美真主，真主允许结婚，禁止通奸。他滔滔不绝地在说，马赫朱卜却一直在沉思。他心里想：可是贝克却禁止结婚，允许通奸！在他看来，他同意贝克的观点，在婚约上签了字，而实际上是在通奸合同上签了字。在真主和众人面前，他俩成了夫妻！马赫朱卜偷偷看了新娘一眼，只见她两眼通红，热泪盈眶。他揶揄地对自己说：一上来就有雨。这时大家举起了酒杯，互相祝贺。这是一次奇特的婚礼，每个参加者都感到自己是在履行一个繁重的义务，都想尽快完成。伊赫桑的父母心满意足，但并不显得太高兴。两位新人则默默地在沉思，不安和羞愧之感笼罩着他们。当伊赫桑得知要让她嫁人时，她很奇怪，扪心自问：谁愿娶她这样的新娘呢？可她一想起自己的父亲，便觉得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正是她的父亲对她的堕落装聋作哑，把她的终身托付给她的情人，而不是她的丈夫，同她一样的人为什么没有呢？实际上，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一个，他正作为自己的丈夫坐在身旁。她还记得当她还能把握住自己时，怎样拒绝了他的求爱。她对他鄙视。然而，她没有再想下去。"我不是和他一样的误入歧途吗？我们俩都是为了金钱和地位出卖了自己！"她忿忿地想。

是的，他俩终于成了夫妻……

二十七

这一天算是过去了。他的人生哲学用强有力的手臂接受了这次考验。然而，他心中却仍有忧虑，但他并未因此而放松

努力，相反，心中的忧虑使他更想干点什么。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争分夺秒地积极活动，仿佛只有工作才能排解心中的忧愁。他开始准备上任所需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他看到一份由伊赫希迪和他的一位同事签署的证明材料。最使他惊讶的是，那证明说他"品行优良"。马赫朱卜不禁解嘲道：谁为新娘作证呢？

他领到了二十镑钱，用来办他的事。拿到钱时他深感震惊，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小心翼翼地摆弄着钞票，用一种厌恶的目光凝视着一张张票子。这是他头上两只角的代价，每只十镑。在一张纸币上，他看到一个农民的像，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想起了卧病在床、忍饥挨饿的父亲。心想：为什么不在上面印个帕夏的像？或者土耳其的国旗？他自我解嘲地说：这张像宛如他在婚约上的签字！他口袋鼓鼓地来到裁缝店，买了两套衣服料子。裁缝知道这个大学生准是有了公职，因为在四年学习期间，他只在这里裁过一套衣服。出了裁缝店，他又走进百货商店，买了两件睡衣、几件衬衫、背心和几双袜子，还买了一双皮鞋和一顶毡帽。一个新郎该有的都有了，他满面红光，兴高采烈地把买的这些衣物放进一个大皮箱，又幸灾乐祸地扫了一眼他住的小屋。他回想起二月里那些可怕的夜晚，想起吉扎广场的蚕豆铺，让那些倒霉的日子见鬼去吧！要不惜代价，决不让那些日子再重来！苍白的脸应该红润起来，皮肤和骨骼之间应该有肉，巨大的聪明才智应该发挥出来，要永远驱除饥饿的幽灵。鸵鸟为了生存，脖子长的像蛇一样长；狮子为了生存，利爪的杀伤力如炸弹；变色龙为了生存，可变化出各种颜色。这正是他要不择手段而做到的！是的，他的抱负无限远大，野心勃勃，永无止境。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秘书的职位是他应得的报酬。他沉思良久，然后告诫自己说：

小心，小心为妙！随心所欲地干吧！但讲话却要随机应变。这个道理他早就领悟了。如果他赞扬美德一两句，不怕没有人送他一顶品德高尚的桂冠，而如果他对美德公开表示敌意，人们便会对他群起而攻之，为首的便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家伙！还是以伊赫希迪为榜样，每次慈善晚会都去露一下面。那么，为什么不认真考虑一下加入一些慈善协会呢？接着，他想起了自己的婚事！心想：阿里·塔哈怎么得罪了伊赫桑呢？她是怎么失足的呢？多可悲啊！明天阿里知道伊赫桑嫁给了他会怎样呢？阿里会百思不得其解，他决不会相信是马赫朱卜造成了他的不幸。如果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离奇的事实，阿里将怒气冲天，暴跳如雷，用尽所有肮脏、难听、下流的字眼咒骂他。随他便吧！愿怎么骂就怎么骂，愿怎么恨就怎么恨吧！这时，马赫朱卜忽然想起自己还欠他五十皮亚斯，于是决定当天就还给他，他心里有愧，不愿见到阿里，便通过邮局把钱寄去。这件事一办完，他心里坦然了，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割断了与阿里的最后一丝联系，今后不必在意别人怎么想、怎么感觉、怎么做了。他叫来门房，托他把房内的家具卖掉，让他保存寄给自己的信件，并答应把卖家具的钱的三分之一给他作为报酬。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双亲，也许这是第一次想起双亲没有生气，没有动怒，也没有抱怨。他打定主意，以后每月初都给父亲寄两镑钱，有可能增至三镑。

明天，他上午去部里报到上班，晚上带着他的新娘去新房。

二十八

他早早地起了床，吃完早饭便来到部里，在伊赫希迪的办公室里等候。主任九点整才到，两人友好地握了握手，一起喝

了咖啡。伊赫希迪一边收拾办公桌，一边说：

“事情真让人难以置信！你知道吗？提出免除学费的大多数人竟是左派分子！”

马赫朱卜至少在当时并不关心这类事情。然而，他又不能不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道：

“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怎么为自己的申请辩解呢！”

伊赫希迪说：

“这用不着太费口舌，他们只要有一个人哈哈大笑地对贝克说：‘棉花价格下跌，还不够我们受吗？’然后连说带笑，贝克也就批准了！”

接着他开始像往常一样抨击国家的现状、达官显贵和无名小卒们的所作所为。他的嘴里只是没有对卡塞姆贝克说三道四，说不定这也是暂时的。伊赫希迪注视着马赫朱卜，说：

“别忘了你的工作需要机智灵活、处事有方。”这时他又现出他那贬低别人工作和作用的天性。“当然，这个工作也容易做，像玩一样，既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科学，只需要机智灵活……”

马赫朱卜郑重其事地说：

“望你多多指教……”

“我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忠实的助手。所以尽管竞争者很多，我还是为你保留了这个职位。我们的敌人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不要被笑脸所迷惑。一般说，职员们总是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如果这个人有朝一日倒了霉，其他人就悄然离去，而不指着他的鼻子骂，就算走运了。让我们团结一致吧！”

伊赫希迪一反常态地说了半天，马赫朱卜则一直在想着伊赫希迪提出的“团结一致”的主张！他心里想：我虽然落入你的

圈套，但你的助手与你是一丘之貉，像你一样理解"忠诚"二字，这也是你活该倒霉。在贝克眼里，我的地位并不次于你，如果说你是他的小丑或老鸨，那我还是他情妇的丈夫呢！

身材魁梧的听差进来禀报说，卡塞姆贝克已到。于是，伊赫希迪站起身，和马赫朱卜一起来到贝克的办公室。贝克高兴地握了握他俩的手，对年青人的上任表示祝贺，和蔼地说：

"祝你圆满成功，前程似锦！"

伊赫希迪向贝克呈上一些文件，而马赫朱卜却只顾想着"前程似锦"这四个字。俗话说：上司是舅舅，幸运人人妒。对他来说，上司比舅舅更亲近！他偷偷看了看贝克，想仔细打量一下这个俘虏了伊赫桑、并使她丧失了理智的人物。他那古怪的目光好像要看透他心中的奥秘似的。伊赫桑是看上了他的相貌呢？还是看上了他的地位？对她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犯下弥天大罪，却满不在乎。普通人认为十分棘手的问题，他们却不以为然。一切问题、困境他们都不予理睬，转眼间便迎刃而解，不费吹灰之力！伊赫桑是怎样堕落的呢？搞不清事实真相，他将一直困惑不解。贝克并不比阿里漂亮，在年龄上阿里还占着优势。她是怎样堕落的呢？……假如她嫁给了贝克，还可以说她是财迷心窍，然而她……天哪……这些大人物真该死！他们真是无所不能，也许伊赫桑对阿里这个愚蠢的社会改革家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她不过是……一定要弄清事实真相！

他们离开了贝克的房间，伊赫希迪带着他来到"私人秘书"办公室，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年迈的听差。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一头放着一张大办公桌，两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把皮椅，伊赫希迪说：

"真主保佑你！我将通知人事局长，你今天正式上任了。"

伊赫希迪心想：给这小子找个远离部长办公室的工作不是更好吗？他可不喜欢在同一办公室里有一个与贝克关系如此密切的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情况紧急，贝克又急又怕，惴惴不安，而这个职位正空着。要是没找到马赫朱卜，说不定就得由他来当丈夫了。也许时间一长，这个青年会成为他的傀儡的！

房间里只有马赫朱卜一个人了，他兴奋得差点跳起舞来，在转椅上坐了下来，咧着嘴直想笑。他一只手放在听筒上，他还从未用过电话。他左右转动着椅子，心想，无疑，他已经是个重要官员了。明天，他的肚子里会装满肉和水果。让那些说什么“幸福寓于平凡之中”的哲学家们见鬼去吧！贪食病不比饥肠辘辘强吗？

今天和明天，至于昨天，去它的吧！……

* * *

他一个人呆了一会儿，感到很寂寞，便想随便干点什么事。他按了按电铃，门开了，年迈的听差走了进来，彬彬有礼地说：“有何吩咐？贝克阁下。”他的脸刷地红了，贝克这个称呼悦耳动听，尽管他外表装出一副没注意的样子，心里却美滋滋的。他吩咐听差拿杯咖啡来。门刚刚关上，电话铃就响了起来，他的心弦也跟着颤动了。他不安地拿起听筒，放在耳边，战战兢兢地说：

“喂！”

“是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秘书吗？”

“是的，先生。”

“贝克在吗？”

“在，先生。”

"让我和他谈谈，跟他说我是穆罕默德·拉沙德。"

他认为应该去告诉贝克，便把听筒放回原处。但无意中把电话挂断了。他来到贝克房间，毕恭毕敬地说：

"穆罕默德·拉沙德贝克要和阁下谈谈。"

"让他进来吧……"

"他要跟您在电话里谈！"

贝克吃惊地问：

"为什么不把电话接过来？"

他不知如何作答，脸上一反常态地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贝克笑了笑，说：

"把电话接过来。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通过交换台接过来就行了。"

他忐忑不安地离开贝克的办公室，知道自己错了。电话怎么转？交换台又是个什么东西？他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只听见一阵忙音。他说：

"贝克阁下……"

叫了半天，无人应答，只听到连续不断的忙音，他更感到惴惴不安，他担心自己又犯了错误，心中十分懊恼，他没想到打电话还有专门的学问应该学。他很不情愿地叫来听差向他打电话的方法。为防止遗忘，他把一些要点记在纸上。过了一会儿，房间里热闹起来，不同阶层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到来，都要求会见卡塞姆贝克·法赫米。他不慌不忙地接待了他们，他那天生的胆量帮助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使他显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在来访者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帕夏，像这样的大人物，他过去只是从远处看见过他们。帕夏一到，他立即上前问候，随后便请他去见贝克。尽管他表面上装作平静，内心里却在竭力掩饰兴高采烈的心情。白天过去了，他虽然马不停蹄地忙忙碌

禄，心中却感到无比的快乐。连续不断的工作和活动使他忘却了烦恼和忧愁，心情不知不觉也舒畅多了。所以，当他离开部里时，依然精力充沛，仿佛刚从沉睡中醒来。

他已不是早晨来时的那个青年人了，他已经认识了一些贝克和帕夏，学会了使用电话，几十次被人称为马赫朱卜贝克。他更自信、骄傲了，连走路的姿式、两眼的神情都变了样，在这突如其来的喜悦中，他想起了他的亲戚艾哈迈德贝克·哈姆迪斯，他希望有一天，他也来求见部长，那时他会怎样地大吃一惊！像同事一样握住他的手！然后，他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给全家听，塔希娅听后，知道被她关在汽车门外的是一个体面而尊贵的青年。真希望塔希娅看见他与自己漂亮的妻子在一起！伊赫桑比起塔希娅来更俊俏，更妩媚。他还希望在塔希娅端详他的美貌动人的妻子时，仔细观察一下她的表情。

忍耐，忍耐，即使生活开始微笑了。

二十九

当天，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带着他的衣箱和他的一点书，按约定时间来到伊赫希迪家。主任带他来到那套新房，把钥匙交给他，说：

"房间里的一切物品，除卧室的一个小柜外，都是你俩的。"

马赫朱卜明白那是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专柜，脸一下子红了，他真想狠狠踢它一脚！

伊赫希迪又说：

"最好以你的名义重签租约。"

"现在是以卡塞姆贝克的名义吗？"

伊赫希迪冷冷地答道：

“是以我的名义……”

马赫朱卜感到高兴，问道：

“房租多少？”

“十镑！”

马赫朱卜微笑着说：

“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金了……”

“房租由贝克支付，他还将代付厨娘的工钱……”

他俩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每个房间都看了看。这套房间虽小，却美观大方，陈设豪华，这使他大吃一惊。许多家具他都是第一次看见，连名称都不知道。整套房间，三室一厅，进门向右是客厅，穿过客厅，经过一条走廊便来到起居室，起居室里放着一台收音机，房间右侧有两扇门——卧室和餐厅的门，卧室和餐厅外面有一个俯视纳吉大街的长阳台。此时此刻，他不禁想起福利坝的家，想起学生公寓和杰尔克斯大街那栋公寓的顶屋，他感到事实也许比梦想更神奇、更美好。实际上，梦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而现在，他却看见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这些豪华用品，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个家与福利坝的家的差别，也就是伊赫桑与拾烟头姑娘的差别。是的，这两个都是女人，却有着天渊之别。此时，他竟忘了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女人和女人没有差别，伊赫桑、塔希娅和拾烟头的姑娘统统一个样。

临别时，伊赫希迪说：

“明晚新娘等着你！”

他走了，马赫朱卜睥睨地盯着他远去的背影。

第二天傍晚，他动身前往吉扎。在路上，他忽然想起阿里·塔哈，他现在到底住在哪儿呢？他只知道他住在吉扎，但却忘了地址。他仍然信守诺言，还在关心着姑娘吗？他听到她结婚

的消息吗？当她挽着他的胳膊走在路上时，会不会碰见阿里？虽说他什么也不在乎，但仍然感到不安。此时此刻，他甚至想见到阿里，知道一切。他一路想着走到舍哈泰·土耳基大叔家，发现全家人——除伊赫桑外——都在等着他。他知道伊赫希迪已经预先通知了。全家老小：舍哈泰大叔、大婶、六个儿子全身上下焕然一新，体现了卡塞姆贝克的恩惠和关怀！他们热烈地互致问候。舍哈泰大叔吻了他的前额，他也吻了吻岳母的手，逗了逗孩子们，在最小的孩子面颊上吻了一下。坐下后，他开始仔细端详那一张张面孔，发现新娘全家人都很漂亮。她父亲一表人材，母亲风韵犹存，几个弟弟如灿烂明珠。他暗暗思忖：美貌确实是穷人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啊！这时人们开始谈天说地。虽说年轻人此时很想尽快离开此地，却也不得不开怀畅谈。舍哈泰大叔谈到大学生公寓，谈到文质彬彬、勤奋努力的学生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谈到他因为不会吸烟，从来没有光顾过他的烟铺，还谈到他本人——舍哈泰大叔——怎样敬重那些不吸烟的学生，尽管（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这对他的生意并没好处。大叔说：他不准备为女儿举行结婚仪式，因为好丈夫就是真正的欢乐。今天，他没请一个亲戚，他们都是乡下人，以免他们旅途劳累。马赫朱卜觉得土耳基像一个喜欢吹牛皮的人一样在撒谎。这时，他却懊恼地想起自己的双亲。他对大叔说：他已将结婚消息电告了父母，父亲是福利坝有地位的农民，若不是他有病在身，那么今天定会前来为他祝福。伊赫桑的母亲谈起了她的孩子们，特别提到伊赫桑。岳母说话时装腔作势，摇头晃脑，眉飞色舞，这是一个善于卖弄风情、喜欢挑逗男人的诡计多端的女人（对于她在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上的那段风流史，当时他还一无所知）。她问起他的工作，提议给他看手相，预言他将吉星高照，在政府里身居要职。马赫朱卜边说

边听，不时偷偷看一眼那扇虚掩着的房门，似乎在问：要等到何时呢？伊赫桑终于来了，只见她身穿一件白色透明的结婚礼服，头发按照缠头巾的形状编织起来，显得更加乌黑发亮，把她的皮肤衬托得更加晶莹洁白。陪伴着她的是四个女人——据说是她母亲的亲戚——可他对谁也没注意，两只眼睛全被伊赫桑俏丽的姿容牢牢地吸引住了，他那放荡不羁的禀性也被镇慑住了，他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全身，于是咬紧牙关克制着自己。他俩互致问候，四目相交，目光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他感到自己像个步履蹒跚的醉鬼，又回忆起过去的痛苦和他那难以克制的欲火给他带来的不幸。尽管他一向胆大妄为，此时，也不敢相信美丽的伊赫桑已经完全属于自己了。

他想起了贝克，想起他捷足先登，心里便难过起来。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透过白色结婚礼服落在清晰可见的雪白的胴体上，越看心里越难过。舍哈泰大叔不惜破费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请大家入席。众人跟在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们后面走向餐桌。伊赫桑的母亲表面上兴高采烈，内心里却深为不满。她本想好好庆祝一下这个大喜的日子，让街坊一起热闹一番。但伊赫希迪却坦率地告诉她，马赫朱卜无力实现她的愿望，她也深知自己的丈夫比女婿更无能，于是只好作罢。众人一顿美餐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座位上。新娘新郎再呆下去就没有必要了，于是两人起身向大家告别。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先装上新娘的大衣箱，然后由马赫朱卜挽着伊赫桑的手，在亲友们簇拥下，缓缓走下楼梯。乌姆·伊赫桑再也按捺不住，大声呼叫起来，声音传遍四面八方。马赫朱卜的心怦怦直跳，眼皮一阵颤动，妇女们听到欢叫声，仿佛士兵接到进攻的命令一样，齐声欢呼起来，声音此起彼伏，一阵比一阵高，闻者无不为之动情。新郎和新娘登上汽车，这欢乐的气氛使他俩忘记了自己

的忧愁，满面春风，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汽车缓缓开动，他俩一直望着送行的人们，直到汽车经过大学生公寓，朝拉沙德帕夏大街驶去。

三十

他想和姑娘谈谈话，却不知说什么。沉默越久，启齿越难，他索性放弃了这种打算。他仔细打量着新娘，此时，她正望着窗外的街道，后脑勺冲着他。毫无疑问，路上一定有许多双眼睛也在看着她，他们一定嫉妒他独占了这一绝色佳人。想到这里，他心里美滋滋的。但愿哈姆迪斯一家，特别是塔希娅能看见此时的情景。看来塔希娅肯定隐瞒了那件丑事，他可以放心了。他想，哪一天要按传统习俗去拜访一下他的阔亲戚，把新娘介绍给他们。这个念头撩拨着他的心，使他陶醉。此时，伊赫桑的头仍然冲着窗外，他那贪婪的目光投向姑娘柔软的身体，从脖颈、双肩直到高耸着的乳房、纤细的腰肢和两条丰满的大腿。他长叹一声，心里想：我太饿了，连血液都沸腾起来了。出租汽车停在舍利赫尔公寓门前。他拉着新娘的手走下汽车，乘电梯上了楼，然后双双走进房间。门房随后也把提包拿进了屋。他引她来到卧室门前，她却先走了进去，并关上门！他站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退到身后不远的一张椅子前，一屁股坐了下去。关门声使他联想起在金字塔下发生的事情，心里很不痛快。但是他马上为眼前的窘境找到了理由。可他本性难移，自我解嘲道：羞羞答答，倒真像个天真的处女了！想到这儿，他又皱起眉头，暗自思忖着：新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幸福，还是不幸？他并不指望她会把自己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丈夫，他本人也不把她当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妻子看待。她心里一定把他

看做是一个乌龟，正像他把她看做妓女一样。乌龟和妓女结为夫妻会幸福吗？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他并不希望他们夫妻生活具有某种社会意义，也不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互相尊重更不可能，他只希望两人能交流想法，情投意合，互相满足。在他看来，结婚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他希望一种没有猜忌的爱情，让欲望似流水一样任其自然，没有不安，没有苦恼，没有忧愁。他自始至终依赖于他那敢作敢为的天性，靠着这种天性，他已将套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枷锁砸得粉碎。他脑子里这样想着，眼睛却紧盯着那扇关闭着的房门。等着门自己开开吗？要是一直关着，就在这里呆到天明吗？他站起身，来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听不到一点动静。于是，他把门推开，走了进去。屋里漆黑一片，只有阳台那边射来一点微弱的亮光。他意识到她正在阳台上乘凉，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只见伊赫桑坐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胳膊靠着阳台边，眼睛望着大路，对他的到来无动于衷。他站在那里，借着阳台的灯光仔细端详着她，开口道：

"今天晚上真热，是该在阳台上乘乘凉。"

她转过头，迟疑了一下，说：

"是够热的了……"

他很高兴她接过自己的话茬，便拿来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他看了她一眼，她的美貌令他心荡神驰，迷人的身段更使他欲火中烧。一想到今天夜里，再过一会儿，他就要享受这令人销魂的胴体，他便如醉如痴。眼前的景象使他陶醉，仿佛第一次发现。伊赫桑受不了他那火辣辣的目光，低下了头。他一只手伸到她颌下，把她的头转向自己，颤栗地说：

"让我好好看看你漂亮的脸蛋儿……"

两人对视了片刻，他感到心荡神驰，情绪很高地说：

"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奇迹。在此之前，我从没料到机遇会在人的一生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我们的逻辑和一切自然法则都被嘲弄了。也许你会感到寂寞，但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征服它。爱情可以是婚姻的先导，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先导。耳鬓厮磨的共同生活，足以使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你说是吗？"

她动动嘴唇，好像要说话，可是又忐忑不安地不语了，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愈发激动，说道：

"我这话的意思，你会明白的，你会尽力去做到它，那么就让我们为实现它而共同努力吧！我们会看到……"

他心里想：没有爱情，女人便活不下去——这是他通过读书发现的一个真理——她一定在爱着谁。但是，她爱的那个幸运儿是谁呢？他曾认为她爱阿里，后来又觉得她爱的是卡塞姆贝克·法赫米，也许她爱的不是谁，只是金钱。看来，他的幸福就取决于他是否有钱。"也许你会感到寂寞"这句话倒让他说对了，事实确是如此，他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知道，假如今夜他不去纠缠她，那才显出自己富有教养，会体贴人。但是，他抛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一旦他性子起来，那就刻不容缓，无论如何也等不了。于是，他停止了思考，壮着胆子对她说：

"来，进屋吧……"

他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腕，站起身，她也顺从地站了起来。然后，他用胳膊搂住她的腰肢，双双走进了卧室。

三十一

清晨，他睁开双眼，目光首先落在那个贵重衣柜的穿衣镜上，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和睡在身边的宝贝。他枕着双肘，两

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整个身心沉浸在对昨夜的美好回忆中。她仍在沉睡，绺绺秀发散落在丝绸枕头上。多么洁白的皮肤！多么乌黑的秀发呀！看着看着，他心中一阵冲动，用丰满的双唇在她那鹅蛋型的脸上亲了一下。

新生活已经过去一周了，在此期间他学会了饮酒。一开始，他就知道：只有借酒浇愁，他俩的生活才能过得愉快。酒能使他俩把该忘的东西忘掉，无忧无虑，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快乐。以前只是听说美好生活少不了酒，现在总算亲自尝到了。他俩酒量不大，却获益非浅。一喝上酒，他就发现，伊赫桑变得更加温柔可爱，妩媚动人，而他则躺在她的怀抱中，一口口呷着美酒。表面上，生活充满欢乐，实际上却危机四伏。对阿里·塔哈、卡塞姆·法赫米，他满腹疑团，对伊赫桑的心里活动更是不了解。马赫朱卜深深恼恨自己的疑心，狠狠地责备自己，心想：看来就是这股傲气搅醒他的美梦，害得他心绪不宁、胡思乱想。他多次求助于自我解嘲来开脱自己，自言自语地说：别再疑神疑鬼了，把"尊严"二字从你的字典中抹去吧！不要吃醋！振奋精神，为所欲为，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吧！要记住：眼下是对你的人生哲学一次彻底的考验。现在该说"呸"啦！用嘴、用心、用你的意志去说吧！

伊赫桑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她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和永久的归宿。最初的梦想已经破灭，想成为伟大贝克的妻子的希望已成泡影。她发现自己竟然成了这个有两个户主互相争夺的古怪家庭的主妇。她没说"不"字，破罐子还怕摔吗？她认为着眼于现实是明智的。阿里·塔哈唤醒的那颗心已不复存在，卡塞姆·法赫米向她保证过的安宁生活已经烟消云散，只剩下父母从小放任自流的动物本能。也许她想念过阿里·塔哈，怨恨过卡塞姆贝克，打心眼里讨厌过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

姆。然而，她并不允许其中一种感情随意膨胀。她的性格趋向于对一切俯首帖耳，为那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而伤感是徒劳无益的，最好是关心一下现在和将来，尽情地享受吧！凭借别人的力量使自己的家庭应有尽有吧！大把大把地花钱吧！只有这样，她才没有白白做出牺牲。她想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丈夫，她不止一次地想要责难他，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可她不也是一样吗？他俩是彼此彼此，而且非常相似，他们都是贫困和贪心的牺牲品，毁在同一个坏蛋手中，他们多么需要精诚团结，互相合作呀！他俩都在理智地排忧解愁，尽力消除内心的痛苦，对幸福的渴望加上三杯两盏薄酒使他们生活得很愉快。马赫朱卜素来藐视一切，比她更能克服这类烦恼。而她涉世不深，一人独处不免愁容满面。也许她曾怀念过最初对爱情、对体面生活的美好憧憬，正像一个侨居异乡的人，在新家住头一夜时的感受一样。然而她以女人特有的现实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真诚愿望克服了这种病态。婚后第一个星期里的一天，马赫朱卜拧着她的脸蛋，问道：

“你幸福吗？”

她立即回答：

“幸福，赞美真主……”

年青人兴奋地说：

“我们面前的生活道路广阔平坦，机会快来了，让我们跳跃在鲜花丛中，让我们采摘果实吧……”

她莞尔一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玉齿，说：

“跳吧，摘吧。”

“不要相信人们解释幸福的那些陈词滥调。幸福并不寓于生活之中，各种生活的环境都是一样的。幸福实际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意愿，谁想要得到幸福，它就会乖乖地来到！……”

她那双漂亮的黑眼睛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他，于是，他谨慎而谦恭地说：

“你要不愿意，那就请便！……”

她平静地说：

“不必如此。”这时她想起一位诗翁的诗句，顺口念了出来：

“世上何处无芳草……”

他把妻子的手抓在自己手中，好像要对她发誓似的。但稍稍迟疑一会儿，换了个口气说：

“老人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应该离群索居，我们还是投入生活的海洋，尽情享受它的快乐吧！”

他想最充分地享受社会生活的快乐，想把所有的人夸大的社会生活的假像神圣化。他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日益迫切，以此掩饰他生活中那些荒诞离奇的东西。因此，他打算携新娘去哈姆迪斯家串门，借此治愈老的创伤，满足显示自己的欲望。但是，会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障碍呢？

三十二

他拿定主意，毫不动摇，把实现这个大胆的愿望作为打入上流社会的第一步。他觉得最好还是先和哈姆迪斯通个电话，从他的答复中便可得知，精明的姑娘把金字塔之游中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呢，还是一直秘而未宣。他给贝克打了电话，发现对方谈话的语气和蔼可亲，他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了贝克，并坦率地说，他想把妻子介绍给他。贝克对她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马赫朱卜赶忙去把消息告诉妻子，他兴奋而自豪地说：

“让我把你介绍给我的阔亲戚们……”

两人准备在婚后第十天去拜访哈姆迪斯一家。他们为这次

重要的拜访作了准备。伊赫桑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显得更加妩媚。乌黑的秀发、雪白的皮肤、绯红的嘴唇，彼此衬托，楚楚动人。马赫朱卜的身体已经康复了，他满面红光，显得精神焕发。他俩乘坐出租汽车来到扎马里克区。穿过贝克家的花园时，伊赫桑感到有些慌乱不安，而马赫朱卜却泰然自若，面带微笑，仿佛回到了自己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家。在客厅门口，贝克全家——艾哈迈德贝克·哈姆迪斯、贝克夫人、塔希娅、法迪勒——正在恭候，这样的礼遇使他俩受宠若惊。马赫朱卜感到很高兴，他在来之前就相信这次拜访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因为他知道，所有女人都有一个嗜好：观察别的女人，并对她们品头论足。他一眼看出，妻子在主人心中引起了震动，这使他觉得美滋滋的。主宾互致问候之后坐了下来。主人首先表示欢迎他的来访，他们也客套了一番。马赫朱卜那双不安份的眼睛扫了四周一眼，打量着一张张面孔，不知不觉把自己美丽的妻子与塔希娅·哈姆迪斯比较了一番。塔希娅确实漂亮，除了姿容秀美之外，还有一种贵族小姐的气质，然而比起伊赫桑来就差得远了。伊赫桑比塔希娅漂亮，甚至比年轻时的乌姆·塔希娅还漂亮。这家人的眼神证明了这一点，这使他欣喜若狂。他幸灾乐祸地对自己说：古墓的仇，今天总算报了！他觉得应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妻子，于是便指着伊赫桑，大言不惭地说：

"这是大烟草商舍哈泰·土耳基的千金伊赫桑。您不认识他吗，贝克阁下？"

伊赫桑的脸一下子红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她低下了头。艾哈迈德贝克·哈姆迪斯皱起眉头，努力从记忆中搜寻着这个名字，过了一会儿，他用抱歉的口吻说：

"很遗憾，我想不起来了。"他又转向伊赫桑，说："认识你，不

胜荣幸！”

马赫朱卜又指着妻子，笑着说：

“她是我的老同学，我们在大学里认识的……”

贝克和夫人都笑了，伊赫桑也很不自然地笑了笑，马赫朱卜这些胡说八道使她害怕，真不知他何时住口。法迪勒不冷不热地看着新娘，而塔希娅那锐利的目光则一直在盯着她。塔希娅敏锐地觉察到马赫朱卜此行的真正动机，对他更加鄙视，目光中露出对新娘鄙夷和讥讽的神色。这时，哈姆迪斯贝克太太谈起了大学的姑娘们，她说：“想就业的人，才上大学。所以，她为塔希娅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问新娘：

“你上大学时，没想过参加工作吗？”

姑娘真不想开口，担心谎言被人识破，但是，她又不得不回答：

“想过，太太！不过俗话说：任何事情总是有得有失。”

塔希娅巧妙地问：

“改变了生活进程，你不感到遗憾吗？”

在场的人都笑了，马赫朱卜笑声更响，仿佛这句话正中他的下怀。他说：

“真主饶恕我。伊赫桑本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她的聪明才智常常受到哲学教授里苏先生的赞赏，教授一直反对她退学……”

他瞧了一眼塔希娅，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这句话在她心中的反响，只见她正向自己投来蔑视和讥讽的目光。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暗自庆幸。这时仆人端着饮料走进客厅，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客厅里暂时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哈姆迪斯贝克太太又一次挑起了话题。她回忆起许多年前的往事，又谈到如今已长大成人、结了婚、成为一家之主的那个往日的少

年，并感叹岁月流逝，光阴似箭。然后，她问年青人：

“你父母好吗？”

“赞美真主。”马赫朱卜很快回答，心里掠过一丝不快。夫人又问：

“他们没来参加你的婚礼吗？”

“父亲有病，没来……”

夫人祝他父亲早日康复，然后又问：

“福利坝怎么样？”

“还像您知道的那样漂亮……”

“多怪啊！我们从离开到现在还没有回去过……”

艾哈迈德贝克微笑着问：

“你们就在开罗度蜜月吗？”

这个话题使马赫朱卜很高兴，因为这使他又有话可谈了，便说：

“我的工作是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秘书，眼下工作无法脱身……！”

这时塔希娅向他解释了七月份他们仍呆在开罗的原因，她说：

“爸爸一般是在八月份休假，到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欧洲……”说完，她用另外一种口气，一本正经地问：

“你没带伊赫桑太太去参观出土文物遗址吗？”

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目光小心地浏览了一下在座各位的脸色。他看见大家都在微笑，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值得他害怕的东西，便松了口气，定了定神说：

“还没有……”

接着他又诡谲地说：

“等我们最近买了汽车，肯定要去的……！”

她也诡谲地说：

“走着去更惬意……”

哈姆迪斯贝克询问了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近况，并对马赫朱卜说，卡塞姆贝克是他留学时的同学，他会跟贝克说对他多加关照的。这个出乎意料的关系使他不快。他心里嘀咕：假如哈姆迪斯贝克了解他的秘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觉得仿佛有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了他的心。既然这只是一次彼此相互认识的访问，那最好不要耽搁太久，于是他便起身告辞了。

* * *

伊赫桑在回家的路上松了口气，对马赫朱卜说：

“求真主保佑你……”

马赫朱卜哈哈大笑起来，讥讽地说：

“别怕！谎言与真话说起来一个样，但是撒谎却有很多益处。”

“如果我们露了馅呢？”

他不耐烦地说：

“如果……如果……老是如果……‘如果’是个令人失望的虚词，用到句子里，句子就会失去作用，令人气馁，不要再说‘如果’了……”

伊赫桑笑了笑，说：

“贝克太太真是位可爱的女士！”

他机警地看了妻子一眼，诡谲地说：

“塔希娅呢？她可真是个完美的姑娘啊！”

伊赫桑不知说什么好，缄默了一会儿，小声说：

“是的……”

他不怀好意地斜了她一眼，心里非常高兴。他怀着一种胜

利者凯旋而归的感情回到家里，整个晚上，一直都很快活。忽然，电话铃响起来了，他刚把听筒放在耳边，脸便沉了下来，心里凉了半截，仿佛一瓢凉水泼在他那颗欢快跳动着的火热的心上。电话是萨利姆·伊赫希迪打来的，告诉他贝克将在明晚访问他！

三十三

死人心上没创伤。

第二天傍晚准备离家时，他反复默念着这句诗，然后又问自己：我的伤口何时才能愈合呢？他颇为相信自己，相信自己那套人生哲学。然而，当他痛苦不安时，又觉得哲学这个东西一旦离开大脑，进入现实的世界，就可能像炮弹出膛一样，一声爆炸，弹片横飞。他想让自己冷静下来，说声"呸"了事，但却做不到。他心里嘀咕着：她已经知道了吗？他看了一眼电话，估计喜讯十有八九已经飞到了她的耳朵里。电话是这套房间里的第二个老鸨！她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对这次约会感到高兴吗？她是在急切地盼望，还是在漫不经心地等待？要不要像敲碎椰子那样打破这个漂亮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嫉妒的毒蛇盘踞在他的心上，喷吐着致命的毒汁。他出了家门，毫无目标地走在纳吉大街上。此时此刻，他的最大希望就是稳住情绪，恢复理智。他来到"拉罗兹"饭店门前，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仿佛他本来就想来这里似的。为躲避七月的炎炎烈日，人们集聚在这里，紧靠路边的这间房子已坐无虚席。他讨厌人多的地方，便在里间找了个座位。这里只有一个年轻人，坐在不远的一张桌子前，自斟自饮。他坐下还不到五分钟，便把杯子举到唇边，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一杯。这样狂饮在他还没有先例，进饭馆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的大脑一直在不停地思

考，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他心里感到不安，但愤怒的情绪压倒了不安的情绪，他不愿意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观念而难过。他真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生气吗？他的名誉算什么？他还没有摆脱名誉的束缚吗？不，他不会为名誉而生气的，名誉不值得他生气，然而，他却觉得妒火中烧，使他无法忍受！他沉思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嫉妒是一种天性呢还是像名誉一样是一种社会习惯？勿庸置疑，嫉妒是一种本性，动物也会嫉妒，和人类没什么两样。只要我们爱别人，同时，相信自己值得被人爱，就会产生嫉妒。他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了半天，尽管完全相信这些观点，但心里并不舒畅。他还担心着一件事，担心嫉妒将会断送他从自己那套自我解放的哲学中所获得的一切！有什么用处呢？他批判、分析、否定。然而，接着却仿佛看见了一些可怕的影子：一辆汽车停在舍利赫尔公寓前，风度翩翩的贝克走出汽车，登上电梯，按电铃，房门打开了。晚安，新娘子！你真正的丈夫来了。然后……她会怎样接待他呢？在同一间卧室里，同一张床上！他用力拍拍手，又要了一杯酒。这时他瞥见了那位自斟自饮的青年，发现他带着一种又惊讶又快活的神情注视着自己。从他进来起，这位青年人就在兴致勃勃地观察他，看着他那狼狈相和下意识的动作，琢磨他为什么这样惶惑不安。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相视而笑。邂逅相逢的人们常常一见如故，格外亲近。两人打个招呼，看来这位陌生青年很想和他聊聊，以便摆脱孤寂的心情。寂寞使人难以忍受。马赫朱卜也想排遣心中的忧虑和痛苦，便请他过来同桌共饮。很快，这两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年青人面对面坐到一起了。相互介绍后，陌生青年说：

“我看见你刚才在自言自语，火气很大，我希望能为你分担忧愁。”

马赫朱卜纵声大笑起来，这笑声说明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他问：

"我真的自言自语了吗？"

"真的，你刚才在发火，而且怒气冲冲……"

他一定得说点什么，他是为了交谈才把人家请来的，再说他也很想一吐为快。他不认为这有什么害处，他俩的状况预示着将有一次愚蠢的、滑稽的、无边无际的谈话。他问对方：

"一个人什么时候会自言自语呢？"

"在不寻常的情况下……"

"比如说。"

"在格外高兴或极端痛苦时，或在既非高兴，又非痛苦的情况下！……"

"此外还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人谈话的时候……"

马赫朱卜手握酒杯，不解地说：

"我几乎一点也不懂……"

"我也一样！人们相聚，犹如议会开会，人家说的你懂不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要说出来。"

"怎么取得一致呢？"

"随你的便！……"

这种说法使他感到愉快，他把心事抛在脑后，那双金鱼眼已有点发红。

"我在屋里，羊在田间……"

"穆罕默德写了课文……"

"为现在而工作，权当你将永生。"

"可你绝不会长生不老，也许你活不到拂晓，因为你喝得太凶了。"

“那么我们再要一杯……”

“酒馆座无虚席，说明了什么？……”

“说明一九二三年宪法比一九三〇年宪法好。”

“你以为一九二三年的宪法将恢复吗？”

“它现在在何处？”

“在萨阿德陵墓里，与法老的尸体埋在一起。”

“就把它保存在那里吧，直到我们肯定它为止。”

“你是华夫脱党人吗？”

“不……我是罕百里派①的！”

“这两者有何区别？”

“罕百里派的根据是狗的勒子。”

“华夫脱党人呢？”

“华夫脱党的根据是子虚乌有。”

“那么，你是君主立宪自由派啰？”

“我？……我在田间！……”

“那你是一头两只角的羊啦！”

马赫朱卜吃了一惊，慌乱起来，仿佛被人猛击一锤，从梦中清醒过来。他两眼冒火，紧盯着对方，可那位正开心地笑着，准备接受他的进攻。马赫朱卜勉强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告诉我，当乌龟真的快活吗？”

年青人笑了，他觉得马赫朱卜想要火上浇油，便想和他配合，说：

“你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

马赫朱卜放声大笑，声音震动了整个饭馆。他说：

“谈谈你的经验，乌龟有哪几种……”

---

① 伊斯兰教教法学派之一，由巴格达人伊本·罕百里所创。

“一种是稀里糊涂、不知不觉地当上了乌龟。我情妇的丈夫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种。”

“丈夫明知自己做了王八，但为保平安，佯装不知，这是目前在一些阶层流行的作法。”

“这是第二种。”

“丈夫为了享乐或得到某种好处甘当乌龟。你结婚了吗？”

马赫朱卜为了掩饰紧张心情，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一完，便佯佯地说：

“还有第四类，前三种的特点都有。如你刚才说的，起初你蒙在鼓里，后来真相大白，而你为保平安无事却装聋作哑，继而渐渐习惯，乐便在其中了。”

两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陌生青年装出认真的样子开了句玩笑：

“事实上，通奸是当代婚姻中最复杂的问题……”

“实际上婚姻才是最复杂的通奸问题……”

“言之有理，你没见一些青年怎样拒绝结婚吗？可他们却公开同居……”

“同居更快活，因为这样省钱……”

两人胡扯了半天，忘记了疲倦，一直到午夜……

* * *

他想先在街上随便溜达溜达再回家。他哼哼唧唧地咕哝着：“我在屋里，羊在田间。”接着又说：“我在饭馆，贝克在屋里。”然而，这时的他兴奋至极，以至达到忘却一切忧愁的程度。在他看来，仿佛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丝毫不值得悲伤，他有足够的力量，随心所欲地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不必犹豫，不必思索

和冲动。此时此刻，他明白自己的哲学和烈酒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回到家，走进卧室，卧室里寂静无声，伊赫桑正在沉睡。他站在屋子中央，两只通红、无精打采的眼睛凝视着她的脸庞。他站在那里，直到觉得有些天旋地转。就在这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心里很高兴，未加考虑，立即把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他走近床边，像个虐待狂似的把整个身子扑到妻子身上。伊赫桑大叫一声，从睡梦中惊醒，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脸。等她明白过来，便把他推开，怒气冲冲地喊着：

"你这个醉鬼，差点弄死我了……走开……"

他茫然地凝视着她那张愤怒的面孔。过了一会儿，他笑了，笑得莫名其妙，也许是因为引起了她的愤怒，给她造成了痛苦而高兴得笑起来。这时她更加生气，声色俱厉地说：

"你疯了，差点儿压断我的肋骨，离我远点……你这个醉鬼，别在这屋里睡了……"

他的唇边一直泛着笑容，后来竟轻轻地笑出了声。她越生气，他笑得越厉害。最后竟笑得整个身子颤动起来。

三十四

翌日清晨，马赫朱卜醒得很晚，起来时觉得头疼，浑身疲软。昨晚他是在安乐椅上过的夜，他战战兢兢地瞅了瞅床上，发现床上没有人。他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感到后怕。不一会儿，他便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走出卧室，来到起居室，在那儿见到了妻子。他发现她脸色阴沉，便有些慌乱，微笑着低下了目光。过了一会儿，他亲切地问道：

"你还在生气？"

她恼怒地说：

“酗酒使你成了一只疯狂的野兽。再别喝醉了，像我们以往那样，喝一两杯还无所谓，但是深更半夜喝得酩酊大醉，趔趔趄趄地回到家里，做出那种粗暴的举动，我实在受不了……”

两人来到餐厅，起初都闷着头吃饭，后来才交谈了几句，离开餐厅时，两人已和好如初。马赫朱卜来到部里时已近中午。这天，贝克去亚历山大了，要在那里呆上几天，他便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位不速之客。他从报纸上抬起头，看见马蒙·里德旺正朝自己走来。他的脸上显出惊讶的表情，接着便满面笑容地站了起来。两位朋友热烈地握了握手。马蒙一边坐下，一边说：

“恭喜……恭喜……”

马赫朱卜明白他是祝贺自己荣任此职，因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说：

“真主祝福你，我原以为你仍在坦塔呢……”

“我是两天前为点私事回来的。当天晚上在学校俱乐部碰见了艾哈迈德·巴迪尔先生，他告诉我你找到工作的消息，我听后高兴极了……”

艾哈迈德·巴迪尔！一听这个重要的名字，他的心不由得一紧，暗自思忖着：这个对各种社会丑闻了如指掌的记者究竟知道了什么？他对马蒙·里德旺又说了些什么？他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朋友，只见朋友依然像往日那样安详，目光纯洁，从外表一眼便可看到他那纯洁无瑕的心灵，他是不会轻信谣言的。他装出笑容，问道：

“巴迪尔先生怎么样？……我好久没见到他了，他也没来向我道喜！”

马蒙微笑着说：

“你不知道，就是他在报上发表了你被委任的消息——他这

么跟我说的——他认为你该谢谢他！”

两人又谈到留学、从事行政或技术工作，以及在大学和中学任教的事情。马蒙批评了用非所学的不合理制度。马赫朱卜对他轻视行政工作感到不悦，便对他说：唯有当官，才能获得荣誉，而当教师却什么也捞不着。对“荣誉”两字，马蒙有另外的理解，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接着又谈起一些私事，马蒙承认这次来开罗是为处理同他婚姻有关的事宜。马赫朱卜也顺便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他！马蒙再一次向他道喜，并祝他万事如意，然后说：

“昨天我见到了我们的朋友阿里·塔哈，在一起呆了很久……”

猛然听到马蒙谈起塔哈，马赫朱卜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感到惴惴不安。他这是碰巧谈到阿里·塔哈呢，还是阿里·塔哈知道他结婚，告诉了马蒙？结婚的事一直隐瞒下去是不可能的，阿里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可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又怎样解释这件事呢？他看了看马蒙，四只眼睛正好碰在一起。从他那清澈见底的黑色眼睛里，他看出了朋友的困惑和疑虑，他不再怀疑了。马蒙的眼睛是一面镜子，毫无虚假和欺骗，它们似乎在问：传闻是真的吗？你真的背叛了你的朋友吗？让马蒙先开口马赫朱卜觉得于己不利，便问道：

“他好吗？”

马蒙镇静地说：“还好！……”

两人沉默片刻，相对无语。毫无疑问，他猜对了，可是他们知道了多少真情呢？了解真情的人——伊赫桑全家、贝克和伊赫希迪——是不可能向谁泄密的。因为泄露出去，对他们有害无益，再说，假如马蒙得知了真情，是不会来看他的，对一个他鄙视的人装模作样地表示敬意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来只想

听听自己对背叛朋友的指控的辩护——他的罪名只是背叛，而不是为一官半职与一个品质败坏的姑娘结婚。他很满意自己的推理，他并不在乎阿里的痛苦和马蒙对他的看法。他看着朋友，厚着脸皮说：

"什么事使他不快？"

马蒙不知说什么好，尴尬地咬着嘴唇，默不作声。马赫朱卜淡淡地笑了笑，仿佛在自问自答地说：

"是我的婚事吗？"

马蒙紧接着问：

"真有这种事吗？"

马赫朱卜简单地说：

"我是娶了我们的老邻居伊赫桑·舍哈泰·土耳基……"

马蒙的脸上顿时显出惊讶和不安的神色，马赫朱卜微微一笑，说道：

"但是我没作什么亏心事……"

他向马蒙讲述了阿里和伊赫桑的关系如何冷淡下来，最后是如何断绝的。并且强调说，他是在他们断绝关系后才向她求婚的！

马蒙坦率地问：

"对他俩关系的冷淡和断绝，你没有责任吗？"

马赫朱卜断然回答：

"绝对没有！"

访问到此结束了。当他和马蒙握手时，他觉得马蒙是在和他诀别。他一听关门声，便轻蔑、愤怒地唾了一口，忿忿地嘟哝道："呸！"

三十五

午饭后，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妻子像往常一样睡在他身旁。他听着她那均匀的呼吸声，一会儿，思绪便像潮水般涌上心头，使他难以成眠。昨天，他失去了阿里·塔哈，今天马蒙又离开了他，与最亲近的人的关系都中断了。

他从来都不把与别人的友谊当回事，可现在他却感觉到了寂寞和孤独，他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峡谷里。是的，他没考虑过与谁交朋友，但有很多人想与他交往，这使他感到愉快。而现在，把他与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根接一根地断了，他坠入了孤独的深渊。以前，他的一些古怪的观点使他时常感到孤独，而当他为实现某些主张铤而走险时，便倍感孤独，好像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他不安地问自己：怎样驱散心中寂寞的阴云呢？……在他的周围竟没有一个知己。他接触的职员们只承认一种牵强的同事关系，萨利姆·伊赫希迪所关心的只是他个人的利益。治病的药在哪里？他看了看身旁的妻子，看见了她那张熟睡的面孔，听到了那均匀的呼吸。"是的，她就是我的安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了，如能赢得她，便心满意足了。"今天，他真正的不安并不是由于马蒙与他绝交，而是因为他想起了阿里和她的爱情。他的心被嫉妒俘虏了。他再不认为事情仅仅是从高压锅上拔掉阀门了，而过去每当别人问起他对爱情或女人的看法时，他都喜欢这样说。他需要他的妻子，这种感觉异常强烈，也许这是孤独感所致，至少是其原因之一。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他也没有像阿里·塔哈那样信仰爱情，他从来不仰望天空，想入非非。

他感到自己对妻子的需要变成了一种强横的力量，不仅要

占有她的肉体，还要控制她的愿望、兴趣和爱好，使之变成双方共同的愿望、欲望和感情。除此以外，他不可能驱散寂寞，得到安慰。这个强横的力量蔑视有智慧的头脑、傲慢的心灵和具有讽刺性的哲学。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心里想：让这种卑鄙的嫉妒心理见鬼去吧！假如没有了她，世界就变得乏味，空虚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从不掩饰这种新的感情。起初他同意结婚，是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想要获得绝对的自由来改变自己卑贱的地位，实现心中无比远大的抱负。但是现在他渴望的并不仅仅是妻子的肉体，还想得到她的感情。假如命运没有把他与早已爱上的姑娘伊赫桑结合在一起，处境也许就会迥然不同。如今他更爱伊赫桑。这些思绪搅得他心绪不宁，他看到了威胁自己生存的不祥之兆。他伤感地对自己说：说不定可怕的寂寞造成的病态会给他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痕。

* * *

下午晡时，两人一起坐在阳台上喝咖啡。由于他一中午都在胡思乱想，所以显出一脸倦态，一双金鱼眼呆呆地看着她的面孔。她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也看到了他那无精打采的倦容，心中猜想着其中的原因。她以为这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造成的，所以一声没吭，只是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他想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便说：

“中午我没睡着……”

她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问：

“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只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他去揭开那个难解之谜。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说：

“你的秘密我应该知道……”

她那张睡意尚未完全消失的漂亮的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嘟嘟哝哝地说：

“秘密？”

“对，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

“开诚布公？”

他以为她这种表示是装腔作势，所以并没在意，又接着说：

“你的生活使我产生了一些疑问，令人费解……”

她闭上了眼睛，脸上闷闷不乐。然而，他的决心是天大的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他接着又说：

“像我们这样的情况，相互交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应该相互了解，以便携手并肩去建立共同的幸福生活。你要经常想到我们是夫妻，除此之外的任何关系都是暂时的……”

她喝罢最后一口咖啡，把杯子又放回两人之间的小桌上，仍旧一言不发，也没表示出任何要说话的愿望。他鼓起勇气又问：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她的脸顿时变得通红通红的，忿忿地说：

“可你为什么同意呢？”

他的口气马上软了下来，带着歉意说：

“我并不想同你算帐，我只想知道……为什么……难道没……”

他的脸也红了，不得不闭上嘴，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阿里·塔哈……”

她很快打断了他的话，气愤地说：

“不要提他……”

他压低声音问：“那么卡塞姆贝克？”

她眉头一皱，激动地咬着手指，然后怒气冲冲地说：

"我认识他和你同意这桩婚事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很满意这个回答，温和地说：

"别生气，我说过，不会同你算帐的。但是我想知道，难道不……我是说，难道……我是指你的心，对，你的心呢？"

"我的心！这样谈下去绝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也毫无益处！我的心？你指的是什么？难道我们不……幸福吗？"

"不……不……"

他赶紧说。沉思半晌后，又鼓足最大的勇气问：

"如果我不让你同贝克来往呢？"

她气愤地吐了一口气，说：

"我服从我的丈夫！"

他觉察到了这句话里含着讽刺的味道，心中隐隐作疼。他扪心自问：费了这些口舌，捞到了什么呢？他发现自己还像开始那样困惑不安。他心里明白，阿里·塔哈是使她生气的原因。"不要提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是很生气地说这句话的。

他为自己如此无能感到气恼。为什么不同这些恶劣的情绪斗争到底呢？难道要像傻瓜那样任人摆布吗？让他去爱阿里·塔哈，让她去爱卡塞姆贝克吧！只要贝克愿意，每晚都来吧！让他以超人的蔑视一切和无所谓的态度面对这一切吧！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可是，他野心勃勃永无止境；有病必有对症药！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明天他也去逛逛妓院，与形形色色的女人鬼混！如果有一天他妻子的秘密败露，他希望人们这样说：是她那放荡的丈夫毁了她，他不过是个浪荡公子。他松了一口气，很满意自己最后的想法。可是他刚高兴了不一会儿就又愁眉苦脸起来。他想起自己总是害怕与人接触，而且怕得很厉害，这倒与他那套人生哲学截然相反。为什么彷徨？有什么为难的？……他的生活何时才能达到他所追求的最完美

的程度呢？

三十六

这一类的谈话再未提起。他竭尽全力避免胡思乱想和自寻烦恼。为了自己的幸福，他不顾一切，奋力拚搏。如果说，他过的还不是真正的夫妻生活的话，然而，他却维妙维肖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像一个演员那样，一旦进入角色，便忘掉了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十分逼真。在人们面前，两人像一对恩爱夫妻，都希望万事如意，美满幸福。当两人感到关系有些冷淡时，三杯两盏淡酒，便和好如初。他决心把全部时间都献给新的生活，以免忧愁烦恼乘虚而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工作。为了打发业余时间，他想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拜访哈姆迪斯一家便是这种生活的开始——以便从中获益。他和伊赫桑谈了这个想法。一天，他趁她高兴说：

"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高级社会名流，有一个人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为儿子举行的生日晚会，我已经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她抬起那双乌黑的眼睛，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他热情地说：

"我们不应该闭门不出。你看伊赫希迪是怎样认识了上流社会所有达官显贵的，而这些关系又怎样巩固了他的地位，为他的前途奠定了基础？"

她从心里渴望着娱乐和消遣，很想见见世面，了解社会，忘掉烦恼，所以她很欢迎这个建议，脸上笑着说：

"那就去吧……"

马赫朱卜高兴极了，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和她拥有共同的爱好和理想，他本能地感到，如果能把她吸引到自己野心勃勃的

奋斗中来，那就稳操胜券了，为此他很高兴。他说：

“投身于这美好生活的人像勇敢的旅行家一样不会空手而归的。我的地位显要，你的美貌超群！”

他俩双双前去参加生日晚会。伊赫桑那迷人的美貌引起了巨大反响。马赫朱卜厚颜无耻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还不失时机地宣布了他与艾哈迈德·哈姆迪斯的亲戚关系。晚会上，伊赫桑赢得了一个叫做阿里·伊弗特的贵族青年的倾慕。这个青年邀请他们夫妇俩两天后在凡特佐剧场的头等包厢里一同看戏。

七月的最后几天是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度过的。他俩出没于电影院和消夏舞厅，马赫朱卜还频频光顾各种集会。一天，他向伊赫希迪表露了自己的喜悦心情，伊赫希迪只是轻蔑地努努嘴，说：

“现在贵族阶层都在国外，开罗的真正生活要到十月中旬才开始……”

这使他瞠目结舌，不过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还是令人满意的，也许比起那些周游世界的人们，这些人与他更接近，或者说他更接近于他们。然而，有一件事使他不安，就是这种花天酒地生活的花费。这种生活要求他必须像女人一样讲究穿戴，购买一些漂亮的高档品，同时还要注意花样翻新，以免被那些好挑毛病的人看出破绽。在这些年轻人中，他没见任何人谈到过阿拉伯化、讨论过社会主义或奥吉斯特·库特，而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大学生。他们随乡入俗，只字不提奥尔曼公园或大学生公寓。他发现自己已吸烟成瘾，看起赌博来也津津有味。

但是，凭他那微薄的工资，怎么应付得了这种生活呢？……是的，卡塞姆贝克承担了房租及妻子的花销，然而他还是入不敷出。开销的范围日益扩大，花样时时翻新！他久久思考着这

个问题，然后对自己说："和我一样情况的人都在政府里飞黄腾达，我绝不能甘于落后。"

* * *

社交生活使伊赫桑感到愉快和满足，她完全被这种快乐的生活迷住了，认为这是抛头露面、自我炫耀、受人倾慕的好机会。她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一些新的领域，不再沉湎于对自己的生活——过去，现在，将来的生活——的胡思乱想。偶然得到的成功和友谊使她的精神振奋起来。卡塞姆贝克·法赫米一心一意、疯狂地爱着她，全然不顾自己的地位、家庭和子女，对她有求必应，花钱如流水。由于她美貌出众，加之衣着华丽，每到一处都使那里蓬荜增辉。这才是生活，而呆在家里，等着两个男人之一的到来则是不堪忍受的。尽管生活有了变化，她仍像一个失恋的姑娘一样感到空虚和无聊。她并不爱贝克，他那奇妙的魅力再也主宰不了她，他的魅力很可能是在她发现上当受骗后便消失了，也许她对他恨之入骨，但又得讨好他，以免白白付出"牺牲"！她是很现实的姑娘，她已把往事埋在心底，抛在脑后，不让它们不时在自己心里作怪。逝去的往事、美好的象征——阿里·塔哈，两者都一去不复返了。她已把注意力集中到丈夫身上，他是她现在和将来的生活伴侣。生活使他和她一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也和她一样，为的是同一个目的。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值得她爱的青年，能给她带来幸福的夫妻生活。为了共同的幸福，她鼓励他努力奋斗，和他一起饮酒，和他接吻，希望这些逢场作戏最终能导致一种真正的生活。假如伊赫桑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动物本能的需要，那她早就如愿以偿了。但是她的心仍然渴望着得到从现在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得不到的感情和友谊。因此，她一直感到空虚和无聊，而这

种感觉越强烈，她越是醉心于灯红酒绿的生活，甚至超过了她丈夫的希望！

每天上午，丈夫一上班，她便离开了家。她很讨厌这个家，一个人简直呆不下去。一些大商店是她选中的目标，她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偶尔买上一两件东西，然后便在拥挤的大街上东游西逛。碰到那些拦路向她调情的年轻人，她不予理睬。家里已有两个男人，何需第三个！何况她的心一直在对自己说：总有一天，她会喜欢并爱上自己的丈夫，使自己从困境中完全解脱出来。而当她百无聊赖、厌倦之极的时候，她便开始胡思乱想。想起她的父母，想起她一生的污点——她的失足和现在的生活，便歇斯底里发作一顿。她一心追求享乐的生活，但并没像马赫朱卜一样作出最后的决定。每天上午，她都像个失业者那样踯躅街头，也可能会乘上电车或公共汽车到远处郊区去逛一逛。一天，她得知一个朋友将偕丈夫去罗马公使馆，这对她震动很大，她希望周游世界，旅游的快乐足以使人忘掉忧愁，在生活琐事面前挂上一块厚厚的帷幕。她把这个消息告诉马赫朱卜，说：

"要能去趟罗马该有多好呀！"

"你真想去旅游吗？"马赫朱卜惊讶地问。

"当然，为什么不呢？"

他微微一笑，说：

"贝克会帮忙吗？"

"也许以后他会愿意的……"

他明白这"以后"的含义，便耸耸肩说：

"如果有一天，他对你冷淡下来，便会一毛不拔了……"

夫妻俩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他想尽可能地利用这个机会，便说：

"现在，他对你是有求必应，切不可坐失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忘掉你那不切实际的旅游空想吧！要知道，如果哪天你一失宠，我们就将一贫如洗，走投无路了。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现在的条件，那么，明天我们将被迫离开此地，迁往贫民区，上流社会也会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就会成为人家的笑柄，对未来的前途，我们应该早图良策……"

他回味了一下自己的话，发现自己说这些话时竟像老鸨一样毫不费力，满不在乎。他为自己的能力感到高兴，认为这显然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意志的一个胜利。伊赫桑也思考了半天，很快便信服了这具有远见的高论……。

三十七

八月一日到了，他从政府那里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这笔钱是他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做梦也想不到的。奇怪的是，他并不太高兴！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欲望也越来越多，生活像团火一样，无法满足。这笔工资使他想起了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他资助的双亲。父亲的退休金无疑已经花光，也许他正像自己二月份那样在变卖家具。他肯定无力支付房租，说不定父母现已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了，怎么办呢？

他觉得向父亲隐瞒找到工作的实情无疑是明智的。为防患于未然，他请求伊赫希迪不要把消息传到福利坝去，不让任何人过早知道这件事情。可什么时候告诉他们才合适呢？他的薪金无法满足这种高级生活的需要。他明白，他没能力使自己像个部长秘书那样抛头露面。如果再拿出两三镑给父母，他就会入不敷出，露出马脚，他的希望就将完全破灭！怎么对付这些困难呢？他感到气恼，这是他进退两难、处境狼狈时常有的情绪，

他一向以为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为难和困惑。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父母，病榻上的父亲——想到这，他的心略有所动——和他那老眼昏花、无声无息，对他和他的前途深信不移的母亲的形象都浮现在眼前。他尽量不去想这些，尽量把父母的身影逐出脑海，却没有成功。他决心坚定而有力地克服心中被唤起的感情。他之所以想起了父母，并非由于他爱父母，而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他从一开始便认识到这一事实，这正是他气不打一处来的原因。难道他心里还有什么幻想吗？何为孝道？那不是家庭现象中的一种荒谬习俗吗？是的，他将像以往否定一切习俗那样否定它，除了个人的荣誉和享乐，他一切都不在意……他心想：他俩为什么还活着？这样活着有什么用处？生活对他俩意义何在？为什么不一命呜呼，自己休息，也让别人舒服？对父母的孝敬如果阻碍了儿子的幸福，也是一件坏事。阻碍个人幸福的一切统统有害无益，这是很清楚的，他对此深信不移。但是，眼下怎么办？割断与福利坝的一切联系，让父母自己与命运搏斗？怎样弄到他俩所需要的钱呢？表面上，他不能忘掉他俩，而实际上，他又不能为他俩破费分文。

*　　*　　*

他一直愁眉苦脸地思索着，直到离开办公室，尽管他的感情是自私自利的，但又克服不了。在艾尼宫大街上，他碰见了从报社出来的艾哈迈德·巴迪尔先生。两人热烈地握了握手，但一种担惊受怕的感觉向他袭来，每当他想起这位可怕的朋友就有这种感觉。两人并肩而行，像过去漫步在大学路和奥尔曼公园时那样交谈着。青年记者问起他的近况、工作以及卡塞姆贝克的情况，并向他谈了记者生活的艰辛。马赫朱卜讨好似地说：

“新闻工作有重大的艺术性，相比之下，政府工作易如反掌……”

艾哈迈德·巴迪尔高兴地说：

“说得对，亲爱的朋友。所以当我听说一个和我们同样的青年，为了献身新闻事业，竟不惜抛弃令人羡慕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便惊奇得很……”

马赫朱卜脸上流露出疑惑的神情，嘟哝道：

“真的！”

“当然，他就是我们的朋友阿里·塔哈先生……”

他的两只凸眼显出惴惴不安、闷闷不乐的神色。为掩饰窘态，他故作惊讶地说：

“阿里·塔哈！”

艾哈迈德·巴迪尔说：

“他是个勇敢的模范青年，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就厌烦了。后来和一些同学商定，准备出版一种周刊，号召进行社会改革……”

“不考硕士了吗？”

艾哈迈德·巴迪尔说：

“他对我说：‘让研究人员去研究吧！让我们集中精力从事更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为了埃及，为使埃及从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变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努力奋斗吧！’……”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不动声色地沉思了半晌，然后说：

“事实上，阿里·塔哈是很实际的，他并不适合于从事理论科学研究……”

记者用锐利的目光斜乜一眼，说：

“可不能这么说，这两种工作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很重

要。说真的，我们的朋友确实是一个诚实、热情的青年，他抛弃了舒适的生活，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不畏艰辛，冒着危险，奔走呼号。他的原则并不是那种记者可以赖以保护自己的原则。他也许会遭到一些蠢人的诽谤和顽固的傻瓜的攻击，说不定还会遇到更大的风险。一个相信科学、社会和社会主义的人，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呢？”

马赫朱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反问道：

“杂志出版了吗？”

“本月上旬出版。”

马赫朱卜犹豫片刻，说：

“办杂志所需的资金哪儿弄来的呢？”

“他父亲给了他一百镑……”

马赫朱卜讥讽地问：

“他那有钱的父亲也信仰社会主义吗？”

巴迪尔边笑边说：

“也许他把办杂志看作是一种商业活动，他尽其所能资助儿子……”

马赫朱卜摇摇头，不无鄙夷地说：

“在学生公寓时，阿里·塔哈常向我们谈起他的原则，每次夜谈，他都少不了谈这个内容。至于放弃工作，而把谈论原则当作自己的工作——这工作可能导致他锒铛入狱，而这至少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我们的朋友不是疯子，干嘛这样呢？你瞧我们的朋友马蒙·里德旺吧！当初他是怎样喋喋不休地和我们谈论伊斯兰教的！而现在呢，他马上就要去巴黎了，为的是将来当个大教授，他是个聪明的青年！”

巴迪尔忙说，语气中带着一点惊奇：

“马蒙·里德旺也是个诚实的青年，我敢保证，他将一如既

往，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成为穆斯林的一位教长，这是勿庸置疑的。”

“也很难讲……”

巴迪尔耸耸肩，没有继续争辩，两人快到伊斯曼埃利广场，在那里该分手了。巴迪尔说：

“昨天，马崇先生举行了婚礼，夫妇两人将于本月底动身……”

啊！这些家伙的竞争已经推向辽阔的天际。谁也不知道近期和将来会怎样变化？等待着主人的又是什么？他只知道，谁的生活都可以公布于众，像艾哈迈德·巴迪尔一样，唯他除外。因为他的生活真相如果张扬出去，就会被当作一件丑闻，这多多少少与他有关。然而，他应该像一个生活在疯人和疯子中间的聪明人那样提防万一！他感到心绪不宁，满腹忧愁。说来也真怪，他和阿里·塔哈是两个对头，一个崇拜社会，一个是社会的叛逆。尽管如此，社会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俩一起投入监狱！到广场了，只听报贩喊着：看报，看报，执政党开会了。巴迪尔先生想起一件事，便一边和朋友握手告别，一边说：

“顺便告诉你，首相已失去王室的宠爱！”

听到这个消息，马赫朱卜感到不安，他首先想到的是，卡塞姆贝克是现政府赫赫有名的人物，便问：

“英国人呢？”

巴迪尔努努嘴说：

“总督的心变化无常！”

两个青年分手了。马赫朱卜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地朝苏莱曼帕夏大街走去。然而，这新的不安倒把他从拿到工资后一直摆脱不掉的困惑中解救了出来。面临着如此的危险，他毫不犹

豫地对父母做出了决定，他的父母成了这次政治危机的首批受害者。

三十八

他把消息告诉了妻子。在餐桌边，在阳台上，两人一直谈论着这件事，翻来复去地捉摸着：卡塞姆·法赫米会留任呢，还是随政权的倒台而离任？贝克是众所周知的敌视其它党派的人物之一，如果内阁辞职，他就没有希望留任了。马赫朱卜说：

“贝克如果隐退，假使不把我发配到最边远的乡村的话，我也一定会被调任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这样，虽说没有失掉工作，可我的一切远大理想都将破灭！”

奋斗一场，就是为了这个可悲的结局吗？这就是自己大胆冒险，蔑视一切的下场吗？他忧愁满怀，睁着一双昏暗的眼睛望着妻子。伊赫桑的忧伤也不亚于他，她也在想着明天会发生的事，两只眼睛仿佛看见了未来的命运。她不太关心远大理想的破灭，却为眼下即将失去的安逸生活而伤感。她将失去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吗？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个乡村小镇上终生操持家务照顾一家之主的贫家妇吗？如果这些恶梦般的想法明天成为现实，她不知道该怎样应付。但是看报，却不见丝毫动静。许多朋友都向他俩保证：时候未到。八月日复一日，平静如常，以至两人对安定的生活再次习以为常。马赫朱卜甚至又想起了父母，盘算着该怎么办。这次他下定了决心，便提笔给父亲写了封信，首先对无力帮助父母深表遗憾，然后又说他正四处奔波寻找工作，预计不久会有结果。他自我安慰道：父亲能够再忍耐一个月或两个月，到适当时候，他会帮助他的……但是好景不常，人们又谈论起艾哈迈德·巴迪尔月初宣布的那个消息，

一时间，谣言四起、满城风雨，人们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夫妇两人又陷入沉思，终日提心吊胆。一天，马赫朱卜来到主任办公室，见到萨利姆·伊赫希迪，想问问他有何消息？只见伊赫希迪仍旧那样沉着、冷静。但这并没有感染他，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甚至在最紧急的时刻，伊赫希迪也是这样沉着冷静。伊赫希迪抬起头，一双圆圆的眼睛里透出询问的目光。于是马赫朱卜站住了，问道：

"外面的流言是真是假？"

伊赫希迪用不失其上司身份的口气问：

"什么谣传?!"

"内阁倒台。这里面有什么文章？"

伊赫希迪笑着说：

"当然其中必有文章！"

"这个时代真的会过去吗？"

伊赫希迪想折磨他，便说：

"一切都是暂时的……"

对于伊赫希迪冷冰冰的态度，他满腔怒火，但又不得不用微笑来加以掩饰。他说：

"阁下您一定了解许多内情……"

伊赫希迪不愿意说自己一无所知，于是神秘地笑笑，颇有信心地说：

"等着瞧吧，对有耐心的人来说，明天并不远……"

"没有一句令人放心的话吗？"

伊赫希迪想捉弄他一下，便明知故问地说：

"你怕什么呢？"

马赫朱卜惊愕地睁大了一双金鱼眼，连眉毛都翘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

"八月的阿斯旺多美丽呀！"

伊赫希迪轻蔑地耸耸肩，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那么谣言是真的了！……"

伊赫希迪沉思片刻，寻找一个日后不会显出他无知的答复，然后说：

"到目前为止无人知晓，至于以后，政治是疯狂的……"

他忿忿地回到房间，心里想："这个狗娘养的萨利姆，竟想让我把他当作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去他妈的吧！"

到了中午，部里上下纷纷传说内阁确已提出辞呈，有人说他给有关方面打了电话，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职员们四处乱窜，这情景只有在内阁辞职时才会出现。他们在走廊里东奔西走，大声谈论着新内阁大臣的人选。马赫朱卜忐忑不安，愁眉不展。这时传达进来告诉他卡塞姆贝克出去了。于是他打电话给伊赫希迪，打听贝克的去向，对方回答说不知道。他给在各部的一些朋友打了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情况紧急。""有什么最新消息，先生？""一星半点。""有什么新情况吗？""两眼一抹黑。""听到那离奇的谣言了吗，亲爱的？""有关内阁的！见鬼去吧，先生。"这时他才相信内阁已是奄奄一息。电话铃声响了，是他妻子伊赫桑打来的，他提心吊胆地抓起电话：

"听到消息了吗？"

"内阁的？"

"对，已经辞职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报纸的号外上……"

"那么……"

“我打电话是想让你放心。”

“怎么？这话不可理解……”

“很好理解，详情等你回来再谈，我现在告诉你，贝克已对我说，内阁将改组，而现政权依然如故。”

“你可以肯定吗？”

“我还有更让你高兴的消息呢！你回来就知道了……”

她挂断了电话，马赫朱卜马上起身，离开办公室。一路上他听见报贩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内阁辞职的消息。沿途他看见人人表情专注，喜形于色。专制制度一去不返，刽子手末日来临，套在埃及人脖子上的绳索已经或就要被挣脱，而他却闷闷不乐，若不是伊赫桑透露给他的消息，他定会放声大哭。伊赫桑正在等他，见他回来，便眉开眼笑地迎上前去，将她知道的消息告诉他，又把电话里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问：

“你知道谁是你的新大臣吗？”

他惊奇地问：“谁？”

“卡塞姆贝克！……”

他脸色绯红，困惑地看着她，问：

“是他亲口对你说的吗？”

“是的……”

他感到一阵高兴，可没过多久，他又一边拽着左侧眉毛，一边说：

“大臣！……但愿他一如既往！……可大臣也有任期，不是终身制，天知道明天又是谁呢？！”

但是，他的怀疑并没影响她，仿佛大臣职务已经授予她似的。她不高兴地说：

“他是大臣，你不明白？”

“明白，亲爱的，这是个好机会。但是大臣任期就像黄粱

美梦一样短暂，明天，或者后天，他一辞职，我们就会无依无靠，甚至会落入那些冷酷无情的敌人手中！”

她无言以对，马赫朱卜的忧虑也影响了她，年青人的头脑迅速地开动起来，反复斟酌着事情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然后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利用得好，我们的生活将会称心如意，如果坐失良机，结局就是受到惩罚。”

她看了看他的眼神，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但她要等他把话挑明。马赫朱卜继续说：

“如果他辞职时我们已经有了‘合适’的地位，那我们决不会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

沉默一阵后，他继续说：

“我应该坐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他的秘书？”

他摇摇头，似乎在说：这事徒劳无益。他接着说：

“他的秘书是六级职务，无利可图，而他的办公室主任可是四级呀！”

她不解地问：

“从六级能跳到四级吗？”

“可以先提升到五级，作为过渡。要提拔一个官员，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你看呢？”

她咬着嘴唇，掩饰自己得意的微笑。她知道，他每提升一级，仿佛是她提升一级。她毫不怀疑，他们希望的四级能够使他们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她诚心诚意地赞同他的想法，喃喃地说：

“我想他不会拒绝我的请求的……”

他激动而有信心地说：

“看你的了，看你的了，英雄！我们的命运就取决于你努力

的结果了。”

翌日清晨，他仔细阅读了《金字塔报》。在头一版上，他看见了一排新内阁大臣的照片，卡塞姆贝克也在其中。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贝克的照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希望能实现吗？眷恋、亲吻、叹息，难道能改变他的处境，使他从一个阶级迁升到另一个阶级吗？

三十九

几天过去了，新大臣由于几年前患的哮喘病复发而一直呆在开罗，没去布勒克里。在他就职的第四天，马赫朱卜就得知迁升他为办公室主任一职已成定局。伊赫桑微笑着迎接他，得意洋洋地说：“恭喜！”他心中一阵狂喜，接着忽然又局促不安起来，好像在过去整整四天里，他的全部注意力并未集中在这上面似的。希望变成了美好的现实，他将成为一名高级职员。五级并不能小看，如果它只是通向四级的一个跳板又何必在意呢？他仿佛看见“四级”这两个字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不一会儿，这两个字又变成了一张大椅子，他坐在椅子里，四周有许多听差，面前站着各方面的人士。他傲慢地皱起眉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地扫视着众人。他想入非非，却没看见自己，否则就会像往常一样嘲笑自己了。此时此刻，他感到快慰的是，前不久的那些往事已成过去：二月的夜晚；吉扎广场的蚕豆铺；金字塔之行；奔走于吉扎区、福斯塔特大街和伊赫希迪家之间，伸手乞讨；然后是结婚……这样的结局！……他那充满胆略和哲学的头脑在他看来能像一盏指路明灯。他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握着两只手。

第二天，他早早地来到部里，坐在那张就要离开的办公桌

前。这张桌子在他眼里显得太寒酸了。但是他并不是来得最早的。门开了，萨利姆·伊赫希迪出现在门口。他心里很不痛快，但没有表现在脸上。他站起身，微笑着迎接他，心里直嘀咕：是什么原因使他放下架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呢？他一边高兴地向他伸出手，一边说：

“您好，贝克阁下，请坐！”

两人坐了下来，伊赫希迪脸上挂着罕见的笑容。他泛泛地谈起新内阁和那位本来打算接替卡塞姆贝克职务的先生。然后，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说：

“我想坦率地和你谈件事，我已吩咐你的助手，不许放任何人进来……”

年青人猜到他想说什么，气不打一处来。然而，他却用表示欢迎和高兴的语气说：

“您做得对，尽管说吧……”

伊赫希迪瞪着那双圆眼睛望着他，说：

“事情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前途，我们肯定都会从中获益。但是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觉得我是个忠实的朋友吗？”

“你当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马赫朱卜一边说，一边感到纳闷，伊赫希迪今天说话的语气怎么一反常态，这样和蔼可亲呢？发号施令、大声呵斥都到哪儿去了呢？不可一世、冷若冰霜的神情哪里去了呢？他感到有一股愤怒的情绪和嘲笑的愿望潜入他的内心深处。这时，只听伊赫希迪说道：

“谢谢你！我们的友谊是宝贵财富。靠着它，我们能够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您像以往一样，说出了至理名言，贝克……”

他心里想：你是借友谊之名，行骗人之实，你这个狡猾的

魔鬼，我像你自己一样了解你。因为我了解自己，对你也就了如指掌，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

伊赫希迪用锐利的目光凝视着他，说：

"我听说要任命你为大臣办公室主任的报告正在草拟……"

这才是实质性问题，想让我把职位拱手让给他吗？这个傻瓜，他怎么忘了我是他的弟子？宗教、道德、传统都没能阻止他得到这个职务，他以为靠着"友谊"就能成功吗？

"是的，我昨天才知道的……"马赫朱卜平静地说。

"我像你一样感到高兴，但是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办公室主任的级别是四级，而你才六级。如果你得到五级这个空缺，那你就如愿以偿了，把我的职位拿去吧！把你新的级别让给我，我们皆大欢喜。"

马赫朱卜心想：他是傻瓜还是装傻，难道他不知道我也渴望四级吗？就算跳到四级很困难，我也宁愿拿五级和他平起平坐，以便为今后超过他铺平道路，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望着他，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问：

"您要我做什么呢？"

"向大臣表明，你只要得到我的职位就满足了。"

关键时刻到了，他无疑知道，他俩齐声称颂的友谊的神话，现在就看一句话了。他犹豫了片刻，想到同伊赫希迪作对非同小可，他既不是阿里·塔哈，也不是马蒙·里德旺，他们为了面子可以约束自己，而这个人，像自己一样，又缺德，又没有原则。怎么办呢？他可是无所不知啊！他沉思良久，心里想：自己的秘密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像艾哈迈德·巴迪尔这样的人，迟早总会知道的。巴迪尔对盲人协会举办的那次晚会上的主要角色的冷嘲热讽，又何损他一根毫毛？呸！没有。再说他也不应该犹犹豫豫，让伊赫希迪和他的"友谊"见鬼去吧！此时

此刻，藐视一切的情绪占了上风，于是他说：

"萨利姆贝克，您不认为这意味着拒绝大臣给予我的荣誉吗?!"

伊赫希迪用古怪的目光瞟了他一眼，仿佛说："这个婊子养的。"但是他却以惊人的力量保持了镇静。他沉默片刻，想再做一次努力，几句动听的话已到嘴边，差点又眉开眼笑，几乎又要提起友谊与合作。但他的意志阻止了他这样做。他一直沉默不语，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只是莫明其妙地问了一句：

"这就是你的意见吗?"

马赫朱卜这时已鬼迷心窍，所以满不在乎地说：

"是的，您不同意我的意见吗?"

伊赫希迪把两眼从他身上移开，喃喃地道：

"有道理，你是对的，谢谢你！恭喜了!"

他大摇大摆、傲气十足地离开了房间。马赫朱卜胳膊撑在办公桌上沉思起来。从前失去阿里·塔哈、马蒙·里德旺时，他很快忘记了那些事，可这次他却感到胆战心惊，他为自己的恐惧而恼怒，气急败坏地攥紧拳头。为了忘掉烦恼，他站起身，离开房间，朝人事局走去，他想亲眼看看他的任命报告……

四十

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先生——从今天后，该叫马赫朱卜贝克了——占据了大臣办公室主任的房间。部里的高级职员都来恭贺道喜。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伟大而又光荣的日子。有些人预祝他晋升到四级，好像这已是铁板钉钉。至于伊赫希迪，他没来向他道喜，以此公开向他表示敌意。全部上下纷纷传说，伊赫希迪将调到外交部，并将在那儿晋升到四级。他知

道这消息源于何处，但他并不排除其可靠性。因为他知道此人与国家要人之间的关系。他对自己说：伊赫希迪无可争辩是个能人，如果没有我妻子，我自然战胜不了他，那他今天就还在这个位置上。他感到高兴，因为伊赫希迪如果真调走，就会给他留下一个真空，他就将成为大臣手下的头号人物，正如他的妻子成了大臣的第一女人一样，对此，他无疑感到高兴。但是过了没多久，他又想起伊赫希迪的恼怒和他会采取的报复行动，以及可能由此而产生的这样那样的麻烦，心里又凉了半截。然而他很快又满不在乎起来。他兴致勃勃，自言自语地说：人们总是喜欢以貌取人，被假象所迷惑。如果他被迫进行自卫，就会投人们之所好，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哪怕是加入穆斯林青年会也在所不惜。"坯"可用于一切方面，除人以外，至少不宜用于公开场合。但是对伊赫希迪的愤怒还不可掉以轻心。他猛然想起一件事，这使他万分不安，他纳闷以前怎么没想过！伊赫希迪是他在福利坝的老邻居，他一心想报复，会不会通过某种方式把他的秘密泄露给他双亲？他吃力地咽了口唾沫，脸色苍白如纸。他拽着眉毛，忧心忡忡地左思右想。久而久之，他那高兴劲被重重忧虑所淹没，而这种忧虑对事情也许毫无影响。他怒气冲冲，长吁短叹，气愤地攥着拳头，自言自语道：听天由命吧！事已至此，随它去吧！不过伊赫希迪不大可能把他结婚的事张扬出去，因为他也知道些他的事，其严重性不亚于他结婚这件事。再说伊赫希迪是明智的，不会因此而激怒卡塞姆贝克。但是另一方面，应该预料到他父亲早晚会得知他任职的消息，所以最好还是千方百计地给父亲一些帮助，以维持自己的面子。为了消除烦恼，他在桌上铺开一张纸，写上了他的新的工资的数额：二十五镑！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数字，直到脸上露出笑容。十月一日将拿到这笔工资了，这一天为期

不远了。吉扎广场蚕豆铺老板能想象得到吗？就连马蒙·里德旺留学回国后，所拿的工资也绝不会超过这个数目。“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对此感到心满意足，一切痛苦和艰辛、不安和悲伤，都由此得到了安慰。他特别高兴的是：他患的那种人们称之为“良心”或“悔恨”的恶性病已经治愈。他有时的确害怕周围的人，有时又饱受嫉妒的折磨，然而害怕是一回事，悔恨又是另一回事。他对价值及对社会的否定彻底而又出色。他坚信自己一生都将一直是强有力的自由人，即使卧病在床或到风烛残年时，他也绝不会软弱退让。要是能蔑视死亡，不去依赖任何空想的力量和臆造的神灵该多好啊！这是自由者的智慧对盲目的本能和虚假的幻想的一次胜利！他想起卡塞姆贝克来了，想起开始新生活后接触过的几十个人，所有这些人看来都好像与他是一路人。不，他傲慢地否认这一点。有些人干坏事是明知故犯，有些人是善恶不分，有些人根本不愿开动脑筋，有些人则是善恶兼之。他与所有这些人截然不同，他是善恶全盘否定，并否认创造了善与恶的社会，他只相信自己：有痛苦也有欢乐，得到好处也有害处。至于善与恶，则属无聊的空想。也许有人会说：假如大家都相信这一点，那人类就会灭亡，这是不容辩驳的真理。然而他不傻，不会把这种观点张扬出去，他要掩饰这个观点，不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像他这类自由人，只有靠那些愚蠢的信士才有生路。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得天衣无缝，就会得到社会的宽恕，社会所关心的只是明哲保身。为此，它竟同自己的崇拜者，像阿里·塔哈和马蒙·里德旺与这些寻求一个美好社会的人们为敌一样，也像一个傲慢的女人遇到一个情夫，还要百般吹毛求疵一样。因此他们得到的只能是疲于奔命，也许是锒铛入狱！

那么，生活还是美好的。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自言

自语地说："只有一件事！"这就是伊赫桑，或者是那种只以爱情为满足的执著的情感，爱情在哪里呢？姑娘与他志同道合，和睦相处。但他却感到，她是在忠实地履行一项义务，就像一个只喜欢职位而不喜欢工作本身，或者对工作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职员一样。他俩同病相怜，她像他一样热爱生活，像他一样喜欢花天酒地。然而要真正使这种一致性尽善尽美，他还缺少一种东西。使他惊奇的是，即使在两人嘴对嘴，胸贴胸，陶醉在幸福之中的时刻，他仍然缺少这种东西。要有这种东西并不容易，尽管他在极度绝望中说过"呸"。此时，他心中的不安与饿肚子时的不安是一样的。他认真考虑了怎样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他想租用一间房子，布置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谁知道呢？说不定明天或后天便会有人来找他，有失才有得嘛！

* * *

那天晚上——他就任的当天——朋友们来到舍利赫尔公寓那套漂亮的房间，向办公室主任夫人贺喜。大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有人提议大家一起为马赫朱卜的高升庆祝。其中一个人对伊赫桑说：

"下星期四，正值阴历十五，明月当空，福利坝将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我们来一个月下旅行如何？"这时他偷偷看了一眼阿福特，以目示意，继续说道："阿福特贝克有一艘漂亮的小游艇。"

阿福特很高兴，他对伊赫桑的爱慕与日俱增，为显出他的一片热心，马上说：

"游艇及其主人悉听尊命！"

马赫朱卜一听人说起福利坝，浑身不寒而栗。他明知这些朋友的热情不是冲着他本人的，于是反对道：

“在这又潮又冷的九月，搞这样的月下旅行不合适……”

阿福特生怕失去这个机会，便笑着说：

“你一定是官做大了，人也有点老气了，好好的天气你也尽打哆嗦……”

要是换个时候，这名为指责，实是赞扬的话一定会使马赫朱卜高兴。但是由于担心，他顾不上细细品味这句话。他热情地说：

“天地广阔，你们可以任选一处，至于福利坝嘛……”

许多人都表示反对，他只好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他真不知如何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在一片反对声中，他束手无策，阿福特却开了腔：

“你反对也没用，还是先听我说：游艇将准时在尼罗河宫恭候……船上备有可口的食品……三人一瓶威士忌……现在我来统计一下人数……”

众人齐声叫好，伊赫桑也和大家一样高兴。马赫朱卜无可奈何地打量着这些人的面孔，唇际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福利坝之行难于逃避了，他将在月光下漫步在家乡的公园里。有没有可能碰见家乡的熟人？很有可能，既然如此，他最好还是找个借口留在艇上，是的，跟这些顽固的家伙们硬顶是不行的。如果非去不可就去吧！反正公园离车站很远，离他那破旧的房子也很远……

四十一

四天过去了。这四天里，他充分地行使了他拥有的权力。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感到他是一个令人生畏、傲慢的官员，对他应该百依百顺。他对任何过失从不原谅，张口就是发号施令。下属职员愈是屈服于他——他们必须如此

——他越是专横拔扈，并以此为快，有时他甚至希望整天都呆在部里发命令，训斥人……

郊游的日子星期四到了。夫妇两人离开家，走在尼罗河宫大街上，伊赫桑一边走，一边抱怨说：

“也许你是这些人中唯一没有汽车的！……”

马赫朱卜笑着道：

“慢慢来嘛！……”

尽管路程很近，可她这么一说，马赫朱卜只好叫了辆出租汽车，两人便乘车前往目的地。他回味着她刚才抱怨的口气，自我解嘲地说：“舍哈泰·土耳基大叔的千金竟没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太遗憾了！”接着，他又想起新生活所面临的负担，包括租一个房间，配上家具，从薪金中拿出几镑钱给父亲，以及奢侈生活的花费和日常开支，这些事使他很苦恼。他想：我这辈子也阔绰不了啦！一会儿工夫，两人便到了游艇停靠的码头。此时夜幕笼罩着大地。两人下了车后，便迎着等在那里的朋友们走去。他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福特贝克走到他俩跟前，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把胳膊递给伊赫桑，伊赫桑便挽起他的胳膊一起率先朝游艇走去。自从应邀去剧院看戏那天起，马赫朱卜就开始讨厌阿福特了，从阿福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他看出他对自己的妻子不怀好意，不禁怒火中烧。他用憎恶、愤怒的目光瞟了一眼他的红头发、白皮肤和健壮的体魄……

游艇虽小，却漂亮雅致。小艇分两层，第一层是包厢，第二层是围有栏杆的甲板，上面一张张软椅排列整齐，围成一圈。阿福特贝克吩咐开船。这时东方地平线的中央，一轮明月从椰枣树后面冉冉升起。游艇起锚后在银色月光的指引下，向北航行，旅行开始了……

气候温和而湿润，朋友们面对面坐在椅子上，热烈地交谈

起来。马赫朱卜扫视着一张张容光焕发的面孔和修长的身材，青春和美貌使他目不暇接。他看见妻子在远离他的地方，被一群崇拜者团团围住，这使他想起他从学生公寓自己房间的窗户观察她的那些日子。但是现在她更漂亮、迷人了。他意识到了横在他俩之间的一道鸿沟！脑子里一个个杂乱无章的形象飞快掠过。他看见了在高兴和悲伤两种状态下的阿里·塔哈、看见了舍哈泰·土耳基大叔、大臣、萨利姆·伊赫希迪，看见了舍利赫尔公寓里的他的居室。他扪心自问：你宁愿当一个无名小卒，与全部身心都属于他的伊赫桑生活在一个安静、"体面"的房间里吗？现在他还找不出答案。是的，他的愿望和感情一样强烈，也许愿望更为强烈。但是，比较有什么好处呢？他把目光投向尼罗河，欣赏着水面的景色。然后又举目仰望徐徐升起、渐渐发白的一轮明月，夜色愈浓，月光愈发明亮和皎洁。然而，他不是那种迷恋大自然美景的人。他常说：迷恋大自然，会腐蚀人的脑子，而且自古以来，它就是愚昧的根源，种种愚昧思想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手脚。这时，他想起马蒙·里德旺，他拂晓便起来做祷告，一边仰望耀眼的群星，一边动情地咏诵着《黑夜一旦来临》①和《天空和启明星》②，他那纯洁的眼睛像繁星一样闪闪发光。然而，这些年来，男女青年中又有谁热爱自然美景呢？他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发现人们根本无心留恋这自然景色……

他听见弗菲小姐在鼓动大家：

"干嘛不跳跳舞呢？……"

阿里·阿福特说：

"想跳就跳吧，可是，没有音乐，就这么跳吗？"

---

① 《古兰经》中的第九十二章。

② 《古兰经》中的第八十六章。

艾哈迈德·阿西姆说：

"尽情地跳吧！我带来了手风琴……"

众人齐声叫好，一双双眼睛开始寻找各自的舞伴。艾哈迈德·阿西姆拿出手风琴演奏起来，身子伴随着舞曲的旋律在椅子上左右摇晃。大家都起身去跳舞了，只剩下不会跳舞的伊赫桑和马赫朱卜，还有情愿陪伴他俩的阿福特贝克，他们默默地欣赏着人们的舞姿。阿福特对他俩不会跳舞表示遗憾，他对伊赫桑说：

"你不会跳舞可不行，以后我来教你，好吗？"

她两眼注视着翩翩起舞的人群，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

"在美好的晚会上，不会跳舞的人太少见了，你不这样认为吗，马赫朱卜贝克？"

马赫朱卜感到危险降临，他想躲开它，便冷淡地说：

"我不这样认为……"

阿福特放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

"真是一个十九世纪式的家庭……"

这一笑引得伊赫桑也笑了起来，她说：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拜你为师的……"

阿福特显出很热心的样子，乐不可支地说：

"随时恭候……"

马赫朱卜按捺着满腔的怒火，默不作声，假装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人跳舞。那个孤芳自赏、得意忘形的青年，正准备猛然扑向目标，一旦找到机会，就将行动起来。然而，马赫朱卜不让他有可乘之机，决不能让这个傻瓜在自己头顶上再添一个新角。他已经把自己的头献给了金角——荣誉、权势之角。可是，伊赫桑究竟会不会响应他的调情呢？这个神秘莫测、勾人魂魄

的姑娘会听人摆布吗？他感到嫉妒的毒牙正在噬咬着他的心。

舞迷们一直跳到艾哈迈德·阿西姆感到疲乏、也许是腻烦而停止演奏时为止，余兴未尽的人们只好分开，满面微笑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这时皓月当空，月光倾泻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浮光跃金，似颗颗明珠闪耀，令人目眩。突然，有人问道：

“什么时候开饭呀？”

另一人答道：

“要到游艇靠岸之后，饿鬼！”

又有一个人说：

“你们想玩牌吗？”

但是许多人都反对这一建议，担心玩牌会使大家扫兴，于是大家又闲谈起来。正在沉思的马赫朱卜听到侯斯尼·谢卡特先生说：

“这事还不严重吗？纳粹党成功地夺取了政权，这是极其危险的。”

艾哈迈德·阿西姆说：

“然而，兴登堡总统①可以把希特勒一口吞下去。”

“你要往远看，没见希特勒朝气蓬勃、年富力强，而总统却已行将就木了吗？”

“这么说，明天将会爆发一场残酷的战争了……”

“言之有理。不过法国不会听任德国恢复武装，聚集力量，对它再来个突然袭击的。在德国周围，像波兰、捷克、巴尔干等亲法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铁桶式的包围圈。别忘了，伟大的意大利自认为是奥地利的保护国。这些国家只有携起手来，共同对敌。苏联也许已经加入这一阵营，铜墙铁壁似的包围圈就

① 兴登堡(1847—1934)，德国总统。

会逐渐缩小，最终使德国窒息，直至灭亡……”

“英国呢？它能默认德国灭亡吗？”

“为什么不呢？”

“英国人相当精明，不会听任法国或其它国家控制欧洲大陆的。”

马赫朱卜侧耳细听着他们的谈话。尽管他对国内政治有着广泛的了解，但对国际政治却一窍不通。他想今后可要多注意了解一些国际上的新闻，免得必要时插不上嘴。他怕有人注意到自己的沉默不语，便假装凝视着月亮，好像对周围的一切全不在意似的。后来，他的思想走神了，当他重新注意人们的谈话时，发现话题不知怎么转到国内事务上来了。他听见有人在说：

“至于埃及，任何统治者都能独断专行，安然无恙。”

“事实上，在埃及，无论实行哪一种政治，独裁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度……”

艾哈迈德·阿西姆用确信无疑的口气说：

“埃及永远不会赢得独立……”

“她已习惯于外国的统治了！”

阿福特笑着说：

“埃及需要什么独立呢？领袖们为争权夺利正在殊死搏斗，至于人民则不宜于独立……”

马赫朱卜发现这正是他说些“合乎道德”的话提高自己声誉的大好时机，这也是他在考虑加入穆斯林兄弟会时决心要实现的目标。于是，他笑着说：

“这样评价你的民族，你不觉得不好吗？”

阿福特又笑了起来，高声道：

“在我血管里奔流的没有一滴埃及人的血！”

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使得马赫朱卜对他更加深恶痛绝。他倒不是因为自己的爱国主义言论受到攻击而生气，而是被他那傲慢的口气所激怒。他想起阿福特的父亲在上院发表的铿锵有力的演说，自以为抓住了阿福特的要害，便以胜利者的口吻说：

“对你父亲在上院讨论预算时的演说，你有何看法？他在演讲中用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农民辩护！”

阿福特哈哈大笑，尖刻地嘲讽道：

“那是在上院，可是在家里，我们父子一致认为，对于农民最行之有效的政策就是皮鞭！”

在场的男男女女都放声大笑起来。马赫朱卜微微一笑以掩饰自己的失败。恐惧已经消失，他对自己单枪匹马捍卫埃及的民族主义感到欣慰。他心里想：“真正的荣誉来自狡诈的手段，我不应忘记这一点。”他讥讽地想：“阿里·塔哈如何来改造这些高尚的人民？又怎样实现他的崇高理想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游艇一直在破浪前行，仿佛是在溶溶的月光中游泳。一个青年的谈话又一次引起了马赫朱卜的注意：

“毫无疑问是妻子迫使帕夏、她的丈夫去住饭店，而让司机留下来……”

一个姑娘好奇地问：

“帕夏真的让她在自己和司机之间自由选择吗？”

“是的。”

“她怎样回答呢？”

“把司机留下！……”

他这里听一段，那里听一句，有时聚精会神地听，有时心

不在焉，惘然若失。后来，月光下的公园隐约可见，大家便兴致勃勃地站起来，在阿福特邀请下，开始进餐。

四十二

人们争先恐后地来到桌前，找好座位，斟满酒杯。阿福特为伊赫桑斟酒和大家一同饮酒这对伊赫桑来说还是第一次，她低声对阿福特说：

"一杯就够了。"

阿福特笑着说：

"你怎么不戴上面纱，去夫人那里接受告诫和指导呢？"

然后又俯在她耳边低声说：

"你看希克玛特，她就是喝上整整一瓶酒，也不会吐露半句真言。"

伊赫桑看到大家都在望着她，等她开饮，便慌忙举起酒杯，大家也都举杯在手，齐声喊着办公室主任的名字一饮而尽。很快，一把把餐刀把肉块切开，叉子把肉送到一张张垂涎欲滴的嘴里，餐桌成了战场，一场十分激烈而又愉快的战斗在进行，愈来愈多的食品和饮料被消灭。伊赫桑注意到阿福特贝克在侧过身子为她斟酒时总是故意碰她，他的鞋也一次次地触到她的鞋，然而她并没有去迎合他。

马赫朱卜狼吞虎咽、开怀畅饮，并不是为了寻求快乐，而是为了逃避自己对于家的感情，因为自从游艇停靠在公园岸边起，他便一直在想着位于车站前面的家。一种无力摆脱的忧愁和恐惧油然而生。此时此刻，父母在干什么呢？爸爸仍然卧病在床吗？妈妈又在干什么呢？钱用完了吗？家具变卖了吗？他俩一点不需要这张桌子上的残羹剩饭吗？……怎么摆脱心中的

烦恼和忧愁呢？怎样使自己的感情服从于自己无情的自由思想呢？他酒已过量，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他为摆脱心里的烦恼，便加入到人们的行列，喋喋不休地和他们交谈。有人问已经结婚的人，婚姻是否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丈夫们交换着困惑的目光，哈哈大笑起来。又有人问起婚后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一个已婚青年说是爱情。另一个说是摆脱爱情。第三个人说是节制生育。乌赫朱卜心想，是金角！侯斯尼·谢卡特突然冒出一句：

“上个星期，我输了十五镑钱……”

他的未婚妻冲着他说：

“其余的下个星期就得输光！”

艾哈迈德·阿西姆说：

“听说在赌博上运气不佳的人，在爱情上挺幸运……”

一个姑娘微笑着说：

“因为这种人不懂得弄虚作假嘛！”

谢卡特又说：

“我有生以来听见的最离奇的赌博，是一个青年拿他的情人打赌！”

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好奇的神情，好多人问：

“真的？这怎么回事？”

谢卡特醉醺醺地答道：

“那人是我的朋友。一天，他带着情人来到一家赌场，很快输了个精光。在酒的作用下，每个人都头脑发昏了。一个醉汉建议他用自己的情人作赌注，不输掉情人，便可捞回老本。他接受了建议，结果把情人赌输了……”

“那个女人愿意吗？！”

“她也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不觉中已归赢家所有，更确切地说，是赢家归她所有……”

“你这个朋友是谁呢？”

“这可不能说，因为这对情人中有一个就在我们中间……”

人们交换着目光，疑惑不解地微笑着。所有的人，特别是女人们，都显得好奇。伊赫桑问阿福特贝克：

“这个赌徒会是谁呢？”

阿福特听到她的提问很是高兴，便随心所欲地解释了一番，然后说：

“这只有谢卡特先生知道了，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呢。”

“你喜欢这种赌博吗？”

他忿忿地说：

“我不会用我心爱的人去赌博的。”

伊赫桑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多，决心喝完第二杯酒就不喝了。再看这些人，一个个都醉醺醺的。一对夫妇竟然相互对骂、吵起架来。侯斯尼·谢卡特先生几乎丧失了理智。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也已经醉了，在酒的作用下，他忘记了烦恼，和人们一个劲地连说带笑。

当他们吃完盘中餐，喝尽瓶中酒时，阿福特高喊起来：

“走吧，去公园吧！”

大家一边喊着：“到公园去，到公园去……”一边三三两两地向岸上走。醉醺醺的马赫朱卜还想按原计划留在艇上，便闪在一旁。可是他瞥见妻子正挽着阿福特的胳膊走在最前面，感到热血上涌，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朋友们发现了他，便挽起他的胳膊，邀他同行，他忘记了自己的决心和恐惧，答应了朋友的要求。公园里到处是一群群乘凉的男男女女。有些人边走边笑，另一些人则席地而坐，边吃边喝。公园里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对快乐的追求、青春的纽带、诙谐的天性使大家一见如故，他们素不相识却能一起交谈，互相取乐，而毫无顾忌。有

人向草木茂盛的小丘上攀登，有人攀着常春藤和榕树，顺着繁花似锦的羊肠小道徐徐而下，还有一些人走在一座拱桥上，桥下流水潺潺，浮光跃金。群星环绕的月亮正从太空俯视着他们，美丽的月光普照大地，使人们感到心旷神怡。一些歌手们正在引吭高歌，乐师们也拨动着琴弦。来自游艇的这伙人漫步在公园的小路上。他们吵吵嚷嚷，大声喧哗，侯斯尼·谢卡特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马赫朱卜醉醺醺地走在妻子右边，阿福特在妻子的左边，他虽然谈笑风生，可对这个与妻子形影不离的青年人满肚子气。醉意和欢乐并没能使马赫朱卜忘掉这就是自己的家乡福利坝，是他那不幸的双亲的所在地，他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尽力克制心中的不安。他不止一次想返回游艇，但却一直顺从地跟着大家走。在一个卖无花果的小贩跟前，侯斯尼·谢卡特叫住大家，把自己买的无花果分给大家。小贩年老体弱，还拄着一根拐杖。一路上，这位老人的形象一直没有离开过马赫朱卜的脑海。看见他，马赫朱卜便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如果侥幸能弃床下地，也只能像这位老人一样，拄着拐杖蹒跚而行。他沉思半晌后对自己说：“父亲如果走投无路，说不定也会提着无花果篮子，沿街叫卖！也许他现在正在镇子里或某个地方提篮叫卖呢！”他一边踉踉跄跄地走着，一边看着车站方向，心情万分沮丧，再无心思与伙伴们一同欢笑了。他无精打采，兴趣索然，不安、悲伤和恐惧笼罩着他的心。弃船上岸真是大错特错，可是留在船上能改变事实吗？如果父亲原来的估计是对的话，那么他已经三个月毫无收入了。他和母亲是怎样生活的呢？他重病缠身，体质虚弱，又怎样面对这悲惨的生活呢？三个多月了，六月、七月、八月，眼下已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尝到了生活的甘甜和幸福。走着走着，他开始觉得头重脚轻，头痛难忍，蔑

视一切的勇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甚至恐惧地扪心自问：“这便是人们所谓的良心发现吗？难道经过了这场贯穿整个大学生活的破坏性的革命之后，在经受了整整三个月的严峻考验已获得完全成功之后，他竟变得如此畏畏缩缩，胆小如鼠了吗？”他紧攥拳头，断然否认他的软弱和恐惧，不承认良心的呻吟，也不承认孝道的影响。他愤怒地断然拒绝承认这一切，他这样安慰自己："你不过是害怕发生威胁你的社会地位的丑闻而已。你并不是可怜父母，而是担心贫困会迫使他俩来打搅你的生活。十月一日工资一到手，你就先寄给父母几镑，以此来换取心灵上的安宁，结束这种折磨。"他在心里重复着这一想法，暗暗下定了决心，并企图恢复自己的勇气和快乐心情。当他重新注意自己的周围时才发现自己是孤身一人。他茫然地看看四周，只看见了艾哈迈德·阿西姆先生，他问伙伴们的去向，阿西姆先生耸耸肩说不知道。他明白自己是掉队了。他感到疲倦和突如其来的恶心，接着便呕吐起来……！艾哈迈德扶着他返回游艇，并把他带到了一个包厢里，他昏昏沉沉地仰卧在沙发上，不知呆了多久。然而在他脑海里仿佛总出现卖无花果小贩的身影，小贩随之变成了自己的父亲，他为生活所迫而忍受着乞讨的耻辱。

四十三

大家都回到了艇上，一个个精疲力竭，嗓音嘶哑。将近午夜时分，游艇返航了。伊赫桑问别人她丈夫在哪，艾哈迈德·阿西姆告诉她，马赫朱卜睡在包厢里，并要陪她前往，可是阿福特却自告奋勇挽起她的手为她带路。两人下了船舱，穿过了一条走廊，来到一个包厢门口，他打开门把她让了进去，自己随后进屋并带上了门。她发现包厢空无一人，正中的桌子上放着

阿里·阿福特的肖像，她转过身，看见她的朋友正站在门后冲着她微笑，两眼露出动情和得意的神色，她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自己的包厢。她感到害怕，便佯装不知他的意图似地问：

“马赫朱卜呢？”

他的唇际仍然挂着微笑，一双漂亮的眼睛醉得通红：

“我们歇一会儿再去……”

她镇静地问：

“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呢？”

他没有回答她的话，却双膝跪在她面前，用两只胳膊把她的腿抱入怀中，仰起脸对她说：

“别问我了，伊赫桑！你什么都知道。此时此刻，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从我们初次见面，我的心迹难道没有表露出来吗？今天夜里，我的心在大声疾呼，我甚至担心周围的人会听见我的心声，你难道会不知道吗？”

她惶恐不安，怒不可遏，紧紧抓住他的双臂，一边用力向外推他，一边声色俱厉地喊：

“请放开我……放开我……”

她的脸色阴沉下来，眉头紧锁。对方看出伊赫桑厌恶自己的作法，脸臊得通红，于是把胳膊松开，一句话没说，闷闷不乐地站了起来。他打开门，让她走出包厢，然后领她来到她丈夫所在的地方便回去了。她发现马赫朱卜在睡觉，又好像似睡非睡，他脸色蜡黄，显得疲惫不堪……”

* * *

凌晨两点钟左右，游艇在尼罗河宫靠了岸。夫妇两人乘坐艾哈迈德·阿西姆的汽车回到了舍利赫尔公寓。马赫朱卜虽然清醒了一点，但仍是浑身无力，疲惫不堪，而他的心灵和精神

所受的创伤更严重，更痛苦。这次喝醉酒影响了他的情绪，他感到沮丧、闷闷不乐，心烦意乱得像个病人似的。伊赫桑给他拿来了一杯咖啡，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说：

“你喝得太多了……”

他低头不语，以示默认。他想起了使他心绪不宁的种种原因，气愤地说：

“我是很不情愿接受这次旅行邀请的……”

而她却辩解道：

“旅行有何过错？这是一次十分美好的旅行……”

他愤怒地说：

“阿福特贝克这小子真是厚颜无耻！”

伊赫桑笑了笑，迟疑半晌，然后小声说道：

“事情已经过去！我没有让他得逞！”

他那双疲倦、通红的眼睛盯在她脸上，露出询问的神情。于是她把发生的事情简要地告诉了他，可他坚持要她详尽地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她只好把事件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听罢，他便大发雷霆：

“羞耻！不要脸的！你做得很对。这些人都是些无耻之徒……！”

他两眼冒火，然而又扪心自问：自己凭什么诬蔑世上所有的人呢？人家并没招、惹他呀！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可以钻别人的空子，可不能让别人钻我们的空子。”

她想着他的话，唇际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而他却又想起了父母，决意要帮助他俩，好使自己的生活摆脱任何烦恼的阴影。他感到奇怪，身体的一个微小的变化，怎么可能转眼之间带走世间的欢乐，并把安宁和幸福变成令人厌恶的痛苦和烦恼呢？伊赫桑劝他去睡觉，他却想在椅子上再歇一会儿，她便自

已上床去了。他又自忖："如果老是这个样子，总是懊恼而敏感地看待生活，那会怎样呢？"想到这儿他不寒而栗！他发现答案只有一个：自杀！如此说来，极端自私的人也可能毁灭自己！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人宁愿辛苦劳累，担惊受怕，而不愿平平安安，比如他的老朋友阿里·塔哈。任何人都不会说他们没有从奋斗中得到快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啊？舍己为人真像自私自利一样乐在其中吗？他蔑视这样的快乐。他仿佛看见阿里·塔哈那英俊的脸庞和火热的激情，想起了在大学公寓度过的日子和马蒙·里德旺。他的头不知不觉地转过来朝床上看去，两只眼睛深情地凝视着沉睡中的伊赫桑，往事仿佛笼罩在惊奇和幻想之中……

四十四

翌日，星期五上午，他刚一醒来，便又想起了昨天夜里的事和那些令人痛苦的感觉。他精神抖擞地下了床，洗罢冷水澡，浑身顿觉清爽。回到起居室，正碰见妻子。妻子亲切地问：

"你现在怎么样？"

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咕哝道：

"很好……谢谢……"

他穿好衣服出了门，来到苏勒特公园，在那儿碰见了一些同事。他喝了杯柠檬汁，同他们闲聊了个把小时后便离开了公园。他信步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心情十分舒畅。可一想起昨晚上的事，便又愁眉苦脸起来。他苦恼的是昨晚的事竟使他心里产生了痛苦绝望的感情，以及一些胡思乱想、软弱顺从的念头。他为自己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委靡而深感羞愧。他自言自语地说：至今为止，我取得的一切都得归于我头脑灵活、意

志坚强和"坯"这个崇高的格言，我不能糟蹋自己的宝贵财富！对，还有高官厚禄、抱负和名气，加上女人和烈酒、金钱和美食，纸醉金迷的生活。怎能让瘫痪的父亲、病态的意念和疯狂的妒意扰乱这一切呢？想到这里，他很快恢复了活力和他那嘲笑一切的冷酷无情的思想。他又一次靠他那过人的胆量和勃勃的野心迎接生活。看来一切都好像正走上正轨，仿佛生活将永远服从他的逻辑。星期六到了，九月已过一半。许多事情证明：如果说他能够把握自己，那么，他却无力控制事件本身……

星期六是卡塞姆贝克·法赫米的日子，马赫朱卜准备在晚上七点整离开房间，让贝克有一个理想的环境。可是刚六点钟，门铃便响了，年轻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时会有谁来。他来到外屋，想看看来者是谁。厨娘打开了门，他一眼便看见了自己的父亲，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傻呵呵地望着他。来者不是别人，是他的生身父亲，他拄着拐棍站在门口，两只昏暗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两人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对视着。在这可怕的时刻，马赫朱卜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一种绝望和失败的感觉。过了一会儿，父亲打破了这折磨人的沉寂，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说话，语气中明显地流露出痛苦和辛辣的讽刺：

"你还没认出我吗？为什么不快来迎接我？"

年青人从茫然中醒悟过来，步履蹒跚地走上前去，向父亲伸出了手，但父亲却不理他。马赫朱卜支支吾吾地说：

"请进，爸爸……请……进……"

父亲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屋里。他背已经驼了，体质十分虚弱。他惊奇地打量着房间和房里的家具，说：

"好极啦……好极啦……孩子，你可真是饱受艰辛，一贫如洗呀！"

马赫朱卜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父亲的到来，使

这套房间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卡塞姆一会儿就到，他不知道这两件事怎么会碰到一块儿，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他不想也不可能了。明天究竟会怎样回忆起这个重要的日子呢？像回忆他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的往事一样回忆今天呢？还是作为一个全部希望均已破灭的黑暗日子来回忆呢？他还没来得及很好考虑、细细斟酌，卧室的门就开了，伊赫桑走了出来。也许她是听到了什么声音和异常的动静。她很奇怪，哪来的这么个陌生老头呢？她朝他那身破衣裳厌恶地看了一眼。阿卜杜·达伊姆先生转过头来看着她，嘴角露出苦笑，漫不经心地冲着儿子说：

"你的媳妇？"然后又把头转向她，说"你好，我的儿媳妇，我是你公公，新娘！"

伊赫桑凝视着丈夫的脸，只见他呆若木鸡，狼狈不堪，垂头丧气，她不禁大吃一惊。从他的两只眼睛里，她看到了他从未有过的心灰意冷的神情。她毫不怀疑这个老头说的是实话，只是她还不知道这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致使她丈夫如此惊慌失措。她毫不迟疑地履行起儿媳的义务来。她走到公公身边，尊敬地伸出手，请他坐下，马赫朱卜两眼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开始向自己的意志和智慧求救，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他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渐渐清醒过来。他不喜欢妻子在场，示意她离开此地，于是她马上很有礼貌地回屋去了。他要凭自己的力量竭尽全力地掌握住事态发展的主动权，而大臣马上就要到，这种危险也帮了他的忙。对，不该让贝克看见自己的父亲，应找个僻静的地方处理这件事。不管怎么说，他是自己的父亲，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偶然相遇的人。他用柔和可亲的声音说：

"请跟我来，爸爸……"

他向父亲伸出手，老人明白儿子想单独和他谈谈，便没有拒绝他的请求。马赫朱卜扶着他站了起来，带他来到右边客厅，

并关上了门。他心里一直在想：是谁把他引到这里来的呢？他来干什么呢？他偏偏在今天大臣到来之前来，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他隐约感到这里必有险恶的阴谋。他眼前浮现出长着三角脸、圆眼睛的伊赫希迪的影子，全身打了个冷战，怒火、愤恨油然而生。难道他把自己的一切秘密都泄露了吗？……天哪，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呢？可是，不会……看来父亲还不知道他的重要秘密，否则他这个易于冲动的乡下人，是难以控制住自己的。但是这个混蛋让他来的正是时候，也许他会自己发现事实真相，那么打击就更大。想到这儿，马赫朱卜的额头渗出了冷汗……

老人望着他，两眼冒火，说道：

"你干嘛这样站在我面前？为什么不欢迎我？怎么不祝贺我康复？"

愤怒的老人沉默了片刻，待呼吸平复后，又用讥讽的口吻严厉地说：

"当我得知你贫困交加，为找工作四处奔波却徒劳无益时，我是多么难过呀！我毅然撇下你母亲一人在家，亲自来安慰你。真主保佑你，可怜虫！"

马赫朱卜关上门，心情稍微平静了些，说：

"爸爸，别奚落我了……我知道，您生我的气是对的。但是有些事您还不大清楚，容我解释一下，然后您再下结论……"

"还需要解释吗，孩子……只要看看这间屋子，我就知道你的生活是怎样的'贫困'。"

马赫朱卜咬着嘴唇说：

"爸爸，说真的，我从没忘记您，我也从没放弃过可以帮助您的机会，然而我的处境很艰难，尽管表面看并非如此。因此我一直不轻松。不能让您和妈妈感到放心，我的心便不得安

宁。”

老人脸色更加阴沉，怒气冲冲地说：

“你的处境艰难，我的孝子！……你要等到何时才肯施舍给我们两镑钱呢？等你当上大臣？我真奇怪，你明知父母忍饥挨饿、走投无路，自己却享受起来，怎么能心安理得呢？我曾哭着向你呼救，可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来是在和一个丧尽天良的人在说话。你丢下我们受苦受难，我们连家具都变卖了，可你却在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么好的条件，你还叫苦连天，并以此作为你不能拯救我们免于沿街乞讨的借口。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勇敢的年青人！”

马赫朱卜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他觉得自己像个窒息的人正在为呼吸最后一口气而拼命挣扎一样。父亲的话并未打动他的心，却使他心烦意乱，狼狈不堪。他说：

“爸爸，您的话太让我难受了。您听我说，我将告诉您实情，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赎回您指责的不孝之罪。真主知道，我本打算十月一日就把我找到工作的消息告诉您，并给您些接济，我是两个月前找到工作的，当时我一贫如洗，又要使自己的外表体面些，以不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借了很多钱，至今仍负有债务，这样我才得到了职业。但是我现在仍然很狼狈，也很穷，这是事实。”

老人怀疑地摇了摇头，愤慨地说：

“你过分追求像样的外表、豪华的居室和盛大的宴会！”

马赫朱卜意识到这是伊赫希迪搞的鬼。他一边竭力克制住愤怒的情绪，一边说：

“这些表面的东西似乎可有可无，但对我的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

“难道为了体面的职业，我们就得忍饥挨饿吗？”

年青人竭力掩饰自己的愤怒，说道：

“不，爸爸，我已经向您说明了我的诚意。您别再责备我，给我泼冷水了，让我得到成功吧……”

“我看除非我们死，你是不会成功的……”

“一定能成功，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幸福了。”

阿卜杜·达伊姆先生用充满疑虑的目光凝视着他，沉默半晌后问：

“既然如此，你怎么还结婚呢？为什么不等到条件好些时再办？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甚至连告诉我们一声也不愿意呢？”

父亲的一连串质问使马赫朱卜放心了，这说明他对那个重要的秘密还一无所知，便放低声音说：

“以婚姻作为职业的代价，这在当今是屡见不鲜的。我是同一个与大臣有亲戚关系的体面家庭结亲的。婚姻曾是我不安的原因之一。也许现在您已完全了解了我在过去两个月的生活中遭遇的艰难处境。”

然而，老人对他的话还是不放心，马赫朱卜也越发紧张和恼怒。两人都觉得有话要说，但是外面的门铃突然响起来，门开后又关上了。他俩听到了外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这是马赫朱卜十分熟悉的脚步声。

四十五

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感到恐惧，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伊赫希迪那可憎的面目。这一夜究竟会怎样结束呢？以后回忆起来，是哭还是笑呢？父亲听到了脚步声，便问：

"你在等客人吗？"

他假装镇静，毫不迟疑地说：

"嗯……是我岳父看他女儿来了……"

"你不去见见他？"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然后坚决地说：

"不去了，我妻子会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在的，以后我再把你介绍给他！……"

两人默默无言，老人感到儿子是不愿把自己介绍给他岳父，便默默而伤心地低下了头。马赫朱卜坐在房门附近，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偷偷看了看父亲，目光中透出愤怒和怨恨的心情。今夜如果平平安安地过去，那他的生活、他的希望就是永远脱离了险境。可他怕什么呢？大臣已平安来到这里。看来，父亲对他的隐私还一无所知，他要耐心等到贝克像来时一样平安离去就行了。尽管形势有了转机，他却忧虑不安，当他父亲再一次用痛苦的口气谴责他时，他的神经更加紧张：

"假如你还有同情心的话，孩子，你就不会对你所谓的工作需要放在眼里，更不会对你父母忍饥挨饿的状况视而不管。我很奇怪，事到如今，你母亲还在竭力为你辩护，怎么也不相信有关你的那些传闻。她对我说：'早晚你会明白，我比你更了解咱们的儿子。要是她和我一起来亲眼看看就好了……"

马赫朱卜感到一阵烦躁，对父亲反感起来，要是父亲不来，自己就不会陷入现在的困境。他正准备回答，门铃又响了，又有人来了。马赫朱卜的心痛苦地狂跳起来，是谁在按门铃？又是一位吗？厨娘一开门，他便听到有人愤怒地说着什么。年青人怒气冲冲地走到门前，一开门，就看见一位太太一边推着厨娘，一边歇斯底里地往里闯。这位太太衣着华丽，一副贵夫人打扮。马赫朱卜大惊失色，惶恐不安地说不出话来。女人看见

他，便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朝他走来，两眼冒着火星，最后在他的跟前站住，鄙夷地问：

"你就是马赫朱卜·阿卜杜·达伊姆吗？"

马赫朱卜陷入悲观失望、惶恐不安的状态中。他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告诉他：自己是一个背信弃义者阴谋的牺牲品，他父亲便是这一阴谋致命的工具之一。他绝望了，深知自己的荣誉犹如一碰就要断的线。他厌恶地看了女人一眼，生怕父亲听见她的喊叫声，低声说：

"是的，夫人，我就是……"

她愤怒地皱起眉头，厌恶地撇了撇嘴，厉声道：

"你能否带我去我丈夫和你妻子呆在一起的那个房间？"

这句话直刺他的心房，把他的心一劈两半，全身顿时软了下来，对周围的一切几乎失去了知觉。女人一转身，像疯子似的朝卧室走去。她转动着门柄，发现门反锁着，便用手掌拼命地敲门，发疯般地怒吼着：

"喂，开门！堂堂的男子汉、显赫的大臣！开门！真相已经大白，我亲眼看着你走进这个窑子……开门！再不开门我就砸了！"

年青人绝望到了极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看着一场与他的命运毫不相干的浩劫似的。他难以相信自己的荣誉在几分钟内就名存实亡了。为了它，他曾费尽心机，倾注全力，并寄托了全部希望。这时，父亲走过来，用一种令人讨厌的声音问道。

"怎么啦？……这个太太说些什么？"

然而，马赫朱卜已经顾不上他了，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似的。那女人不停地敲着门，大声吼叫着：

"我警告你，如果再不老老实实把门打开，我就去叫警察来

开……”

马赫朱卜壮了壮胆，走到夫人身边，用乞求的语气说：

“夫人……”

没等他把话说完，她便转过身来，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冲他喊着：

“住嘴，你这无耻的‘乌龟’……”

他吓得直往后退，不知不觉退到父亲站的地方。这时门开了，卡塞姆贝克走了出来，并随手关上门，里面传出闩门的响声。贝克装出一副镇静的神态，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他急急忙忙地对妻子说：

“请你跟我一起出去……”

她气得直发疯，冲着他喊：

“把这门打开，非打开不可……”

他低声说：

“小声点，夫人……这是有失体统的……”

她讥讽地喊道：

“你还跟我谈什么体统不体统！贝克阁下！非要在这个无耻的乌龟王八蛋妻子的床上捉住你才合体统吗？你愿意让你的儿女们都知道你这段光荣的历史吗？”

“够了……够了，跟我出去，我们的分歧回家去解决。”

他想抓住她的胳膊，但她却轻蔑地把胳膊从他手中挣脱出来，一边喊着：

“我会离开这个狗窝的，但你别想解决我们的分歧。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从今以后，再无谅解可言。我要狠狠地报复你，让像你这样的放荡之徒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女人走向大门，贝克紧跟在她后面走了出去……

*　　*　　*

马赫朱卜声音嘶哑地咕哝道：

“全完了……”

这场伟大的斗争就这样失败了吗？可是他连新长的工资还没拿到手呢？真是咄咄怪事！

命运也像人似的会害心肌梗塞吗？

父亲的话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难过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孩子？”

这句话犹如火上浇油，他两眼冒火，怒气冲冲地凝视着父亲，气急败坏地说：

“全完了，工作、薪水全没了，我们全去要饭吧！”

老人眼睛里流露出呆滞、困惑的目光，显得十分悲伤。他不相信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感到痛苦万分，愤怒至极，要不是看见自己的儿子万念俱灰，精神错乱的样子，他定会大发雷霆的。不仅工作、薪水全没有了，连儿子也完蛋了。他再也没有钱，没有儿子了。如果回到家里，他将对老婆说：“你别问马赫朱卜怎么样了。他完了，权当他死去算啦。”这时，他忽然感到疲惫不堪，四肢无力，要不是靠着一把椅子，他就会跌倒在地上。他离开马赫朱卜，拄着那根几乎触到脸上的长拐棍，步履沉重地向外走去。

马赫朱卜仰面朝天、头枕着手掌躺在起居室的椅子扶手上。屋里一片寂静，仿佛空无一人。一切依然如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大事情似的。他的造反精神能顶住恶运的急流吗？用“呸”这个有名的盾牌能应付得了这场严重的危机吗？如果应付不了又怎么办呢？……像他这样只关心自己的自私自利者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的幸福受到不幸的围攻，那他面前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真倒霉！他的荣耀怎么结束得如此神速呢？像他这样的冒险家，世上不是到处都有吗？可人家不都是善始善终吗？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使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艰难地抬起头，看见伊赫桑脸色苍白，站在面前看着他。两人默默无声地痛苦地对视着，仿佛在问对方：难道这就是奋斗和劳累的结局吗？

她终于打破了沉默，有气无力地问：

"他们走了吗？"

他用同样的声调答道：

"是的，都走了……"

她略一迟疑，又问：

"今后我们会怎样呢？"

他怎么知道？可他却摇着头，左手拽着眉毛，说：

"我不会算命，一切都可能发生，但总是凶多吉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美梦已经破灭了，这是事实。"

屋内静得可怕，伊赫桑的神色恍恍惚惚，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一想到她的希望是怎样接二连三地破灭，她便痛苦万分，五内俱焚，不禁热泪盈眶。马赫朱卜又陷入了沉思，但他并没感到后悔，也不肯认错。不，不能改变任何观点。他自忖着：明天会出现一个新的生活吗？抑或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这回他却自认失败，彻底绝望了。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他竭力求助于他的造反精神，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咕哝了一声"呸"。可这一声却反常地暴露了他心中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情绪。

四十六

三个朋友——阿里·塔哈、艾哈迈德·巴迪尔和马蒙·里德旺——聚会在阿里·塔哈办的《新光明》杂志社编辑部。近来，马蒙·里德旺常与两位朋友聚会，尽量在临行前多和朋友们谈谈。这些天来，一件特大丑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唯一话题。据说卡塞姆贝克夫人想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关于她被丈夫抛弃的原因的声明；还有一些人说，有人干预了这件事，说服她改变了主意，结果大臣引咎辞职，并从内阁撤回了他的办公室主任的晋级报告，把他调往阿斯旺。这件丑闻虽从报纸上消失了，然而却早已人人皆知。几位同学谈论起来，都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们还没有忘记老同学，没有忘记在大学同窗、在学生公寓为邻的那些日子。阿里·塔哈比他们更难过，但他却把痛苦埋藏在心底。艾哈迈德·巴迪尔说：

"还记得我们那位不幸的朋友的那些胡言乱语吗？还记得他那有名的'呸'吗？我过去还一直以为那不过是随便说说，是讽刺挖苦、打趣取乐而已，与信仰、行为毫无关系。"

马蒙·里德旺悲伤地说：

"人对真主的信仰一旦动摇，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阿里抑制住内心的悲伤，微笑着说：

"请允许我对这种指责表示抗议！"

马蒙·里德旺紧接着说：

"你有自己的信仰，可我认为你的信仰还很不够！"

他那双杏仁眼含着微笑，没等人开腔便问道：

"你我今后会成为死敌吗？"

艾哈迈德·巴迪尔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现在为之祝福的这家杂志将攻击你反动透顶、顽固僵化。你将指控这家杂志的老板、你的朋友离经叛道、亵渎宗教、放荡不羁。咱们会看到这一天的。"

三个既是朋友又兼敌人的人都笑了起来。马蒙·里德旺深信不疑地说：

"今天的悲剧就是离经叛道的结果！"

阿里·塔哈怀疑地摇摇头，说：

"多少信士恰恰是卑鄙小人！事实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我们这位不幸的朋友是被人猎取的野兽。别忘了社会对他的罪行应负的责任。成百上千的信士们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让千百万人受苦受难，他们的罪行与我们不幸的朋友的罪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的社会怂恿人们行凶作恶，然而它保护的只是那些强有力的罪犯，惩罚的只是那些软弱无能的罪犯。我想问问二位：那位大臣辞职就够了吗？"

马蒙·里德旺说：

"欧默尔·本·哈塔卜①会毫不犹豫地用石头砸死他！"

艾哈迈德·巴迪尔嘲笑道：

"别提欧默尔了。如果我们的社会渐渐把这件事淡忘了，是能够容得下大臣之流的。他将在穆罕默德·阿里俱乐部呆上一年、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说不定明天爆发的爱国游行又会使他东山再起，把他像个英雄似的再次捧上大臣的宝座。于是他又故伎重演，或者扮演新的角色，人们终究会看到的……"

马蒙·里德旺懊丧地说：

"实际上，我认为善与生命的本质密切相关，或者如阿里先生主张的那样，善是大饼的附属物，如果大饼分配合理，邪恶

---

① 欧默尔(592—644)，伊斯兰教史上第二任哈里发。

不消自灭！……”

阿里多少有点尖刻地说：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你知道，我也在追求精神享受，我们所梦想的社会并非没有邪恶……”

艾哈迈德·巴迪尔放声大笑起来，说：

“你俩为什么急于交战？为时尚早啊！”

三个既是同学、朋友，又是敌人的人一齐笑了起来，他们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好像在问：“明天我们会怎样呢？”

译者后记

本书作者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埃及最优秀的小说家，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一九一二年生于开罗，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同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一九七一年退休后，成为《金字塔报》专栏作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写了三十三部中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为丰富阿拉伯文学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

纳吉布·马哈福兹从一开始创作起，便以一种鲜明的历史责任感进行创作。他最初发表的三部历史小说取材于古代埃及的历史，表达了埃及人民反对英国占领者的愿望。从一九四五年起，纳吉布转向社会小说的创作，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连续发表了四部揭露社会黑暗、呼吁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小说，即：《新开罗》、《赫利利市场》、《梅达格胡同》和《始末》。与此同时，他开始酝酿一部规模宏大的小说，这就是著名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这些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展示了本世纪前叶埃及社会的广阔前景，引起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文学界的极大注意，作者因此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从六十年代起，他又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现在，他已年逾古稀，但仍不断有新作问世。

《新开罗》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小说写一个出身低微的穷苦

青年不甘贫贱的地位，千方百计向上爬的过程及最后身败名裂的结局，通过对这一悲剧人物的刻划，揭示了当时埃及的社会矛盾和官场黑暗。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受到我国外国文学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已有近十部中长篇小说译成中文。《新开罗》中译本的问世，为介绍埃及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填补了一个空白。

译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新开罗
作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页数＝１９０
ＳＳ号＝１０１７６９８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７月第１版